看着

Mrprivateer

目 录

序章　灯下无事	1
第一章　香港	8
第二章　深圳	103
第三章　广州	130
第四章　郑州	158
第五章　北京	185
第六章　识破与鞍山	214
第七章　上海与回环	272

序章　灯下无事

雨先落在灯罩上。

灯亮着，雨贴着光往下走，走到柱身，走到旧白漆字旁边。字是 D 2027，漆边起皮，白里有灰。猫蹲在柱脚前，尾巴压着湿地，眼睛对着水泥缝。

水泥缝里有一点木色。

那点木色很小，圆，半埋在灰泥下面，露出的边被水浸深。猫没有伸爪。它蹲着，鼻尖动，雨水从灯柱底下绕过去，带走几粒黑泥。

人从旁边经过。

一个女人提着青菜，伞沿低，胶袋挂在手腕上。一个男人推着小车，车上叠着发泡胶箱，箱底滴水。两个学生追着跑，鞋跟踩进浅水，水溅到灯柱脚。巴士在路口刹车，车身的光扫过来，扫到 D 2027，又走了。

没有人抬头。

也没有人看那条缝。

灯柱站在大埔头径边上。早上街市开档，鱼腥气从那边过来，铁闸一排一排拉起。中午太阳照到柱身，旧白漆干得发粉。下午风从河边来，广告纸贴在

柱脚，半边湿，半边翘。夜里灯亮，二期八座的窗口亮一格，暗一格，又亮一格。

猫来过几次。第一次是雨后，第二次是黄昏，第三次是一个很热的下午。它都蹲在同一个地方。它看 D 2027，也看那条水泥缝。过路的人看手机，看红灯，看路口那辆小巴有没有满座，看手里那张湿掉的收据。

灯柱在他们旁边。

D 2027 在他们脚边。

那点木色也在。

街市开得最早的是豆腐档。穿红衣的阿婶推一辆铁皮车，从灯柱底下过，车上两块木板压着白布，白布下面是豆腐。车轮有一个地方不圆，走到灯柱脚边会顿一下，铁皮车身跟着响。阿婶每次都骂车，不骂路。

「又是这里。」

她说的是车轮。儿子后来替她推车，穿球鞋，耳朵里塞着一只耳机。他走到灯柱前，不骂车，只把车把往上一提，车轮越过那块不平的水泥。提了两年。第三年，豆腐车换成蓝色塑料箱，蓝箱底下四个新轮子，走到柱脚边不再响。

灯柱底下少了一个声音。

一个老人每天傍晚从八座门口出来，手里拿着折好的报纸。他走到灯柱旁，会把脚收住，把报纸换到另一只手，再往街市方向走。那时他的鞋尖离那条水泥缝很近。报纸边擦过裤腿，水泥缝里积着灰。

他走过去。

后来老人不出来了。报纸摊还在。摊主换了一个年轻些的男人，手背上有油墨。年轻男人早上送报，路过灯柱，车轮压过一粒碎石，碎石跳到柱脚，停在 D 2027 的 7 旁边。下午有人扫地，把碎石扫走，白漆字没有动。

傍晚，八座窗口一层一层亮。八楼先亮，窗边有个老人影，站得久，手撑在窗框上。十二楼晚些才亮，厨房那边亮，客厅那边暗，过一段时间又换过来。有人把窗帘拉上，窗帘下角夹住一小条光。风吹不进去，光也不出来。

有个小孩抱着喷雾瓶从门口跑过，瓶身贴着一张月亮贴。她跑到灯柱旁边，被大人叫住，转身时喷雾瓶碰到柱身，发出一声空响。大人拿过瓶子，看了刻度，又还给她。两个人都没有看柱脚。

晚饭后，有时会有男人坐在花槽边抽烟。烟灰落到水泥缝旁边，灰白一小撮。风从桥那边吹来，烟灰散开，盖住那点木色的一边。第二天有雨，又把灰带走。

雨下，雨停。

有一回，雨下得细，整条路没有什么声。猫先到，蹲在灯柱底下。一个穿灰衫的过路人后到，左手拎一袋米，右手撑伞。米袋角上裂开一道细口，白米沿着袋角漏出来，一粒一粒落在湿地上。他走得慢，鞋底薄，伞低压着眉。到了灯柱前，米落得密些，几粒滚进柱脚水里。

猫看米。

那人没有看猫，也没有看灯柱。

他从 D 2027 旁边过去，脚跟带起一线水，米粒在水里漂开。伞布边有一处破针脚，雨从那里滴到他的袖口。他换手，米袋仍在滴米。后面一个小孩弯腰捡起一粒，又被大人拉走。

「脏。」

大人说完，伞把往前推了推。小孩回头看地上的米，没有看柱身。

那人进了八座门口。米一路漏到门槛边。保安出来，拿扫把扫了几下，白米和泥一起进了簸箕。簸箕边碰到灯柱脚，声音很轻。D 2027 上的旧白漆湿着，水泥缝里的那点木色也湿着。

保安把簸箕倒进垃圾桶。

猫走了。

第二天，雨没有停干净。柱脚的灰泥泡软，靠近地面的地方鼓起一圈。早上七点，清洁车从路边过去，水从车轮下推出来，冲到灯柱底。D 2027 的 D 先亮了一角，白漆下面压着旧白，旧白比新雨还淡。水往下挤，挤进水泥缝，那点木色露出来一点，边上挂着泥。

一个女人踩着拖鞋去买菜，拖鞋带断了。她在灯柱旁蹲下，把带子塞回洞里。她的脸离 D 2027 很近，手指离那点木色也很近。她骂了一句鞋，站起来，拎着空篮子走了。

灯还亮着。

白漆还湿着。

木色还在缝里。

上午，维修队的小车停在路口。车里下来一个穿荧光背心的人，手里拿表。他走到灯柱旁，抬手摸柱身小盖，低头看表格。表格上有编号，有日期，有灯色，有柱脚。他的笔停在柱脚那栏，雨水滴到纸面，墨线散开。

「无异常。」

他把笔帽扣回去。小盖没有打开。柱脚没有敲。那条缝没有被指到。D 2027 在表格外面，旧白漆在雨里亮着。

另一次来的是夜里。巡夜的人穿蓝色胶雨衣，帽檐滴水，左手拿电筒，右手拿夹板。电筒光照到白漆字，D 先白，后面的数字慢些。夹板上的巡查表分得细，灯色、柱身、柱脚、旁边路面，每格都有一个小方框。他在灯色那格打勾，在柱脚那格也打勾。

备注栏空着。

空栏比旁边写过字的地方白些。雨水落上去，很快又从纸边走下去。他把夹板夹紧，电筒往地上扫。光扫过湿地，扫过水泥缝，扫过那点木色，没停。

再后来，工人打开过灯柱腰上的小盖。小盖里有一张旧维护纸，套在透明塑料袋里，袋口扎了两道。工人把纸抽出来，翻到背面看。背面压着几行旧字，日期写过两次，两个五月叠在一起。他把纸翻回正面，拿笔又写了一次日期。

新日期压在旧日期上。

塑料袋重新扎好，塞回铁夹里。小盖合上，螺丝转紧。工人走的时候，柱脚那条缝还是原来的缝。

车开走后，路边恢复原来的声响。小巴报站，铁闸撞地，鱼档的水泼到渠口。一个送外卖的人把车停在灯柱旁，低头系雨衣扣。他的车尾箱贴着反光条，反光条把 D 2027 映成一截断白。扣子系好，人和车都走了。

下午，猫又来。

它比前几次瘦，背毛被雨压成一束一束。它蹲在白漆字前，鼻尖凑到水泥缝边。水从柱脚流下，冲开最后一层浮灰。木色贴在缝里，旧泥还压着一半。猫伸爪，爪尖停在旁边，没有碰。

一辆车过，水花盖过猫脚。猫退到路边花槽下，身上甩出几滴水。

阿强从车后走来。

他穿深色外套，裤脚湿到小腿，左手拎着小袋东西，袋底贴着收据。雨伞没有撑开，伞柄挂在手腕上。他从灯柱旁过去，鞋尖踩过几粒碎米留下的白痕，右手贴着裤缝，食指和中指轻轻点了两下。

D 2027 在他旁边。

水泥缝里的木色在他脚边。

雨从灯罩落下来，落到他的肩上。他低着头，过了灯柱，往八座门口走。

猫在花槽下看他走远。车灯从路口转过来，照过柱身，照过旧白漆，照过水泥缝，又照到湿地上。过路的人从光里走过，伞沿一排一排低着。有人踩到水，有人踩到米痕，有人擦着柱脚绕开广告纸。

没有人抬头。

夜深以后，雨小了。灯柱底下的水慢慢退，灰泥留在水印边上。D 2027 比白天清楚些。那点木色还贴在缝里，旧泥压着，湿得发暗。风从桥那边过来，吹动广告纸的翘角，纸角贴上柱脚，又翻开。

猫不在。

米不在。

路上还有人。

灯没亮。

D 2027 还在。

第一章　香港

01 纸条与价钱

老陈把纸条推过来时，阿强没有伸手。

纸条从干炒牛河的盘边擦过去，沾了一点油，摊在塑料桌布上。桌布底下压着旧菜单，冻奶茶九块，热的八块，牛腩饭旁边另贴一张小纸，说加蛋加五块。大埔墟这间茶餐厅的风扇转得慢，扇叶上积着灰，每转一圈，灰要掉，又没掉。

墙角新挂了一块智能点餐牌。屏幕上有一只笑得很圆的鸡，鸡旁边写「AI 推荐」。一个戴老花镜的男人站在牌前，手指在屏幕上点，屏幕跳回第一页，又叫他扫码。男人把手机掏出来，手机壳裂着，扫了几回没有反应。他回头叫老板娘。

老板娘从柜台后面探头，圆珠笔夹在耳边。

「按右下角。」

男人又按。屏幕跳出一排配料，配料下面还有小字，问是否接受今日推荐。男人眯眼，手指悬着，后面两个学生等得脚跟敲地。

阿强把椅子往前挪，背对那块牌。椅脚擦过地砖，发出粗声。他肩膀宽，坐下去时椅背响，隔壁桌的女人把汤碗往里挪了半寸。

「AI 推荐。」阿强说，「它推荐自己去洗碗没有?」

老陈没有接。他用勺子搅冻奶茶，冰块撞杯壁，杯外的水珠顺着塑料杯套往下走。老陈今天穿皮鞋，鞋头擦过，鞋边开了一点胶，皮面还亮，说明早上抹过。他手腕上那只金色表平时没有戴，表带松，金色掉了半圈。

阿强没有先看纸条，先看鞋，再看表。看完表，他的手在桌下盘着旧木珠。珠子被汗磨得发暗，中间少了一颗，绳结露出来，顶着指腹。每盘到缺口处，手指都要卡住。

屏幕那边又响。

「是否加配套餐?」

戴老花镜的男人不敢动。老板娘从柜台绕出来，拿纸笔替他写饭号。她写完，又对屏幕点了几下，屏幕才退回首页。两个学生其中一个笑出声，另一个说「老人家不会用」。老板娘瞪他一眼，把纸单压到窗口。

屏幕又问是否使用会员积分。男人端着单子不走，怕走错一步饭又没了。老板娘把他的手往柜台那边拨。

「你坐下，饭我叫你。」

「刚才它说三十七号。」

「三十七号是它自己乱叫。」

「那我几号?」

老板娘把纸单翻给他看。

「你是二十一号。纸上写着。」

男人拿着二十一号坐到门边，坐下还回头看屏幕。两个学生终于点上了，一人加肠，一人少冰，付款时又跳出天气建议。老板娘把收银机抽屉拉开，里面现金分成两格，硬币少，纸钞也不多。她拿圆珠笔在纸单角上画了个圈，再冲厨房喊。

阿强嘴角歪了歪。

「有了这个牌，老板娘还要跑。」他说，「人也要，电也要，牌也要。最后出错算人。」

老陈把纸条又往前推一点。

「你先看看。」

「我看了也要钱。」阿强把筷子放下，「你介绍活给我，我谢谢你。可这种纸条，越薄越麻烦。你先讲你抽几成，我才知道我能喊多少。」

老陈的笑停在嘴角。他把纸条折开。里面写着一个湾仔地址，下面是一行手机号，号码前面画了个圈。纸上还有几个字：夜眼，日结，试工。

阿强念到「夜眼」时皱眉。

「夜眼是什么？听着就不正经。不正经到哪一步？犯法算谁的？坏了赔谁？要我送货，货在哪里？要我站场，场在哪里？要我替人挨打，先讲明打哪里。钱在哪里？」

老陈夹了一筷子河粉，油沾在嘴角。他没擦。

「不用扛。戴个东西，拿个手机，陪人看香港。」

「陪人看香港？」阿强把声音压低，压不住粗，「老人？游客？老板亲戚？还是那种不能见人的？」

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。有钱。」

「我不问，进去就出不来。」阿强把盘串收进掌心，「上次说仓库轻松，轻松到叫我跟智能巡更跑楼梯。人家屏幕上一条线，我这条腰就要跟着转。转完说评分不够，建议复训。建议两个字最便宜，饭钱谁给？」

他把钱包抽出来，没打开，只用掌根压在桌上。钱包边角磨白，里面夹着几张纸，纸边不齐。最外层露出「建议复训」四个小字，白底黑字，被汗浸过，边上有皱。他马上把钱包推回裤袋。

老陈眼神跟过去。

「还留着？」

「留着给它上坟。」阿强说，「复训室那张椅子比你这张还硬。讲师叫我们对着手机抢时段，抢不到就说手速慢，抢到又说你腰伤记录异常。它一句异常，我两个月没班。异常两个字吃饱了，我还没吃。」

老板娘端着两杯奶茶从他们旁边过。杯底水滴到地上，留下两个圆点。阿强脚尖避开水，嘴还在老陈这边。

老陈把杯子挪开，杯底留下一个湿圈。

「这次不跑楼梯。」

「不跑也有不跑的钱。」阿强说，「坐着看，也要眼睛钱。走着看，要腿钱。人家叫我闭嘴，我这张嘴也有损耗。」

旁边那块点餐牌忽然发出一段提示音。男人还站在屏幕前，选错了堂食外卖，屏幕叫他重新确认。老板娘的脸沉下来，拿纸笔过去。阿强用下巴指着那边。

「你看，这叫聪明？一个饭分三次问，饭没叫出来，还要人按确认。错了，老板娘跑；收多了，老板娘退。」

老陈说：「你不是说它抢不了你。」

「它当然抢不了我。」阿强声音先硬，手却没有离开盘串，「我这种人，它学不来。我一张嘴可以从九龙吵到罗湖，它只会跳回第一页。」

他说完，眼睛避开屏幕，低头去看老陈的表。表针走得快一分，或者是表盘歪了。阿强伸手把纸条边角压住，没有拿起来。

「日结多少？」

「去了谈。」

「去了才谈，就是没谈。」阿强说，「有押金没有？设备坏了赔多少？客户骂我，骂到我还口，算不算我违约？旁人入镜，算谁？我家里有电话来，我能不能接？我妈药钱等不得，丽华那边排班又少，你别叫我一天白跑。」

老陈听到「药钱」两个字，把筷子放慢。阿强马上把话收回去，收得粗。

「我不是跟你卖惨。卖惨也要按钟算。你先把钟讲明。」

手机在他裤袋里震。阿强没有拿出来。屏幕亮起又暗下去，隔着布露出一小块白。他用膝盖顶住桌脚，脚尖抵着地砖，手从裤袋外面按住。

老陈看见了。

「丽华？」

「老板娘问我要不要加蛋。」阿强说，「关你什么事。」

屏幕又亮。第二条短讯挤在第一条下面，露出半行：学校运动监测服务费。阿强把手机整个翻过去，屏面贴着大腿。他把纸条往桌中间拨，故意把话拉回钱。

「湾仔那边有没有车费？」

「去了谈。」

「又去了谈。」阿强说，「你们这些介绍人，最会把路费当空气。我从大埔到湾仔，不是顺风吹过去。」

老陈把奶茶杯往自己这边收，指腹抹过杯外的水。水抹到桌布上，留下两条湿印。

「那边要嘴巴利的人。」

「嘴巴利就是嘴巴要赔。」阿强说，「客户听不懂，我解释，要钱；客户听懂了，还要我闭嘴，也要钱。还有，你别拿我以前那些事去讲。仓库也好，停车场也好，都是他们先不要人，不是我不要工。」

「没人说你不要工。」

「那就写清楚。」阿强伸手点纸条，「夜眼试工，日结，湾仔。三样够？不够。定金多少，车费多少，饭钱怎么算，几点收工，老板娘都知道饭单要写号，你这活连号都没有。」

老陈从口袋摸出一支短铅笔。铅笔削过，木头边粗糙。他在纸条背面补了两行：湾仔来回车费另付；试工当日结。字歪，笔画重。阿强把纸拿起来，对着店里的白灯看。

「你写的算不算?」

「我介绍的。」

「介绍人最会不算。」

老陈把铅笔收回去。

「你去了见邹生，他会给协议。」

「协议两个字听了就贵。」阿强把纸条折回去，「他姓邹？什么邹?」

「邹生。」

「名都没有，扣钱倒有名目。」

门边那位戴老花镜的男人又站起来，端着那碟少了加蛋的饭去柜台。老板娘把他的纸单翻过来，纸单角上画了一个圈，圈旁边写着「补蛋」。点餐牌却吐出一张小票，票上写三十七号，金额比纸单多五块。老板娘把小票撕下来，揉了一半，又没扔，夹到收银机旁。

「牌子收了，纸上没收。」男人说。

「我知道。」老板娘说，「等我退。」

「退到哪里?」

老板娘把圆珠笔咬在嘴角，翻收银机。屏幕上要主管确认，主管不在。她把那张错小票拍到柜台上，叫厨房先补蛋。男人端着饭站在旁边，筷子还插在碗里，饭气往上走。

阿强看着那张错小票。

「它多收五块，退钱要主管。」他说，「老板娘少收五块，老板娘自己赔。这个牌子会算。」

老陈说:「你管别人五块做什么?」

「五块也是钱。」阿强伸手把自己加蛋那张纸单拿回来，纸角沾着油，「以后人家问 AI 怎么抢饭碗，我就给他看这个。它不抢整碗，它先抢加蛋。」

老板娘经过时，把错小票往垃圾桶口一丢，没丢进去，落在阿强脚边。阿强弯腰捡起，摊平。小票热过，边卷着，三十七号还在上面，旁边印着「推荐附加」。他把小票夹进钱包，压在老陈纸条旁边。

「捡垃圾也要钱?」老陈说。

「这是证据。」阿强把钱包合上,「证据贵过垃圾。」

钱包合得不平,错小票顶着纸条,纸条又顶着复训回执。三张纸边都露出来,油印贴着黑字,黑字贴着旧章印。阿强把钱包压在桌上,掌根往下按,按不平。他把钱包塞回裤袋,裤袋鼓起一块。

点餐牌又叫三十七号。门边那个男人回头,老板娘没有回头。阿强低头把裤袋口往里按。

「你看。」他说,「它错了还叫。人错一次扣钱,它错三次还亮着。」

老陈把那只利是封拿在手里,封口朝下,没有马上递。

「你再骂,它也不关。」

「所以我收钱。」阿强说。

老陈没再问。他从裤袋里摸出一只利是封。封皮旧,金字磨没了一半。他把封口捏着,不马上递。阿强的眼睛落在封口,封皮鼓得不匀,中间有一截硬边。

「试工定金。」老陈说,「去了湾仔,有人再谈。」

阿强先把冻奶茶杯推远,免得水珠碰到钱。然后他伸手压住利是封,另一只手把纸条扯到自己面前。老陈松了手。

「我先说清楚。」阿强把利是封塞进胸前口袋,「要我卖命,你这点不够。要我卖脸,也不够。要我卖眼睛,那要看眼睛赔不赔。」

「就是你这张嘴。」老陈说，「人家听了，说不定还喜欢。」

「喜欢要加钱。」

老板娘把那张手写饭单夹到窗口。智能点餐牌退回首页，鸡又笑出来。戴老花镜的男人端着饭坐到门边，饭里少了加蛋。他吃到一半才发现，拿着筷子往柜台看。老板娘忙着收钱，没有回头。

老陈又从袋里摸出一张小名片。名片没有公司全名，只印着「夜眼服务联系」几个字和一个短号，纸面光，边角切得齐。阿强拿起来，先弹纸边，再把名片翻到背面。背面空白，空得没有责任。

「连名字都不敢印。好活。」

「有人接你。」

「没人接，我回来接你。」

老板娘端着加蛋过来，蛋边煎得焦，放在他河粉旁边。

「现金。」

阿强从裤袋摸出硬币，一块、两块、五角。他把五角挑出来，又放回去，最后给了张纸钞。

「找散给我。」他说。

老板娘把零钱拍在桌上。

「你怕没散钱?」

「我怕没钱。」

老板娘走开。阿强把找回来的硬币装进口袋，五角落在最底，碰到盘串绳结，发出很轻的一声。

阿强起身时，椅子往后顶到隔壁桌。隔壁女人皱眉，他说了声「借过」，人已经挤出去。门口风铃响，外面雨刚停，路面一格一格发亮。他在门檐下把纸条摊开，再折好，塞进钱包最外层。

老陈隔着玻璃喊：「湾仔，今天去。」

阿强转身。

「今天去，今天算钱。」

他把利是封往胸口压了压。点餐牌在他背后又响了一声，问是否接受推荐。阿强没回头，走进街边的湿风里。

02 湾仔夜眼表

湾仔轩尼诗道的楼梯窄，墙上贴满补习班、医美、贷款和通渠纸。阿强按纸条找到三楼，门上没有公司名，只有一张白纸，写着「文化视听顾问」。纸角卷起来，胶带黄得发硬，门铃旁边还有旧胶痕，旧牌被撕走后留下两道黑边。

他没有立刻按铃。楼下街声往上挤，巴士刹车，红灯转绿，行人过马路。三楼走廊的灯管闪了一次，灯罩里有死虫。门铃旁边嵌着一个小黑孔，孔口正对人脸。阿强把脸凑近。

「你也看？看够给钱。」

黑孔没有声。阿强低头看门缝，门缝下面没有地毯，只露一条灰。

他按铃。

门开后，一个瘦男人让他进去。

瘦男人姓邹，衬衫熨得平，手腕上戴一只亮表。他说话每句都从表格里倒出来，客气得没有温度。屋里两张长桌，一把椅子，一只纸箱，窗边摆着一盆快枯的绿萝。阿强进门半步，看地脚线，看窗帘灰，看桌面插线板，再看邹生那只表。

「你这里租金不低。」他说。

邹生说:「你坐。」

「就一把椅子?」

「临时点。」

「临时点最会扣钱。」阿强还是坐下。椅子又响了一声，比茶餐厅那把还薄，「你站着谈，我心里不踏实。站的人总要走。」

邹生从桌底拉出一张折凳，自己坐下。折凳腿不平，压下去时响。阿强这才把背往椅背上一靠。他看见窗边有碎纸机，碎纸机口夹着半条纸，纸上只剩编号后两位。纸箱侧面印着一排英文字母和数字，角上有旧水印。

墙上挂着一只钟，秒针走得急，分针却慢。桌上有一叠旧文件夹，夹子边露出几张签名页，签名都压在格子里，有的写得大，有的写得细。阿强盯着那些签名。

「做这个的人很多?」

「需要人手。」

「人手便宜。」阿强说，「眼睛贵，腿便宜，嘴最便宜。你们算盘打得好。」

邹生把一张空表抽出来，放在阿强面前。表格第一栏是姓名，第二栏是身份证尾号，第三栏是紧急联系人。阿强还没拿笔，先看每格后面的括号。括号里都是责任，没一个括号里写钱。

「这表先放着。」阿强说，「你先把钱的表拿出来。」

邹生从纸箱里拿出一部红米手机、一枚纽扣镜头、一副白色有线耳机、一张黄贴纸，还有一只黑色电子表。黄贴纸上印着编号，右下角盖一个油塘旧章。章印偏，红泥只到一半。

「设备归公司。工作时佩戴。客户通过手机联系你，必要时按要求调整镜头。」

阿强拿起纽扣镜头，先掂重量，再把线绕开。镜头背后有一道细划痕，黑漆掉了一点。

「掉了呢?」

「照价赔。」

「价在哪里?」

邹生从协议下抽出一页赔偿清单。纽扣镜头、红米、耳机、夜眼表，每一项后面都有数。阿强把清单拿近，又放远。

「这部红米比我女儿新机还贵。你们卖眼睛，顺便卖旧货?」

「设备需校验。」

「校验过就能贵？我也校验过，复训室说我不合格。你给不给我涨价?」

赔偿清单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，说配件遗失按套装完整性折算。阿强把那行读出来，脸越读越黑。

「套装完整性。」他说，「耳机少一个胶套，也算套不完整？充电线皮裂了，算我咬的？贴纸角翘起来，算我撕的？你这里每样东西都有旧痕，旧痕先拍给我。」

邹生把手机拿过去，对着红米背面、耳机线、表扣、镜头背壳逐样拍。阿强不让他一个人拍，伸手把东西拿近白灯。

「这里。」他指红米镜头旁边那圈旧胶，「这里也拍。这里黑漆掉了，也拍。耳机这根线黄，不是我耳朵黄。表扣毛刺，勒出血算谁?」

邹生每拍一处，就在清单旁边写一处：旧胶痕、旧划痕、线色旧、表扣毛边。字仍旧平。阿强看着这些字，才把清单往自己这边拉。

「副本给我。」

「电子留档。」

「电子最会丢。纸给我。」

邹生从打印机里打了一页。打印机吐纸慢，纸边热。阿强拿到手，先看四角有没有缺，再折成三折，放进证件套。

邹生把一张协议推过来。字很小，挤在一起。阿强眯眼，读了两行，把纸往远处推，又拉回来。

「旁人入镜，后果自负。家属勿触设备。客户异常不得私联。看护端不主动提供行程规划及路线服务。」他把纸拍在桌上，「这么小字，签了算谁看过？你们这个字是给蚂蚁看的，还是给人看的？」

邹生仍旧客气。

「你可以慢慢看。」

「慢慢看要不要算工钱？我今天坐车过来不要钱？茶餐厅那碗饭不是钱？」阿强指着协议，「还有，客户异常是什么意思？他骂我，算异常？他让我进女厕所，算异常？他让我跳海，算异常？你们一行字写完，我一条命进去。」

邹生没有接这些话。他把夜眼表打开，屏幕亮起，显示日期和一串短号。表带硬，表扣边缘有毛刺。阿强把表拿近，闻到一点胶味。

红米手机屏幕亮起。

屏幕上没有图标，只有一行字：小字在背。

阿强手指停在表带上。

「谁发的？」

邹生把手机转过去，说：「客户端测试。」

「我还没接活，客户端就测试我?」

「测试设备。」

「设备在我手上，不就是测试我?」阿强把协议翻到背面。背面下面还有一段细字，藏在签名页的下方，墨色浅些。写着离港行程另议，过境费用以公司确认单为准；断线、设备遗失、非授权触碰、镜头遮挡，均按责任条款处理。

阿强把纸按住，拇指压在「责任」两个字上。

「这段刚才没讲。」

邹生看着他。

「协议都在。」

「字小过蚂蚁，也算你讲过?」阿强把纸往邹生面前推，「离港另议是几个钱?过境费用谁先垫？客户断线，我站在街边等，算不算工时？家里电话来了，我不接，家里出事算谁？我老婆碰一下手机，扣钱扣到我棺材板?」

红米屏幕又暗下去。阿强盯着黑屏，拇指压住协议背页。背页小字挤在签名下方，墨浅，纸皱，责任两个字被他压出一道指印。

邹生把笔放在表格外侧。

「你只按指令走。试工一天，日结。若离港，另计。」

「离港?」阿强听见这两个字，手停住，「老陈没说离港。」

「只是可能。」

「可能也要写钱。」阿强指着协议，「车费谁出，关口出事谁赔，家里来电话怎么办，客户断线算不算工时，都写。还有，什么叫不主动提供路线服务？他叫我走，我就走；他叫我站，我就站；他叫我北上，我要不要先问天?」

邹生袖口的纽扣被他按平。他手伸进抽屉，拿出第二只利是封，推到桌边。封口的金字比老陈那只新，红纸还硬。

「先试。」

阿强没有收。他拿起红米手机，翻到背面。背面有旧痕，镜头旁边贴过胶纸，撕下后留了一圈胶。黄贴纸要贴在手机壳上，阿强撕开，贴歪了。他用拇指压平，贴纸边起了一点，他又压。

「贴歪了，扣不扣钱?」

邹生说:「不扣。」

「你说不扣，协议有没有写?」

邹生把一张补充确认单抽出来。

阿强笑了一声。

「你们纸倒是多。」

补充确认单上有设备编号、佩戴位置、工作时段、紧急联系人。阿强拿起笔，先试墨。笔尖在草稿纸上划出一条浅线，断了一小截。他把笔甩了甩，在联系人那栏写「陈丽华」。字大，挤到格外。

红米又亮。

章偏。

阿强把手机转到邹生面前。

「你客户眼尖。」

邹生看黄贴纸。油塘旧章确实偏，红泥半截轻，半截重。他把那张贴纸揭下来，放到碎纸机旁边的纸夹里，没有碎，又从抽屉取出一张新的。新贴纸编号不同，章仍旧偏，红泥深些。

「这个也偏。」阿强说。

「公司章。」

「偏也是公司偏。以后别说我手歪。」

邹生把新贴纸贴到红米背后，手指按过四角。阿强把手机拿回来，又按一遍。贴纸边缘翘起一点，他用指腹压平，压到红泥不沾手才停。

母亲那一栏空着。

邹生看空栏。

「还有其他紧急联系人?」

「我老婆够急。」阿强说。

「母亲?」

「她不碰手机。」阿强把笔尖抵在纸上，又移开，「耳朵不好，手也慢。你们那个什么家属勿触，最好离她远点。」

邹生没有抬头，只在另一张表上打勾。勾打得很正，每个角度差不多。阿强看那几个勾，越看越烦。

红米又亮。

小字，债大。

阿强一把把手机扣在桌面上。

「它说话算不算工时?」

邹生说:「客户端提示不另计。」

「它提示我看小字，你们省一条命，还不另计?」阿强把扣着的手机又翻回来，屏幕暗了，「我现在签，是不是就算我收了它的话?」

红米再亮。

勿轻。

阿强把屏幕朝下按住。

「你听见没有?」他对邹生说，「它叫我不要轻。它都比你会讲价。」

邹生说:「客户喜欢旧式表达。」

「旧式也要给现代钱。」阿强把协议翻到补充页，「家属误入怎么写？我家里有小孩，有老人，有药袋，有饭桌。你这个镜头一夹，谁知道它看哪里。你写：非工作场景误入，不作赔偿，不作扣款，不作客户材料。」

邹生的笔停在纸面。

「客户材料不是这个意思。」

「那就写不是。」阿强说，「你们最爱说不是这个意思，出事就说按纸面意思。我今天把不是两个字也写进去。」

邹生换了一张补充页，写得很慢。阿强盯着笔尖，直到「非工作场景误入」几个字落在纸上。他又指第三行。

「断线十分钟照算。客户骂我不算我服务异常。它叫我犯法，我可以不做。」

「犯法当然不做。」

「当然也要写。」

邹生写到「违法指令可拒绝」时，红米屏幕亮。

少一字。

阿强把屏幕转过去。

「它说你少一字。」

邹生看补充页。

「哪里?」

「我怎么知道。你问它。」阿强把手一摊，「客户都替你审合同了，审合同的钱算谁?」

红米又亮。

私宅。

阿强低头，看见补充页上写的是「家庭场景误入」。他马上把纸按住。

「私宅写进去。家庭场景听着太轻，私宅才是我家。饭桌、睡房、八楼老人门口，都算私宅。不是工作材料。」

邹生停了片刻，把「家庭场景」改成「私宅及非工作场景」。阿强盯着那几个字。改字处有一条横线，墨比旁边重。

「改过也盖章。」

邹生把那句补上。红泥小章盖下去，纸面微微鼓起。阿强把章印吹干，吹完才把纸叠到自己这边。

「签了今天试工。」

「今天试工，今天结。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可以也写。」

邹生在确认单旁边加了一行：试工日结。写完，盖了一个小章。章印落下去，红泥边缘厚一点。阿强盯着章，等墨稍干，才把手移过去。

他签名时，笔画压得重。强字最后一笔出了格。他把笔还给邹生。

「我字写得不好，你们别拿这个扣钱。」

邹生说：「不会。」

「写。」

邹生看他，最后在空白处写：字迹不作扣款依据。阿强这才把两只利是封叠在一起，塞进衣袋深处，手掌还在口袋外面压住。夜眼表扣到腕上，表带有点紧，勒出一道白印。他把手腕转了一圈，表面反光扫到墙角纸箱。

「客户叫什么?」

邹生把有线耳机绕好，放进小袋。

「你叫它那位就可以。」

「人还有这么叫的?」

邹生把门打开，楼道里的潮气进来。

「它喜欢。」

阿强站在门口，低头看腕上那只表。表扣已经合上，解开要用指甲掀。黄贴纸贴歪，旧章印偏，红米手机躺在黑色小袋里。协议一式两份，其中一份进了他的证件套。紧急联系人那栏写着丽华，母亲那栏空着，空得很白。

「喜欢也要给钱。」他说。

下楼时，他每一层都听见自己的鞋底声。走到二楼，红米在袋里震了震。他没有取出来。夜眼表贴着腕骨，勒住那道白印。

电梯镜子裂着，裂纹把他的脸分成两块。红米隔着黑袋震到肋边。阿强拉开拉链，屏幕上只有两个字：

灯下。

他把手机塞回去。

「灯也要钱。」他说。

03 十二楼与八楼

阿强回到运头塘邨时，天色压低，楼道里有炸鱼、消毒水和旧雨伞混在一起的味道。

电梯门旁贴了一张新告示，说屋邨清洁、保安替更和厨房临时工从下月起改用智能排班，时段在手机上抢，迟到三分钟自动扣分，低分需重新培训。告示下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两个字：抢命。字旁边又被物业贴了白纸，白纸没盖住最后一笔。

电梯里有个穿制服的清洁工，手里拿手机，屏幕停在排班页，红字写「未认证」。他见阿强进来，把手机扣到掌心。

「又换系统。」清洁工说。

阿强靠到电梯壁，身体大，挡了半边按钮。

「系统最勤快。叫它拖地，它又说权限不足。」

清洁工笑不出。电梯到八楼，他没有下。到十二楼，阿强先出，回头看那人还盯着掌心里的手机。

阿强站在告示前，手先伸到裤袋里摸旧盘串，摸到漏珠处，又松开。他以前在仓库和停车场都干过。后来一个说要上平台，一个说要跟智能巡更，一个说机器先排，人后补。他去过复训室，墙上贴着微笑海报，讲师教他们怎么

在手机里按「接受任务」。他按慢了，屏幕提示超时。按快了，又提示异常。他腰伤记录被系统翻出来，最后给他一张回执：建议复训。

那张回执还在他抽屉里，边角被压皱。他没有丢。丢了，别人会说他没凭据；留着，抽屉里就多一张不准开工的纸。

电梯到十二楼。门开，灯管嗡嗡响。阿强走到家门口，先把两只利是封拿出来。一只放左袋，一只放右袋。左袋那只薄，右袋那只厚。他从厚的里面抽出两张，塞进薄封里。封口鼓起一个角，他用拇指压住。压了几次，红纸上留下手汗。

门开着一条缝。

屋里饭已经盛出来，碗边有水。丽华在桌边分零钱，一块、两块、五角分开放，五角硬币最少。她数到第三枚五角，手停在桌面上，没有继续。米袋靠墙，袋口卷了两圈，里面露出的米底很浅。旧电筒压着一张药房单，电筒头裂了一道，透明胶绕了三圈。

「回来了?」丽华说。

「路过。」

他说完，把薄利是封放到零钱碟旁边。

「今天有点活。」

丽华没拿。她看那只封，手还停在五角旁边。

「什么活?」

「替人看东西。」

「看什么?」

阿强把腕上的夜眼表往袖子里缩了一点。表扣刮到袖口，发出细声。

「客户有怪癖。人有钱就多怪。看鱼，看灯，看路。看够了给钱。」

丽华把零钱推成一排。她今天的围裙还没解，袖口有油点。医院后勤那边这周少了两晚班，老板说厨房新接自动配餐屏，晚市先试，系统排谁就是谁。她原本固定的时段拆成三截，第一截太早，第三截太晚，中间那截没人给钱。

她的手机立在碗旁，排班群还亮着。群里一行新字：晚市自动配餐屏试行，后勤班按系统通知调整。她本来有两晚，现在剩一晚半。半晚后面还写着「待确认」。待确认三个字白白贴在屏幕上，谁也不能拿去买菜。

丽华把那条消息往上划。上面还有主管发的截图，屏幕里每个名字旁边都有分数，迟到、投诉、步数、出餐错误，四栏排得齐。她名字后面没有投诉，步数却少，系统说活动不足。她那天在后厨站了七小时，手机放在柜子里，步数没有走出来。

「活动不足。」丽华说。

「你手没活动？腰没活动?」阿强把排班纸拿起来，纸太薄，被他捏出褶，「它要你把手机绑在锅铲上才算?」

丽华把纸抽回去，抹平。

「我跟主管说了。」

「主管怎么说?」

「他说先按系统。」

阿强把「先按系统」四个字在嘴里嚼过，没骂出来。他怕骂出口，又要被晓玲听见。他把碗里的青菜翻到饭边，筷子碰碗，响了一声。

「后勤那边又改表。」她说，「明天只给我三小时。」

「三小时也叫班?」

「屏上这样排。」

「屏会不会洗碗? 会不会给病人递饭? 会不会被护士骂?」阿强声音高起来，「它排你三小时，叫它自己去站四小时。」

丽华没有接。她从围裙口袋里拿出一张折过的排班纸。纸不是正式表，是她从屏幕上拍下来后在便利店印的，黑白，字糊。她把纸放到药房单旁边。两个纸角碰到一起，旧电筒压不住。

晓玲从房里出来，校服还没换，手里拿着喷雾。喷雾瓶上贴一张月亮形反光贴，边角翘了。另一只手捏着学校通告，纸上印着「运动风险 AI 监测」，下面一行小字说没有上传喷雾记录的学生，体育课需家长另签免责。她看见阿强的表，把通告翻过来压在桌上，让纸背朝上。

「爸爸新表?」

「老板的。」

「你有老板了?」

阿强嘴张开，没接上。他刚才在茶餐厅和湾仔讲了那么多，到家里反而短了。夜眼表在袖口下面贴着皮肤，表带勒得紧。他把袖子往下扯，袖口盖住表面。

「临时老板。」他说。

晓玲把喷雾放到桌边。瓶底轻，碰桌面时响得空。丽华把药房单从电筒下面抽出来，抹平。纸角有一块油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沾的。

「晓玲下午体育课，喷雾剩半支。学校那个监测又要上传。妈那边刚打电话，说旧账没清，药房不按原价给。」

「又不按原价？」阿强把药房单拿起来，「他们那窗口比银行还凶。哪一天没清？谁说的？是人说的，还是复核系统说的？有没有盖章？」

丽华把另一张纸推给他。

那是社会福利复核通知，纸边有二维码，右上角印着日期。通知说需补最近三个月银行流水、药费单据、同住情况声明。下面小字写着逾期会影响发放，资料不全需重新排期。阿强把纸拿起来，眼睛扫到二维码，又移开。

「又要扫码？」

「八楼那边扫不了。」丽华说，「妈按到半夜，页面退出来。她叫我明天去，可我明天那个三小时在中午。」

「叫她别按。」阿强说，「老人家按什么码。按坏了又说她自己确认。」

「窗口叫她按。」

「窗口叫她跳楼她跳不跳？」

丽华看他一眼。晓玲把喷雾拿回手里，拇指抠月亮贴翘起的边。阿强把福利通知翻到背面，背面空白。他看空白，比看正面更烦。

红米手机在黑袋里震了一声。

三个人都听见。声音不大，贴着布发闷，震得桌边零钱轻轻一碰。阿强先伸手按住袋口，又把手撤回来。

「老板?」

晓玲问得很轻。

「测试。」阿强说，「这些有钱人，没事就测试。」

他拉开一点缝。屏幕亮，显示「试拍三分钟」。下面一行小字：请保持设备开机，勿遮挡，勿删除。再下面跳出那位的短句：

纸背有字。

阿强低声骂：「你别进我家饭桌。」

红米没有再回。纽扣镜头夹在他衣领上，镜面朝前。桌上的零钱、药房单、学校通告、喷雾瓶、丽华的排班手机，都在那个小黑孔前面。阿强的手伸到镜头边，指尖碰到夹子，又停住。湾仔协议副本在包里，小卡上那句「不得私自删除原始记录」压着钱。

他把手放下来。

丽华抬眼。

「你身上什么东西?」

「老板的试机。」阿强把包拉链合上，「三分钟。坏了赔钱。」

他拿起碗，饭已经不热。碗里青菜叶贴着边，叶梗白。丽华把薄利是封拿起来，没拆，只用手指捏封口。里面两张纸币顶着红封，顶出一个角。

「你别跟人吵。」她说。

「不吵没人算你。」

「你每次都这样说。」

「每次不吵，他们就当你没来过。」阿强把福利通知拍在桌上，「你看这个，三个月流水，药费单据，同住声明。它问得比亲戚还细。亲戚问你还有脸骂，它问你，你还要谢它给你排期。」

丽华没有骂他。她把排班纸折好，又摊开，摊开后纸中间有一道白线。那道白线把她明天的三小时切成两半。

她拿起薄利是封，打开，数里面的钱。数完，没有放进抽屉，只压在药房单边上。

「厚的呢?」她问。

阿强脸沉。

「什么厚的?」

「你进门前在外面拆过。」

晓玲抬头，又低头。阿强把黑袋往肩上拉。夜眼表在袖下硌腕，红米在包里发热。

「路费、押金、赔偿，哪个不要钱？你见钱就问，我不问谁问？人家设备坏了，要我赔。关口过不了，要我垫。家里三张纸全摊桌上，哪一张不要钱?」

丽华把薄封放回零钱碟旁。

「我没有说你不给。」

「那你说什么?」

「我说八楼。」

晓玲说:「老师说不上载喷雾，就不能跑。」

「那就不跑。」阿强说。

「体育分会少。」

「少就少。」

「升中要看。」

阿强把碗放下。碗底碰桌面，声音重。晓玲把通告往回收，收了一半，又放下。纸背朝上，只有边角露出「AI」两个字。

「服务费多少?」

晓玲用指甲抠通告边。

「三十八。」

「一个月?」

「每学期。」

「每学期也叫少?」阿强说,「一张纸三十八，喷雾又三十八，监测又三十八。你们学校是不是开药房的?」

晓玲不答。丽华把喷雾拿过去，拧开，看里面剩多少。喷嘴口有白粉，瓶身贴纸磨掉了一角。

「她上次跑完喘，老师叫她补上传。没上传，系统写缺记录。」

「喘还要记录?」阿强说。

「老师也怕。」丽华说,「出事要问她。」

丽华把药房单推近。

「你问。你会问。」

这句话没有骂人，阿强听得比骂人还重。他拿起单子，看总数，又看小字。药名一串串排下来，优惠、旧账、复核、暂停几个字夹在中间。他看到第三行就烦。

「妈呢?」

「八楼。」

「我知道八楼。我问她吃饭没有。」

丽华说:「你可以上去问。」

屋里静下来。楼上有人拖椅子，楼下有人关铁闸。八楼离十二楼四层。阿强一天可以从大埔跑到湾仔，从湾仔跑回大埔。四层楼。他手里拿着药房单，站在门口。门外电梯响了一声，又停。

他把手放在门框上。门框漆面被摸旧了，靠近锁眼的地方发黑。八楼那边传来粤剧的低声，女声拖得长。母亲听戏时喜欢把声音开大，听见人敲门又会先把声音关小，装作没开那么大。

他手指压在漆面上，听那边女腔拖过最长的一句，又停。

电话响。屏幕上是「妈」。阿强盯着那两个字，铃声响到第四声才接。母亲声音轻，后面有粤剧声。她说药房打电话，旧优惠等复核，叫她带身份证和上次药袋。又说综援那张复核单被退，要补银行流水。她把「流水」说成「流水纸」，说完自己也不稳。

阿强站到窗边，背对饭桌。

「你别去。我去拿。」

母亲说：「你忙就算。」

「我不忙。」阿强回头扫桌上那堆纸，「你把袋子放门口，我下去取。」

母亲在电话里停住，只剩电视声。电视里锣鼓拖着尾音，她再开口：「你不要买贵的。」

「药哪有便宜的。」

「上次梁太说有别的牌子。」

「梁太卖鱼，不卖药。」

母亲又咳。阿强手指压着窗台，窗台边的漆起皮，皮下有灰。他把声音放低一点。

「身份证放一起。药袋也放。那张复核纸不要折坏。」

「我折了。」母亲说。

「折了也拿。」

电话挂断后，屋里静。晓玲把喷雾瓶扶正，月亮贴对着灯。丽华把薄利是封重新压平。

夜眼表从袖口里露出一截，屏幕黑着。黑袋里的红米又震。阿强把药房单折好，塞进钱包夹层，压在湾仔协议旁边。学校通告也被丽华塞过来，纸角顶着拉链。两张纸、三张纸挤在一起，钱包合不上。他用掌心按下去，钱包边缘顶住手心。

「我去药房问。」阿强说。

丽华没接话，把围裙带松了又系上。晓玲咳了一声，很短，喷雾瓶被她握在手里，月亮贴亮了一小块。

阿强走出门，又抬头看电梯数字。数字停在 8，过会跳到 1。楼道里的智能排班告示贴在电梯旁边，白纸盖不住「抢命」最后一笔。阿强从告示旁走过，手伸进口袋，把右袋那只利是封往里面按，按到贴着大腿。

他下到八楼。母亲门口挂着一个旧布袋。袋里有药袋、身份证复印件、综援复核单，还有一张银行存折复印件。复印件黑，脸部发糊。门没有关严，里面有饭菜味。阿强站在门边，手指搭到门框上。门框油漆缺了几处，露出木底。母亲在里面咳，咳完问了一句。

「谁?」

阿强把布袋从门把上取下，没有进门。

「我。去药房。」

母亲说:「钱不够就先别拿。」

阿强把布袋口收紧。

「药不是菜，不能讲价讲到明天。」

「你别跟人吵。」

「不吵没人算你。」

屋里电视声小了。门内传来遥控器按键声，声音从粤剧变成购物节目。主持人在里头讲优惠，讲名额，讲今日最后。阿强站在门外，布袋提在手里，袋角擦到膝盖。他没有进门，也没有把利是封拿出来。

门里又传出母亲一句:「你吃饭没有?」

「吃了。」

桌上的饭还在十二楼，青菜叶贴在碗边。阿强把布袋换到另一只手。

「我去药房。」

他说完就走，脚步压过楼梯角一块松地砖。松地砖翘着，踩到边会响。他以前每次下楼都避开，这次踩上去，响声从八楼往下落。

他退到楼梯口，又往上回十二楼。丽华还在门口，手里拿着回乡证和身份证复印件。

「刚才从抽屉找的。」她说，「你说可能离港。」

阿强接过，塞进包内袋。丽华把袋口拉上，手沿着拉链压到尽头。她没有问他去哪里，也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带证件。晓玲在房门边站着，手里拿空喷雾盒，盒口被她捏扁。

红米试拍结束，屏幕上出现一张小小的预览图：饭桌，零钱碟，药房单一角，学校通告上半行，丽华的手背，喷雾瓶的月亮贴。图很小，纸上的字却在。

下面两个按钮：上传。重拍。

阿强盯着「重拍」两个字，手指悬在旁边。夜眼表震，跳出提示：试拍记录将保留。删除需说明。

丽华也看见那张小图。她先看自己的手背，又看药房单露出来的角。她没有抢手机，只把桌上的排班纸往碗底下压。碗底有水，排班纸吸住一块，黑字洇开。

「这也留？」她问。

「它说试拍。」

「试拍也有饭桌。」

阿强手指还悬着。重拍两个字亮着，上传两个字也亮着。重拍下面又弹出一行小字：重拍需注明原因。原因栏空白，等着人填。阿强把手收回去。

「注明什么？注明我家穷？注明你排班少？注明孩子喘？它要字，我没有字给它。」

晓玲站在房门边，喷雾盒被她捏出折痕。

「学校上传也是这样。」她说，「没传就红，传了就有记录。」

阿强看她。晓玲马上闭嘴，把盒子塞到身后。丽华把药房单抽回来，边角已经被碗水打湿。她抹了抹，越抹越皱。

「算了。」丽华说，「你先去药房。」

丽华把药房单推到他手边，又把复核通知压在上面。学校通告留在桌角，排班纸被碗底的水粘住。红米黑屏贴着掌心，热得发闷。

他把屏幕按黑。

「保留就保留。」他对包里说，「你们最好也保留钱。」

阿强把八楼布袋挂到肩上，另一边是黑色斜挎包。两边重量不同，他肩膀歪了一点，很快用力顶正。

他下楼。

药房单在钱包里，福利通知在证件套里，学校通告的一角在黑袋外层，母亲的银行流水复印件夹在布袋里。红米又震了一声。阿强走到楼下，雨后的灯柱在路边，D 2027 那几个字被水洗得发白。他低头走过，没看灯柱。

布袋里的药袋擦着裤缝，纸角硬，走一步顶一次。黑袋里的红米贴着肋，夜眼表贴着腕骨。两边东西都不是他的，又都挂在他身上。药房的灯在街口开着，门口排了几个人，队尾有人拿着取药号码，纸边卷起。阿强把右袋那只

利是封往里按，按到大腿发硬。号码纸在风里翻，翻不到他手上，也挡在他前面。

他往药房走。路边水沟里浮着一张旧收据，字被泡开，只剩价钱还黑着。他没有捡，也没有停。

04 鳙鱼不考状元

药房在街市后面。阿强还没走到药房门口，红米先亮。

去鱼档。

阿强站在街市入口，手里还提着八楼布袋。药袋在布袋里，纸角顶着裤缝。药房灯就在前面，门口排队的人已经站到骑楼底下。鱼档在另一边，水从摊位下流出来，流到渠口，渠口有几片菜叶和鱼鳞。

「先药房。」阿强对黑袋说。

红米又亮。

先鱼。

「先你个头。」阿强把黑袋拉链合上，「我妈等药，女儿等喷雾。你要看鱼，鱼会等。人不等。」

夜眼表贴着腕骨，屏幕没有字。药房门口有人拿着号码纸，队伍慢，窗口里的人低头敲键盘。阿强看了药房，又看鱼档。鱼档老板用刀背敲木板，木板边缘黑，刀背一落，水珠就跳起来。

红米隔着布又震。

鳃动有数。

阿强把拉链拉开，低头盯那四个字。

「鳃什么有数？买鱼又不是考状元。」

旁边一个卖豆腐的阿婶听见，抬头。她的木板上压着白布，白布底下有水印。她问：

「你同谁讲话?」

「同一个酸人。」阿强说完，改口，「客户。」

「客户买鱼?」

「客户不吃鱼，客户看鱼。」阿强把八楼布袋往肩上提，「有钱人吃饱没事做。」

豆腐阿婶笑出声，手里的夹子夹起一块豆腐，豆腐边抖。阿强不理她，挤进鱼档前。地上湿，鞋底踩到鱼鳞，黏住又松开。鱼档老板是个秃顶男人，围裙上都是鳞，手里拿刀，刀背在木板上敲。

「买什么?」

「先看看。」

「看看也让开，后面的人等。」

阿强把身体侧一点，让后面一个阿婆伸手挑鱼，又把纽扣镜头对准桶。桶里一条鳙鱼浮上来，鳃一张一合，白里透红。水面有油光，碎冰贴在鱼眼旁。老板手伸进桶里，鱼尾一摆，水打到阿强袖口。

「小心点。」阿强把袖口往上甩，「设备贵。」

老板低头看他衣领。

「贵就不要站鱼档。」

红米亮。

鳃动三，水旧。

阿强嘴角歪。

「你讲人话。鳃动三是什么意思？三块？三斤？三条命？」

鱼档侧边挂着一块电子价牌，绿字跳得快，活鱼、即杀、冰鲜、今日到货几项轮着闪。牌底下贴着一张告示：摊位范围内不建议拍摄。告示右下角卷起，胶水发黄。一个年轻收银员从胶箱后抬头，眼睛落到阿强衣领。

「先生，不能拍人。」

阿强把纽扣镜头往桶口压低。

「拍鱼，不拍人。」

「你有无申请？」

「买鱼也要申请？」

「拍摄要。」

鱼档老板的刀停在木板上，刀尖还滴水。后面白背心的男人把购物袋换到另一只手，嘴里嘟囔。阿强胸口那枚纽扣贴着皮，协议副本还在证件套里，补

充页那句非工作场景误入被折在塑料膜里。他伸手摸到证件套边，塑料口硬，纸角刮着指腹。他把手收回来，纽扣镜头低了一寸。

红米亮。

不取其面。

阿强把黑袋开口压住，只让屏幕贴着掌心。

「听见没有，」他对袋里说，「你还会怕丑。」

豆腐阿婶探头。

「谁怕丑?」

「鱼。」阿强把镜头再往低处压，「鱼不肯上镜。」

收银员还要说，老板先开口：

「你买不买？不买出去。」

阿强看桶里的鳙鱼。鱼身翻过来，肚皮白，尾巴贴着胶桶边抽动。药房门口那条队伍在街市另一边慢慢往前挪，玻璃门开了又合，冷气漏出来又被鱼腥压回去。他把鱼袋还没买到的那只手伸进裤袋，摸到利是封的硬边。

「买。」他说，「但要按活鱼算，就给我活鱼的样子。」

老板听见，刀停在木板上。

「你老板几岁?」

「岁数不管，价钱管。」阿强说，「这条多少钱?」

老板报了价。阿强马上还价，话出口才记起自己不是来买鱼。

「你这价抢人。眼都不清了，还敢喊这个数。」

老板把鱼拿近他脸前。

「眼哪里不清?」

阿强退半步，鱼水差点甩到嘴角。

「别拿鱼亲我。」他说，「你自己看，眼边发灰。」

「冰水泡过都这样。」

「泡过还卖活价?」

后面一个穿白背心的男人催:「不买让开。」

阿强回头。

「我也想让。老板价钱不让。」

白背心笑出声。鱼档老板脸沉，把鱼放回木板，用刀背压住鱼头。

红米亮。

木板旧口。

阿强低头，牙缝里挤出气。

「木板也有数？你等下是不是要看老板头顶?」

他还是把镜头压低。木板边缘有旧口子，深浅不一，血水在口子里发黑。刀背经常敲的位置已经凹下去，木屑翻起一圈。红米屏幕暗了，又亮:

血不新。

阿强把手机塞回袋里，伸手指木板。

「这鱼不是刚杀。血都黑了。」

老板说：「刚从桶里捞出来。」

「刚捞出来，木板上血怎么比我鞋底还旧？」

豆腐阿婶在旁边插嘴。

「这块板早上擦过没有？」

老板转头骂她：「卖你豆腐。」

「豆腐怕你鱼水。」阿婶把木板上的白布往里拽，「你水都流到我这边。」

阿强被她一帮，胆子更大。他把鱼鳃掀开，又马上缩手。鱼身滑，手指沾腥。他把指尖在裤边擦，擦完裤边也腥。

「你看，鳃不是红，是旧红。」他说，「旧红要旧价。」

老板把鱼捞出来，摔在木板上。鱼身拍到木头，水喷到阿强裤脚。后面有人伸脖子看。豆腐阿婶也看。阿强被几双眼围住，肩膀更硬。

红米亮。

秤盘旧斑。

阿强把手机拿近，屏幕上只有四个字。他低声骂：

「旧斑也要我猜？你买鱼还是考古？」

他把镜头转向秤盘。秤盘边有一圈灰白水垢，中间磨亮，几片鳞粘在数字旁。老板把鱼往秤上一放，指针晃过，停在一条黑线前面。阿强看指针，又看红米。

少加两毫。

阿强皱眉。

「两毫？你哪个年月来的？这边没人讲毫。」

红米停住。鱼尾在秤上抽，水滴到数字旁。老板伸手要把鱼拿回木板。

阿强蹲低。秤的前脚垫着半片雪糕棒，木片吸了水，边上翘起。地面不平，摊位水沟堵着一小团鱼鳃，水退不出去，秤脚半浸在水里。指针每晃一回，雪糕棒就往外滑一点。

红米亮。

脚高一分。

「你连脚都看?」阿强低声骂，还是把手伸到秤边。

老板弯腰去拨他的手。

「不要碰我东西。」

「我不碰鱼，碰秤。」阿强指着木片，「这个垫着，盘上又有水，称出来谁吃亏?」

「水也算鱼身上。」

「水会游?」

白背心男人笑了一声。老板脸更黑，朝街市通道喊保安。一个穿灰衫的保安从冻肉档那边过来，腰间挂着对讲机。

「什么事?」

老板说:「这个人闹事，又拍摄。」

阿强马上把纽扣转向自己胸口，又把红米塞进袋里，只露出空手。

「我买鱼，称不平。」

保安看秤脚。雪糕棒露在水里，谁都看得见。保安没有站到老板那边，也没有站到阿强这边，只说:

「快点处理，不要挡路。」

「听到没有，快点处理。」阿强把这句原样还给老板，「盘擦干，脚拿掉，再称。」

阿强一把按住秤边。

「等着，指针没停。」

老板瞪他。

「你会不会买鱼?」

「不会也会看钱。」阿强说，「这秤盘水这么多，鳞还压在边上。你先把盘擦干，再称。还有这鱼鳃，你自己看，开合慢，别拿活价卖半死鱼。」

老板把刀背往木板上一敲。

「谁教你?」

「我老板。」阿强说，「老板几岁不管，价钱管。」

围着的人笑了。豆腐阿婶笑得把夹子放下。阿强脸上热，手还按着秤边。笑声贴着耳朵，鱼鳃慢慢合上，秤盘上的水还没抹干。他把红米往袋里塞，又拿出来。

老板拿布抹秤盘，抹完再称。指针退了半格。价钱少了两块。老板不高兴，阿强也不高兴。

「少两块就少两块。」老板说，「你到底要不要?」

阿强的手没有伸向钱包。他肩上的布袋里是母亲药袋，不是菜篮。可后面人还在笑，老板的刀也还在木板上。保安站在通道中间，灰衫挡住半条路。红米亮。

取其动。

「取你个动。」阿强说，「买条鱼还要取动。」

他掏钱买了那半条切好的鳙鱼，叫老板剁小。老板剁得重，鱼骨断开，鱼肉贴在白色胶袋里。胶袋口一扎，鱼腥气从袋里冒出来。阿强把鱼袋挂在八楼布袋另一边，左右一边药，一边鱼，肩膀歪得更厉害。

老板把鱼头往袋里塞。

「鱼头算不算?」阿强问。

「鳙鱼不带头，买来做什么?」

「我不是做状元汤。」

「你老板看鳃，不拿头回去看什么?」

阿强被这句话堵住。他低头看红米。红米没亮。那位刚才叫他取其动，现在又不管鱼头。他只好把鱼头也收下。

「头另算没有?」

「整条价。」

「刚才称半条。」

老板拿起秤盘旁的破计算器，按了几个键，屏幕缺一笔。最后又少一块。阿强盯着那一块钱，没说谢。他把钱收进口袋时，指尖还沾着鱼腥。

收银员撕出一张小票，票纸被水汽熏软，日期印在最上面，下面只有「鳙鱼」和价钱。老板拿圆珠笔在原数上划线，旁边重写。划线压得重，纸背都鼓起来。

阿强把小票按住。

「盖章。」

老板瞪他。

「买鱼还盖章?」

「你改价。」阿强说，「改价就要有人认。刚才你叫保安，保安有对讲机；我买鱼，总要有张纸。」

豆腐阿婶在旁边又笑。

「这个人买鱼买成办证。」

「你卖豆腐也别笑。」阿强说，「豆腐泡水也算水钱?」

老板从抽屉里摸出一个小蓝章，章皮发软，印面缺了一角。盖下去时，只出来半个店名，日期旁多了一团蓝。阿强不放过，又要他在改价旁按手指。

「你够了。」老板说。

「那你写旧价作废。」

老板骂了一句，在划线边写「改」。字歪，墨水断。阿强拿到小票，对着灯管看。半个店名、一个改字、重写的价钱，都挤在湿软的票面上。鱼鳃那几个字没有，雪糕棒也没有。阿强又把圆珠笔要回来，在票背空处写了三行：鳃慢，脚垫，血旧。写到脚字，笔尖划破湿纸。他把票抖了两下，没抖干，折进错单小票后面。蓝墨蹭到拇指，他在裤缝上擦，腥味又上来。

红米又亮。

鳃动有数。

阿强把小票塞进钱包。

「酸归酸，省两块。」他说，「不过这两块算我的，还是算你的?」

红米没有回。夜眼表贴着腕骨。阿强走出鱼档，袖口湿了一大片，鞋底粘着鱼鳞，走一步，地上轻轻一扯。豆腐阿婶在后头喊：

「老板要不要豆腐?」

阿强回头。

「老板只会看，不会吃。」

豆腐阿婶说：「看也要钱。」

「你比他懂。」阿强说。

他走到街市口，冷气从药房门缝里漏出来。鱼袋贴着药袋，两股味混在一起。红米屏幕还停着那句「鳃动有数」。阿强用拇指按黑，没按住，屏幕又亮。

好。

阿强哼出一口气。

「好什么好。你买过菜，就该懂鳙鱼不考状元，老板也不会因为木板旧少收两块。」

他把红米塞回黑袋，鱼档小票和错单小票一起压在钱包里。钱包比早上厚了一层，厚的不是钱，是半个蓝章、一个改字、几道被油和水泡开的纸边。两块钱落回口袋，硬币碰到利是封，响得短。阿强把鱼袋往上提，走向药房。

05 药袋窗口

药房门口的队伍比刚才更长。

阿强站到队尾时，鱼袋还滴水。前面一个穿校服的男孩回头看他的袋子，又看他衣领上的纽扣镜头。阿强把鱼袋往身后挪，黑色斜挎包往前拉。布袋里的药袋压在最底下，复核单和银行流水复印件顶在上面。

玻璃门旁贴着一张新告示：生鲜不得入内，药品不得沾污。告示下方有个透明胶袋，里面放着几副一次性手套，袋口空了一半。门口保安伸手拦住他。

「鱼不能带进去。」

「我妈药可以等鱼凉?」

「规矩。」

阿强把鱼袋提到眼前。白胶袋里有红水，鱼头压在鱼身上，嘴开着。袋角往下滴，地砖上已经有两点水。队伍向前挪了半步，前面那个校服男孩赶紧跟上。阿强也要跟，保安的手还横着。

「放外面。」保安说。

「放外面丢了算谁?」

保安指墙边一个塑料周转箱。箱里有两把破伞、一袋葱和一个空饭盒。阿强把鱼袋放进去，又把鱼档小票从钱包里抽出半截，压在鱼袋结口上。半个蓝章露出来。

「这是我的鱼。」他说。

保安看那张湿票。

「没人要你的鱼。」

「刚才老板就要多要我两块。」阿强把票又压紧，「人不一定偷鱼，鱼档一定偷钱。」

后面有人笑。保安皱眉，把周转箱往他脚边踢了踢，又从透明胶袋里抽出一副一次性手套。

「套住，别靠柜台。」

阿强把手套撕开，套在鱼袋外面。手套太小，只罩住袋角，五根透明手指空着，垂在鱼头旁边。保安让开半个身位。阿强提着鱼进门，药味从里面压过来，鱼腥没有被压住，反而黏在他裤脚边。

药房玻璃门里贴着字：欠费未清，暂停优惠。字很方，方得不许人多问。窗口后面坐着一个戴口罩的女人，手边一摞单，印章在红色印泥盒上放着。她每接一张单，就先敲电脑，再把单翻到背面，最后才抬头。

轮到阿强时，他把药袋、学校通告和喷雾瓶一起推进去。

「喷雾一支，八楼这袋药先拿。旧账下午补。」

窗口女人看电脑，又看药袋。

「旧账未清，按正价。」

「正价多少?」

女人报数。阿强把口袋里的钱摸了一遍。茶餐厅那只利是封，湾仔那只利是封，都在；右袋那只厚，左袋那只薄。鱼袋还挂在腕上，鱼水顺着胶袋角滴到地上。后面有人啧声。

他把右袋利是封抽出一点，又塞回去。那是湾仔定金，纸封硬，里面的钱还没热。左袋那只薄，茶餐厅老板娘给的，边角被油泡过。加起来也能付正价，

可付完喷雾就没钱坐车，坐车的钱又要从鱼里扣。刚才省下的两块压在硬币里，碰得口袋叮响。窗口女人的手停在键盘上，等他交钱，也等他退开。

阿强把钱按回袋里。

「能不能先给喷雾？小孩子下午要用。」

「喷雾配额未更新。」

「配额也喘?」阿强把喷雾瓶往窗口推，「她喘起来，配额出来替她吸?」

窗口女人把喷雾瓶推回来。

「系统这样。」

「系统会不会喘?」

她眼睛从口罩上方抬起来。

「先生，你让一让，后面还有人。」

阿强没让。肩膀堵住窗口一半。他把药袋翻开，袋面上贴着药名、日期、收费栏和一个很小的复核格。格子边有红印，红印压住了一半字。

红米在黑袋里亮。

纸缺一角。

阿强没拿出来。他把手按在袋口，低声说：

「讲清楚。」

红米隔着拉链又亮。

复核未印。

阿强把药袋拿近。右下角复核格是空的，旁边收费栏却已经按正价打印。格子上方有一条很细的线，被药袋折痕切断。收费数打得最大，复核格小到要贴着玻璃才看清。他用指甲压住折痕，纸角翘起来，又被他按下去。

他把药袋贴到玻璃上。

「这里没盖。」

窗口女人说：「那是内部流程。」

「内部流程没盖，钱先叫我按正价？」阿强手掌按在窗口台上，「你这里写复核，复核空着。先把空格讲清楚。盖不盖？谁盖？」

后面的人又啧声。一个老太太低头翻自己的药袋，翻到右下角。窗口女人把键盘往里推。

「先生，你这样会影响秩序。」

「秩序能买喷雾？」阿强说，「孩子下午体育课，学校那边要上传。她没喷雾，体育分扣；我妈这边旧账未清，药价翻上来。两头都卡我袋里的钱。」

窗口女人低头看电脑，不回。阿强把鱼袋放到脚边，鱼袋倒下，鱼水流到地砖缝。后面有人骂脏。阿强转头。

「我妈药没拿到，你骂鱼做什么？」

那人退了一步。

红米又亮。

背页，延期。

阿强把药袋翻到背面。背面有一栏「临时供应 / 延期处理」，下面空着。旁边贴一张小白纸，印着申请人可于窗口索取延期单。小白纸被药名贴盖住一角，只露出「延」和「单」两个字。

阿强把药袋背面压到玻璃上。

「这里写可以拿延期单。你刚才没讲。」

窗口女人眼睛扫过药袋背面。

「需要药剂师确认。」

「叫药剂师。」

「药剂师忙。」

「忙也要有名字。」阿强说，「刚才是系统这样，现在是药剂师忙。系统没有脸，药剂师总有脸。」

后面一个拿拐杖的老人开口：

「你先让她问。我也要问。」

窗口女人看老人。

「婆婆，你先坐。」

「我坐了，号又过。」老人把自己的药袋举起来，「我也没有章。」

队伍里几个人开始翻药袋。玻璃门口一片纸响，药名、收费栏、复核格被人翻来翻去。窗口女人脸色更硬，拿电话的手却快了些。

一个戴鸭舌帽的中年男人把自己的收费单举到玻璃边。

「我这张也空。」

窗口女人说:「先生，不要围。」

「我们没有围。」阿强说，「我们排队。」

保安从门口探头，见里面几个人都拿着药袋，手停在门把上。刚才那个校服男孩把书包从肩上卸下来，低头帮身旁老人找右下角。老人手抖，药袋边被捏得响。

「我眼花。」老人说，「哪个格?」

阿强伸手点玻璃，隔着玻璃点给他。

「右下。红印旁边。空的就问。」

窗口女人的电话已经接通。她用手背挡住话筒，声音压低。

「前台有人要求临时供应。」

「不是有人。」阿强说，「是药袋上写。」

她瞪过来。

「请你不要影响我通话。」

「你通给药剂师，我听药剂师。」阿强把喷雾瓶转到正面，瓶身贴纸已经磨白，「药名也在这里。」

阿强没有回头。他把喷雾瓶放到窗口台上，又把学校通告压在喷雾下面。

「这里写下午要交。学校扣的是分，不是你窗口的号。你给我一支旧价喷雾，我签。你不给，我就在这里等药剂师忙完。」

「先生，你这样不合理。」

「你合理，药没有。」阿强说，「合理能不能喷?」

红米亮。

章后日期。

阿强把药袋再翻。复核格旁边旧章压了一行日期，日期只露出月和日，年份被折痕挡住。药房女人刚才没有提这行。阿强把折痕压平。

「这里日期没完整。」他说，「是不是因为日期没完整，系统当旧账?」

窗口女人伸手要拿药袋。阿强没立刻给。

「你先讲，日期不完整是不是要补章?」

她咬住口罩下的嘴，声音从布后出来。

「可能要药剂师确认。」

「那就更要叫药剂师。」

「我妈也忙着喘。」话落到玻璃上，硬得不对。阿强把喷雾瓶举起来，「我女儿喘。这支先给。八楼那袋给三天量。延期单写下星期三，盖章。你不要口讲，口讲明天又找不到。」

窗口女人拿起电话，打到里面。阿强站着不动。汗从后颈流进衣领，纽扣镜头贴着皮肤，痒。他手指已经搭到纽扣边，又被赔偿清单那页纸卡住。红米屏幕暗着，药袋背面的「延」字顶着玻璃。

里面出来一个男职员，白袍袖口卷起，手上有药粉。他拿过药袋，先看收费栏，又看复核格，再看背页。阿强把每一张纸都推到他面前。

「学校通告，喷雾。八楼药袋，复核空格。福利通知，下周补材料。你别只看电脑，纸都在这里。」

男职员说:「喷雾可以先按旧价一支。老人药给三天量，后面等复核。」

「写。」

男职员停住。

「什么?」

「三天量，旧价喷雾，下星期三前补复核。你写下来，盖章。」

窗口女人拿出延期单。单子薄，三联，第一联白，第二联粉，第三联黄。男职员写日期，写药名，写临时供应三日，写喷雾旧价一支。章盖下去时，红印不齐，边角缺了一点。

「多少钱?」阿强问。

男职员报了旧价喷雾和三天药的钱。比正价少很多，也还是压着喉咙。阿强把两只利是封都拿出来，先拆薄的。纸封被油粘住，撕开时边上起毛。里面的钞票软，折痕深。他数到最后，还差几块。右袋那只厚利是封被他捏在掌心，封口还整齐。

窗口女人说：「可以电子支付。」

阿强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，屏幕裂纹从左上角斜到中间。扫码页面转了很久，转不出。窗口女人把二维码牌往外推，牌边贴着「请勿拍摄」。纽扣镜头正对着那四个字，他把肩膀偏开。

「现金。」

他拆开厚利是封，抽出一张。红纸封空了，里面那点新钞气也散了。男职员把找零递出，硬币里正好有两块。阿强把那枚两块钱捏起来，鱼档那边湿票在钱包里顶着。他把两块也推回窗口。

「用掉。」

窗口女人把硬币收进钱盘，打印收据。收据上写旧价喷雾、临时供应三日，下面一行小字：优惠复核待确认。阿强把那行小字读出来。

「待确认还收钱？」

男职员说：「确认之后补差额或退差额。」

「补会找我，退会不会找我？」

没有人接。打印机又吐出一张小票，热纸卷着，字浅。阿强把两张都拿过来。

阿强把单子拿回来，先把白联和粉联分开，又问：

「哪联给我?」

「白联。」

「粉联谁拿?」

「我们留。」

「黄联呢?」

窗口女人把黄联撕下来，夹进签收簿。

「签名。」

阿强拿笔签。笔尖出墨慢，强字最后一笔拖到格外。他看那格，想起湾仔的字迹不扣款，马上抬头。

「字难看不扣钱。」

男职员说：「这里不扣。」

「写不用写?」

窗口女人把下一个号码叫出去了。

「不用。」

阿强把喷雾、三天药、延期单都拿到手，还不走，先数药袋。喷雾一支，药袋一个，延期单一张，白联在他手上。鱼袋还倒在脚边，水流成一小弯。后面的人绕过鱼袋，没人再骂。

他又把收据和延期单放在一起，对着玻璃问：

「这张收据能不能证明今天拿过药?」

窗口女人说：「电脑有记录。」

「电脑在你里面。」阿强说，「纸在我手里。我要纸。」

男职员把签收簿翻回黄联那页。黄联夹得歪，复写纸在底下露出蓝边。他在黄联旁写「白联已交申请人」，又补了窗口编号。阿强盯着他写完，才把白联塞进证件套。校服男孩身旁那个老人也把药袋推上去。

「我也要问章。」

窗口女人的眼睛在口罩上方压低，可电话还没挂，里面药剂师的声音断断续续。队伍没有散，反而一格一格往前挪。阿强弯腰把地上的鱼水用脚边旧报纸推到墙角。报纸吸了水，字迹糊开，鱼腥又回到药味里。

红米亮。

纸齐半日。

阿强把屏幕按黑。

「少酸。今天算你有点用。」

他走到门口，保安把周转箱往外推。

「你的鱼。」

鱼袋外面那只透明手套已经滑到袋底，五根手指泡在鱼水里。鱼档小票还压在结口上，半个蓝章被水洇开，蓝边染到白胶袋。阿强把鱼提起，先摸小票，

再摸药房收据。两张票一湿一热，一张说改价，一张说临时供应，放在一起都不干净。

保安说:「下次不要带鱼。」

「下次你叫鱼自己看药。」

保安把脸别开。玻璃门在阿强身后合拢前，里面那个老人正把药袋推到窗口。

「我也要章。」老人说。

窗口女人的声音隔着玻璃变薄。

「先给我看复核格。」

阿强站在门外，没有回头进。鱼袋在手上坠着，三天药在布袋里压着，喷雾瓶碰到黑袋外层。老人那只药袋贴在玻璃上，复核格朝外。窗口女人的手还压着电话。阿强把延期单塞深一点，白联边露在证件套口，露给他自己看，也露给下一道窗口看。

他给丽华打电话。

「拿到了。喷雾一支，妈那边三天。下星期三前要补复核。」

丽华问:「你怎么让他们给的?」

阿强低头看红米。屏幕黑着。延期单白联被他夹进证件套，药袋放进八楼布袋，鱼袋挂在最外边。

「我嗓门大。」他说。

电话那头只剩一点碗筷声，丽华没有拆穿。她只说：

「别把鱼放药袋边。」

阿强把两个袋子分开，鱼水又滴到地上。他提着药袋走到药房旁边的墙下，把延期单再拿出来。日期是下星期三，红章缺角，补复核几个字挤在药名旁边。他把单子塞进证件套最外层。红米隔着黑袋发热。那位没再说话。

06 综援复核

药房延期单只给到下星期三。

下星期三前，福利复核也要补。丽华在电话里说下午三点前窗口还收件，过了三点要重新取号。阿强站在药房墙边，一手是喷雾和三天药，一手是鱼袋，肩上还有黑色斜挎包。他低头看证件套，里面已经有纸条、错小票、协议副本、赔偿清单、延期单。母亲那张福利复核通知折在最外，二维码被折线压过。

「我去。」他说。

丽华说：「你不是还要替老板看东西？」

阿强把红米按进黑袋。

「老板也看纸。」

他又拨母亲电话。响了六声，没人接。再拨，还是没人接。楼上八楼那扇门只剩门缝，门缝里没有灯，也没有脚步声。丽华在那头催他先去窗口，别回

头跑空路。阿强把喷雾塞进黑袋外层，三天药放进八楼布袋最上面，鱼袋换到左手。鱼袋往左坠，药袋往右顶，手机贴在掌心里发热。

红米屏幕短短亮起。

腿先。

「你也会催。」阿强说。

大埔分署在商场后面一栋旧楼。门口一台取号机，屏幕上写：请扫码取号；老人不便扫码请按服务铃。服务铃旁边贴了胶纸，胶纸边灰。阿强按铃。机器没有响，屏幕换成另一行：高峰时段已切换至自助。

「自助。」阿强说，「老人腿断也自助?」

旁边一个戴帽子的老人听见，抬头，又低头。老人手里也拿复核单，单角被汗泡软。阿强用自己的手机扫码。页面跳出身份证绑定，要输入母亲号码，又要上传授权书。他从布袋里翻母亲身份证复印件，复印件黑，脸部发糊。机器读不出。

页面又弹出一行：申请人可进行人脸核验。下面有个圆框，等一张活脸。阿强把复印件举到圆框前，圆框没有动。他把自己的脸凑过去，屏幕立刻跳红：非申请人。红字停了几秒，自动回到首页。

「她八楼躺着，你叫她下来给你脸?」阿强拍机器边。

保安从柱子后过来。

「先生，不要拍机器。」

「机器先拍我。」阿强指屏幕，「它要我妈的脸。我妈的脸在八楼。」

「可以授权。」

「授权书在哪里?」

保安指里面的咨询台。

「先取号。」

「取号要授权，授权在取号里面。」阿强把复印件拍回布袋，「你们楼是不是自己也出不去?」

戴帽子的老人笑了一声，马上把嘴抿住。保安看他，又看阿强手里的药袋和鱼袋，最后从取号机后面抽出一张灰白纸条，纸条上有个小章：人工核验待叫号。

「拿着等 B 类。」

阿强接过纸条。纸条比药房延期单还薄，章色灰，边角没有裁齐。他把纸条夹进证件套最前。证件套扣子已经扣不上，塑料口张着。

红米亮。

光压脸。

阿强把复印件挪到灯下。灯管白，复印件上的脸还是黑。他用手把纸边压平，机器转了很久，跳出：识别失败，请改用人工。

人工窗口在里面。取号机吐出 B 041，前面还有十八个。阿强坐到塑料椅上，鱼袋放脚边，药袋放膝上，黑袋放胸前。椅面发热，坐下去时腰往后一顶。他把盘串摸出来，摸到漏珠缺口，又塞回去。

电子屏滚号。A 038、A 039、B 037、A 040。B 041 迟迟不出来。旁边一个女人抱着孩子，孩子睡着，头贴着她肩膀。女人的手机里也开着表格，表格里红框一排。她问保安：

「为什么 B 不叫？」

保安说：「B 类要人工核。」

「人工在哪里？」

保安指窗口。窗口里面的人都低头，没人抬头。

红米亮。

排在系统里。

阿强把屏幕压到掌心。

「排在哪里都要人坐着等。」他说。

轮到他时，已经过三点。窗口里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穿浅蓝外套，胸卡别在领上。她接过母亲复核通知，先扫二维码，再敲身份证尾号。屏幕上跳出红框，红框反在她眼镜上。

「缺近三个月银行流水、同住情况声明、医疗支出证明，还有失业登记。」

阿强把布袋里的纸一张张拿出来。母亲身份证复印件，银行存折复印件，药房延期单，学校通告，丽华排班纸，还有他自己的失业复训回执。桌面窄，纸放满后，鱼袋只能挂在椅背上。鱼腥味钻进窗口缝，女人眉头动了动。

「鱼不能放窗口。」

「鱼也排队。」阿强说。

「先生，公共场所注意卫生。」

「我妈药费也是公共场所叫我跑的。」阿强把鱼袋拿下来，挂回手腕，「你先讲哪张有用，哪张没用。」

女人把学校通告推回来。

「这个不是复核材料。」

「这是我女儿要钱。」

「不属于本项。」

丽华排班纸也被推回来。

「这个要正式雇主证明。」

「茶餐厅老板娘不会给正式两个字。她连点餐牌错单都退不了。」

女人把纸推齐。

「那您补雇主证明。」

阿强把排班纸收回，纸边卷进掌心。他本来要骂，旁边抱孩子的女人也在递纸。她那张表格被退回来，原因是丈夫收入栏空。她低声说丈夫已经半年没回家。窗口让她写声明。阿强听见，嘴里的话换了方向。

「声明纸在哪里拿?」他问。

女人递出两张空表，一张给抱孩子的女人，一张给他。

「同住情况声明。黑色笔填写，不能涂改。」

阿强接过。表上第一行就问同住人姓名，第二行问关系，第三行问收入。母亲住八楼，他住十二楼，八楼和十二楼是不是同住，格子里没地方讲。

他拿窗口的黑色笔，在「同住人」后面写母亲名字，写到第三个字，格子满了。关系栏只给四个小格，他写「母子」，还有空；收入栏问每月金额，他手里的失业复训回执没有金额，丽华排班纸也没有总数。旁边抱孩子的女人写到丈夫那栏，笔尖停在空格前。

「不住一起算不算同住?」她问。

窗口女人说:「按实际情况。」

「实际情况写不下。」阿强把表举起来，「八楼十二楼，是一栋楼，也不是一间屋。老人饭我送，钱我补，床不是我的。你叫我勾哪格?」

「可以附页说明。」

「附页在哪里?」

女人从抽屉里抽出一叠白纸，每人一张。纸边裁得齐，抬头没有单位名。阿强接过，先问：

「这张白纸算材料？」

「签名后算。」

「盖章吗？」

「收件后盖。」

他把白纸压在福利通知下方，黑笔在纸面悬着。不能涂改四个字印在表尾，黑笔帽上有牙印。他把笔尖落在空白处，又抬起，纸面留下一个黑点。他把那张白纸夹进同住声明后面，黑点露在上沿。

阿强把药房延期单推过去。

「医疗支出这里有。」

「延期单可以作临时参考。药费正式单还要。」

「药房说等复核。」

「那您补药房正式单。」

阿强把福利通知按在台面。

「你这里等药房，药房那里等你。两边都等，老人吃什么？」

窗口女人手指停在键盘上。

「先生，系统需要完整材料。」

「完整材料在老人腿上吗？她八楼下来都喘。」

窗口女人把一张材料清单递出来。清单上十二项，每项前有小方格。她在三项前打勾：银行流水、失业登记、药费正式单。

「银行流水可以到楼下银行打印。」

「要钱吗?」

「银行那边问。」

「你们每个窗口都叫我去另一个窗口。」

女人没有接。阿强把自己的失业复训回执翻出来，推过去。纸边软，章印发淡。

「这个算不算失业登记?」

她拿过去，放到扫描板上。扫描板亮白，纸边翘起，屏幕跳出：附件文件超出限制。她重传，还是红。她把纸退回来。

「太大。要压缩。」

「纸大就不收?」阿强盯着她，「我人站这里也超不超?」

窗口旁边的人抬头。女人把声音压平。

「您可以到自助机扫描，选低分辨率。」

「低什么率?」

「那边有工作人员。」

阿强拿着回执走到自助机。工作人员是个年轻男人，胸牌挂得歪，手里拿平板。他教阿强把纸放进去，选黑白，选低分辨率。机器吞纸，吐出来时夹住一角。纸角撕开，失业两个字少了一点。

阿强把纸抽出来。

「撕坏了算谁?」

年轻男人说:「先生，纸旧。」

「纸旧就该被撕?」

红米亮。

钱在簿。

阿强低头。

「簿在哪里?」

红米又亮。

命在腿。

阿强骂了一句，没骂出口。他把回执收回证件套，又拿母亲银行存折复印件去楼下银行。银行门口也排队。取号纸吐出来，号码 C 116。柜台旁有一台自助打印机，屏幕问账户密码。母亲密码写在一张小纸上，夹在存折复印件后面，丽华用铅笔写的，笔画轻。

阿强用小纸输密码，输错一次。屏幕提示还剩两次。他手指在屏幕前停住，掌心出汗。第二次输对，机器吐出流水，两页，黑白。手续费五块从卡里扣。小票吐出来，写着服务费。

「打个流水也扣五块。」阿强把小票撕下。

回到三楼，窗口已经换人。原来那个浅蓝外套女人不在，换了一个戴眼镜的男职员。阿强把银行流水、药房延期单、失业回执、复核通知一摊。

「刚才那个呢?」

「下班。」

「她叫我去银行。」

男职员看屏幕。

「系统有记录。」

「记录会不会写她叫我跑楼下?」

男职员没有回。他把几张纸一张张扫。银行那两页过了；撕角的回执压低后也过了；药房白联停在屏幕上，旁边跳出两个红框。

「还缺两项。」男职员说，「今天可以先收一部分，补材料期限到下星期三。逾期重新排期。」

「又下星期三。」阿强说。

「系统给的日期。」

「日期给我妈送药?」

男职员把一张签收簿推出来。

「这里签。今天收这三张。还有药房正式单，和这张同住声明，下星期三前补。」

阿强看签收簿。簿子边角起毛，前面一页页都是签名，有老人手抖的字，有子女代签的字，有一个空格被划掉。签收簿下面压着复写纸，蓝色痕迹透出来。他拿笔，笔尖悬在格里。

「签了是不是算我交过?」

「算已收部分材料。」

「部分两个字最会害人。」阿强说，「你写清楚，收了哪几样，缺哪几样。不要下次说没见过。」

男职员拿回单子，在补材料通知上打勾。已收三项挤在左边；右边空着两个框：正式药费单，同住声明及附页。章盖下去，红印落在日期旁边。

阿强这才签。签完，他把签收回执拿回来，和银行流水小票、药房延期单放在一起。同住声明空表和那张有黑点的白纸夹在最外。证件套鼓起来，扣不上。他用手掌压，压不平。

红米亮。

纸半齐。

「半齐也要跑断腿。」阿强说。

男职员抬头。

「您说什么?」

「我说日期写得好看。」阿强把证件套塞进黑袋,「好看到下星期三还要再来。」

他走出分署时，天色暗了。鱼袋已经不冷，药袋还贴着腿。银行流水小票上那五块服务费夹在复核回执旁边。门口那个戴帽子的老人还在取号机旁，手指对着屏幕，不敢按。阿强经过他，脚步慢了半步，又没有停。

红米在袋里发热。

纸半齐。

阿强走出两步，又退回来。

「你按这个。」他把取号机后面那条人工核验纸抽给老人看,「灰纸。没这个，B 号不动。」

老人把复核单攥得更紧。

「你是职员?」

「跑腿的。」

「那按错了怎么办?」

阿强看取号机。屏幕又回到扫码首页，圆框亮着，等一张不在这里的脸。他伸手按服务铃旁边那块胶纸，把胶纸角撕开一点，露出下面真正的按钮。按钮旧，边上有污。他替老人按下去。机器响了一声，短，闷，从塑料壳里出来。

保安抬头。

「先生，你已经办完。」

「我办完一半。」阿强说，「他还没开始。」

保安走过来，没有骂，只从取号机后面又抽出一张灰白纸条，递给老人。阿强把手收回，指尖沾了胶纸的黏。老人低头看纸条，又抬头看他。

「谢谢。」

阿强把黑袋往肩上提。

「谢窗口，别谢我。」

他走到路口，D 2027 在灯柱上露出白痕，又被小巴的影子盖住。证件套在黑袋里扣不上，纸边顶着拉链。药房延期单、银行流水小票、复核回执、同住声明空表、那张有黑点的白纸、人工核验灰纸，几样边角互相顶住。红米没有再亮，袋里却一直热。

07 灯柱加价

小巴站边有一条窄石级，石面被人坐得发亮。阿强坐下去，石级冷，裤袋里的硬币硌住大腿。他把黑袋放在膝上，先把拉链开一半，又马上拉回去。纸太多，一开口就往外顶。

D 2027 那根灯柱在路口，灯罩黄，底下贴着几层旧广告。最上面是一张家政机器人维修，下面露出半张补习班海报，再下面有搬屋电话。雨水从广告边

往下走，把电话数字泡开。阿强把证件套抽出来，纸角刮到拉链齿，发出一声短响。

他把东西一件件摊在石级上。

茶餐厅错单小票，鱼档小票，药房延期单，银行流水小票，综援复核回执，同住声明空表，人工核验灰纸，夜眼协议副本。每张纸都有不同的湿。油湿、水湿、汗湿、红章未干的湿。阿强把几张票压在黑袋上，拿出两只利是封。

薄的那只已经空了。厚的那只少了一张。硬币倒出来，滚到石级缝里一枚，他用指甲抠，抠不出来，骂了一句。

红米亮。

离港。

阿强看着两个字，先不说话。他把剩下的钱数完，又数车费。八达通余额不足，现金过境来回不够，家里明天早饭钱还在丽华零钱碟里。母亲下星期三前要正式药费单，晓玲喷雾要上传，丽华排班纸要补雇主证明。他把硬币拨成三堆，拨完又并成一堆。

他把红米竖在石级上。

「离港另计。」他说，「另到哪一边?」

D 2027。

阿强抬头看灯柱。D 2027 被水印遮住一角。

「柱子有没有路费?」

红米没有回。夜眼表震，跳出邹生消息：客户要求继续，今晚确认跨境安排。未确认视作放弃后续任务。

阿强把消息读了两遍。

「放弃?」他对表说，「我今天被鱼水喷，被窗口骂，被机器拍脸，到你这里叫放弃?」

他拨邹生电话。电话响了很久才接。邹生那边有空调声，远，平。

「黄先生?」

「离港要钱。」

邹生说：「协议有跨境条款。」

「协议写另议。」阿强把纸翻出来，补充页摊在膝上，「另议就是现在议。路费今晚给。过境费谁垫？饭钱谁出？家里来电话，我要接。设备坏了，别先扣我头上。」

「你只是按指示执行。」

「按指示也要腿。」阿强把裤脚往上拉，袜口湿了一圈，「你坐办公室按键，我跑银行。客户看小字，我挨骂。钱要分清。」

邹生那边停了一小段。

「我需要确认。」

「你确认你的，我坐车要现金。」阿强说，「明早过境，今晚给一半。不给，我明早把设备放你门口，红米自己走路。」

红米亮。

价勿轻。

阿强差点笑出来。

「你还会讲价?」他用手盖住屏幕，没让话进电话，「放心，便宜不了。」

邹生问:「你在跟谁说话?」

「跟钱。」阿强说，「钱比你诚实。」

邹生说:「可以追加一笔交通补贴。」

「补贴两个字最轻。」阿强把协议纸翻到背面，「先写路费预付，坏机人工复核，家里电话不扣。别一句补贴打发我。」

「黄先生，你不是律师。」

「我不是鱼也会看秤。」阿强说，「你不写，我不动。」

邹生挂了。阿强把红米放在协议纸上，用硬币压住页角。风从路口吹来，纸边翻起，他用脚尖压。灯柱上方那盏灯闪了两次，没灭。

丽华电话进来。

「你在哪里?」

「楼下。」

「鱼呢?」

「鱼还在手。」

「晓玲喷雾拿到了?」

「拿到。三天药也拿到。综援收了一半。」

丽华没有问另一半。锅铲声在电话里刮过锅边，又停。

「回来吃饭。」

「我等一个短信。」

「又是那个活?」

阿强低头看红米。屏幕黑着，裂纹在灯下发白。

「它叫我离港。」

电话那头只剩火声。丽华把火关小，锅里没声了。

「多少钱?」

阿强嘴巴张开，又闭上。他把石级上的纸一张张收回证件套。

「还在讲。」

「讲清楚。」丽华说，「别又回来才说人家扣。」

「我今天没少讲。」

「你讲价有用，讲家里就没用。」丽华说完，声音低下去，「妈那张同住声明带回来。我签。晓玲那张喷雾通告也要复印一份。」

阿强把同住声明抽出来，夹在最外层。

「带。」

「鱼别臭了。」

「鱼比我香。」

丽华把电话挂了。

红米亮。

D 2027。

「你就会柱号。」阿强把屏幕按黑，「柱子不要吃饭。人要。」

邹生短信到了。字很多，分三段。第一段说追加交通补贴；第二段说跨境期间按日结另加；第三段还是把设备赔偿和客户断线免责写得很硬。最下面有一句：家庭非工作场景误入仍按原补充条款执行。

阿强把最下面那句读完，又拨回去。

「预付呢?」

邹生说:「明早到湾仔取。」

「明早到湾仔，我路费先烧一半。」阿强说，「今晚转。」

「公司不走私人转账。」

「那我走私人跑路。」阿强说，「你明早自己找别人。找个腿长的，别找我。」

电话那边又静。阿强把硬币从石级缝里抠出来，指甲边黑了。他把硬币放到灯下，面额只有五角，亏得很小，也够气。

邹生说:「我让老陈送过来。」

「送到哪里?」

「你住处附近。」

「灯柱 D 2027。」阿强抬头，「你叫他送到这根柱。看不到就不要做介绍人。」

半小时后，老陈来了。皮鞋鞋边更开了，金表在袖口下露出一点。手里还是一个红封，厚度比早上那只厚，却没有厚到让人放心。

「强仔，辛苦。」

「辛苦不值钱，钱值钱。」

老陈把红封递给他。

「明早过深圳，先到湾仔拿证件袋。」

「证件袋又是什么?」

「客户资料。」

阿强把红封打开，当着老陈面数。老陈脸上笑还在，眼角已经硬。

「不信我?」

「信你鞋，不信封。」阿强说，「早上你鞋擦过，封薄；现在鞋开胶，封厚一点。人会变，封也会变。」

老陈脸上那个笑停在嘴角，没收回去，也没往上走。

「多给了路费。」

「少了晚饭。」

「晚饭也算?」

「离港不吃饭?」阿强把钱重新塞回封里，「我家里鱼都快臭了。」

老陈从口袋里又拿出两张。

「你这张嘴，迟早惹事。」

「没嘴已经惹事。」阿强收下钱，「你替我跟邹生讲，明早任何新增字，都另计。客户叫我看灯、看鱼、看药袋，明天看什么都先写钱。」

老陈看红米。

「它真有用?」

阿强把红米往黑袋里一塞。

「有用也不是你的。」

老陈走后，阿强还坐在灯柱下。红封在掌心，钱的边扎着肉。他把红封和所有纸分开放，钱进左袋，纸进黑袋，鱼袋挂右手。盘串从袖口滑出来，缺珠处卡在手腕骨上。

走出几步的老陈又被他叫住。

「写个收条。」

老陈回头，脸上的笑已经收干。

「刚才不是当面数了?」

「当面数归当面数，明早邹生说没给，我找谁？找你皮鞋?」

老陈把手插进口袋。

「你这人真麻烦。」

「麻烦才值钱。」阿强把便利店收据背面摊在灯柱上，「写：离港预付，老陈转交，D 2027。金额写大点，别写得小过药袋。」

老陈不肯拿笔。阿强把鱼袋往他脚边一放，鱼腥立刻上来。老陈退半步。

「你别把鱼放这里。」

「那就写。」

老陈最后接过笔。收据背面油滑，第一笔没出墨，他甩了甩笔，又写。字斜，金额写到一半被纸边折断。阿强让他在断处按手指，老陈不按，只签了姓。阿强又叫他补电话尾号，老陈嫌烦，还是写了三位。阿强也不逼，把那张收据吹了两口，夹进协议副本后面。

「你当我骗你?」

「你骗不骗，我都要纸。」阿强把鱼袋提回来，「纸烂了再说。」

盘串从袖口滑出来，缺珠处露在腕骨上。

阿强看自己手腕。

「你管鱼鳃管药袋，还管我珠子?」他说，「珠子也要钱。」

红米只亮着，不回。

阿强把盘串往上推，缺口顶到皮。旧绳毛了，一拉就紧。他站起来，膝盖响了一声。灯柱的黄光照着地上的水，水里有 D 2027 的倒影，倒影被小巴车轮压散。

回到十二楼时，饭桌上已经摆了碗。鱼被丽华切了，豆腐泡在水里，三天药放在窗台，离灶台最远。晓玲坐在桌边，喷雾瓶放在书包旁边，月亮贴被她按平了。

阿强把红封拿出来，放到零钱碟旁。

丽华没有拿。她先把围裙带重新系紧，打了一个死结。

「明早走?」

「去湾仔，再过关。」

「几天?」

「看客户。」

「客户有没有名字?」

阿强把黑袋放椅背上。红米在里面，没有声。

「有也不告诉我。」

晓玲抬头。

「你老板这么神秘?」

「老板都神秘。」阿强说，「不神秘就不用请人看。」

晓玲把喷雾拿起来，按了两下空喷，嘴角绷着。

「老师说记录要连续。」

「明早我送你去学校前拍。」丽华说。

「你不是早班?」

丽华把筷子放齐。

「换了。」

「换班又扣不扣?」

丽华没答。她把鱼头夹到阿强碗里，鱼眼朝上。阿强看那只鱼眼，脑子里冒出鱼档票背那三行字：鳃慢，脚垫，血旧。他把鱼头翻过来，露出白肉。

「别看我。」他说。

晓玲笑了一声，又马上低头。丽华把鱼刺拨到碟边。八楼电话响起，她去接。她只说嗯、嗯、明天签，声音压得低。阿强把同住声明推到桌边，黑点那张白纸露在上面。

丽华接完电话，坐回来。

「妈问你去哪里。」

「看东西。」

「我说你去外面做夜工。」

「夜工也对。」

丽华把同住声明拿过去，先看地址栏。八楼、十二楼两个格子空着，等她写。她没有马上写，只把笔帽咬开，咬痕和政府楼那支笔差不多。

「这张要妈签。」

「明早拿下去。」阿强说，「别叫她上来。」

「她会问钱够不够。」

「你说够。」

「够吗?」

阿强把左袋红封拍了拍。

「暂时够。」

丽华把笔落在纸上。第一笔很慢，纸底下垫着饭桌旧胶布，笔尖划过一道油印。她写完自己的名字，把纸推给阿强。

「你也签。」

阿强拿笔。强字写到最后又出格。晓玲看见，嘴角动。

「你名字每次都跑出去。」

「名字也不想困在格里。」阿强说完，把纸往自己这边拖，「别学。」

丽华抬眼。

「明早几点?」

「早。」

「红封我收一半。」

「我路费。」

「我买菜。」丽华把红封拿过去，抽出几张，又把封推回，「剩下你拿。别把全部给窗口吃。」

阿强本来要抢，手伸到一半停住。他看那几张被丽华压在零钱碟下，零钱碟里五角、一元、两元分开摆。她没有多拿，也没有少拿。

红米在黑袋里短短亮起，又被拉链压黑。阿强把红封摸出来，钱边还硬。

丽华问:「你又跟谁说?」

「跟鱼刺。」阿强把鱼肉拨开，「多刺。」

饭后，他拿着三天药下八楼。母亲没有开门，只把门缝开一指。电视声在里面，人声很吵，满屋都在替别人决定。

「药拿了?」母亲问。

「拿了。三天。」

「三天之后呢?」

「下星期三补纸。」

「你明天走?」

阿强手里还拿同住声明。

「走一趟。」

门缝里伸出一只手，瘦，指节粗。阿强把纸和笔递进去。母亲在门后写，写得慢。笔尖磨纸声很轻。写完，她把纸递出来，手没有缩回去。

「钱够不够?」

「够。」

「不要跟人吵。」

阿强看那只手。手背上有旧斑，指甲边黄。门缝里的光压在手背上，皮肤白了一条，边上又黑下去。

「我跟纸吵。」他说。

母亲把手收回去，门合上。纸上母亲名字歪，最后一笔拖得长。阿强把纸夹进证件套，红米贴着黑袋发热。

下楼时，他又经过 D 2027 灯柱。灯光还在，柱底的旧广告被风吹起一角。阿强停住，把红封摸出来，摸到剩下的钱，又摸到同住声明、加价短信、协议副本。

红米亮。

D 2027。

「柱子明早不坐车。」阿强说，「车费我坐。」

那位没有再发。灯柱下水迹慢慢退，只剩一圈鱼腥和药味，混在阿强鞋底。

08 离港前夜与盘串漏珠

夜里十二点，十二楼屋里还亮着小灯。丽华把碗倒扣在水槽边，水滴一滴一滴往下落。晓玲房门半开，书包放在门口，喷雾瓶插在侧袋里，月亮贴朝外。阿强坐在饭桌边，把黑袋里的东西全倒出来。

红米、夜眼表、纽扣镜头、耳机、充电线、协议副本、证件套、红封、八达通、旧盘串。再加一袋三天药的回执复印件，几张小票，鱼档票背那三行字，邹生发来的加价短信，还有老陈写在收据背面的收条。他把短信截了两遍，怕明早邹生说没有。截图存在红米里，又用自己手机拍一遍。两台手机互相照，桌上亮了两块小白。

丽华站在水槽边，没有回头。

「拍这么多，内存够不够?」

「不够也要够。」阿强说，「他们最会说没收到。」

「你别把家里拍进去。」

阿强把纽扣镜头翻过来，镜面朝下。

「翻了。」

夜眼表自己亮，提示：设备需保持开机，跨境前完成电量检查。阿强把表按在桌上。

「还管电。人没电它不管。」

红米亮。

珠。

阿强低头看盘串。旧绳黑，珠子油亮，少了一颗的地方露出绳结。白天跑了太多路，绳结磨到皮，手腕上有一道红印。他把盘串摘下来，放在桌上，缺口朝上。

红米又亮。

缺。

「珠子也要钱。」阿强说，「你看水，我看路费。」

丽华擦手，走过来。她看盘串，又看红米。

「断了?」

「没断，少一颗。」

「以前就少。」

「以前它不说。」

丽华没有问它是谁。她从针线盒里拿出一段黑线，又拿出一颗小白扣。扣子是晓玲旧校服掉下来的，边上有两道针孔。她把扣子推给阿强。

「先顶着。」

阿强拿起扣子。白扣比珠子扁，穿进去肯定难看。

「这不是珠。」

「珠贵。」

「扣子也丑。」

「你也没多好看。」

阿强哼了一声，把黑线穿过扣眼。手粗，线头散，穿了几次没进。丽华伸手要拿，他不让。

「我自己来。」

线头终于穿过扣眼，阿强把白扣绑在缺口上。扣子挤在黑珠中间，白得扎眼，两个扣眼空着。阿强把盘串戴回腕上，转了半圈，白扣正好卡在腕骨内侧。

红米亮。

扣。

「扣子。」阿强说，「别给它升价。」

晓玲从房里出来，头发压弯，手里拿着喷雾。

「明早你送我?」

阿强看她。桌上还有协议、红米、纽扣镜头，几样东西摊开，占了半张饭桌。他把这些往黑袋里扫。

「送到楼下。」

「学校门口呢?」

「你妈送。」

「你去哪里?」

「过关。」

晓玲把喷雾瓶捏在手心，月亮贴被她按得发白。

「回来还要拍记录。」

「你先喷，人先喘完，记录后补。」阿强说，「老师问，就叫他看药房收据。」

晓玲说:「老师看系统。」

「系统眼睛多，脑少。」阿强把药房收据抽出来，折成小方块，「你带这个。别给同学看。」

晓玲接过去，塞进书包夹层。

「你别跟人吵。」

阿强抬头。

「怎么每个人都讲这句?」

「因为你会。」

丽华把黑线剪断，线头落在桌上。她把线头捏起来，丢进垃圾桶。

「会也要挑地方。」她说。

阿强把红米放进黑袋最里层。红米又亮，从袋口露出半句。

水。

阿强把袋口拉上。

「水也不要钱。明天别乱讲酸话。」

丽华把红封剩下的钱递回来，外面又套了一层旧信封。信封上写着水费，水费两个字被划掉。

「路上用。」

「你不是收一半?」

「那是家里一半。」丽华说，「这是你路上一半。别在车站买贵水。」

阿强接过信封，捏了捏厚度。

「水也要比价。」

「你自己也要比价。」丽华把围裙解下来，挂在椅背，「人家多给一点，你不要多卖自己。」

阿强把信封塞进贴身口袋。口袋里已经有红米备用卡、身份证、八达通。他又把同住声明拿出来看。母亲签名、丽华签名、自己签名，三种字挤在一张纸上。母亲字抖，丽华字直，他的字出格。纸背那张有黑点的附页夹在后面，黑点还在。

「这张明天先复印。」丽华说。

「晓玲上学前?」

「我去。」她说，「你赶车。」

阿强没有接话。他把纸放进证件套，证件套还是扣不上。他用黑色橡筋绕了两圈，橡筋一紧，几张票的边都翘出来。鱼档小票露出一点蓝墨，票背的「鳃慢」被折痕切成两半。

红米在袋里震。

勿折。

阿强把票抽出，换到协议副本后面。

「你眼尖。」他说，「票烂了，你也烂一半。」

丽华看他。

「它到底是什么?」

阿强手停住。夜眼表在桌上亮着，纽扣镜头镜面朝下，红米在袋里安静。

「客户。」他说。

「客户会管你盘串?」

「有钱人什么都管。」

丽华把灯调暗一点。屋里黄下来，桌上纸边也软下来。她没再问，只把晓玲书包放到门边，把喷雾侧袋拉链拉好。

八楼电话响。阿强接，母亲那边电视声已经关了。

「明早几点走?」

「早。」

「我不下来了。」

「不用。」

「那珠子，你还戴?」

阿强看手腕。白扣卡在黑珠中间，丑得很明显。

「戴。」

「掉了就掉了，别老摸。」

「不摸手没地方放。」

母亲咳了一声。

「路上吃东西，别省成胃痛。」

阿强把丽华给的旧信封拍了拍。

「有钱。」

「钱有嘴，会跑。」

「我追。」

母亲在电话那边笑了一声，很轻。笑完又咳。阿强等她咳完，电话没有挂。

两边都没有话。最后母亲说:

「到那边，打个电话。」

「到哪边?」

「你过哪边，就哪边。」

「好。」

他挂了电话，把黑袋拉链全部拉上。拉链过到证件套处卡住，拉不动。白扣在手腕内侧也卡，两个卡一起到。阿强把证件套往里按，拉链才过去，齿咬得紧。

夜里一点多，他把鞋摆到门口。鞋底还有鱼鳞干掉的白点，他用旧牙刷刷，刷出一点腥味。丽华把灯关到只剩厨房那盏。晓玲房里没声，喷雾瓶在书包侧袋露出一点白。

阿强背上黑袋，试重量。左肩沉，右肩空。他又把红封换到右袋，平衡一点。

丽华说:「现在走?」

「去楼下等第一班车，省得睡过。」

「你根本睡不着。」

「省电。」

丽华走到门口，没拦。她把一只小胶袋递给他，里面是两个面包，一瓶水，半条鱼尾。

「鱼尾也带?」

「你说便宜。」丽华说。

阿强接过胶袋，水瓶压着面包，鱼尾单独包着锡纸。锡纸角扎手。他把胶袋塞进黑袋外层，塞不下，又挂在手腕上。白扣碰到胶袋提手，响了一声。

出门前，他回头看屋里。饭桌上还有一圈灯，零钱碟在圈边，几枚五角分开摆。丽华站在门内，晓玲房门半开，没有人出来。八楼那边没有声音。

阿强把门带上。

「先欠着。」他说。

他把白扣转到掌心，用指甲刮过两个扣眼。

「回来买木珠，记你账上。」

他下楼。楼道灯坏了一半，转角暗，松地砖被他踩响。到楼下时，D 2027 灯柱没亮。灯罩黑着，柱身的白字只剩一个影。阿强站在柱下，摸到旧信封、证件套、红米、盘串白扣，又摸到那半条鱼尾。

第一班小巴还没来。街口有清洁车慢慢过去，刷子刮地，水声很大。D 2027 没亮，水里也没有倒影。阿强回头看楼。十二楼有一格灯灭了，八楼没有灯。

他把黑袋往肩上顶正，站到站牌下。

红米没有亮。夜眼表贴着腕骨，白扣在盘串里硌着皮。阿强把手收进袖口，没有再摸。

第二章　深圳

09 罗湖红卡

第一班小巴到站时，天还没有亮透。阿强在站牌下站得脚底发硬，白扣在盘串里硌着腕骨，鱼尾那只胶袋挂在另一边，锡纸角顶着手背。车门一开，冷气从里面冲出来，他先看车头价钱牌，再摸右袋旧信封。

司机说：「上不上?」

「上。」阿强把黑袋往胸前一抱，「你这边到站不加钱吧?」

司机没有答，只把投币箱拍响。阿强投钱，硬币落下去，声音很短。他坐到后排，黑袋压在膝上，红米贴着证件套，夜眼表贴着腕骨。车开动时，鱼尾在胶袋里撞到水瓶，锡纸响。

到罗湖时，人已经多。闸机前一排托盘，灰色，边上有旧刮痕。有人把手机、钥匙、充电宝放进去；有人把箱子推到扫描口，轮子在地砖上卡。阿强把回乡证、红米、夜眼表、纽扣镜头和充电线一件件摆进托盘，摆完又把红米拿回来。

「这个不能离手。」他说。

穿深色制服的工作人员抬头。

「设备放托盘。」

「这是老板的。」

「设备放托盘。」

阿强看托盘底那几道黑痕，又看红米屏幕裂纹。后面的人催。他把红米放下，用手掌压住托盘边。

「划花算谁?」

工作人员指旁边一块小牌：贵重物品自行保管。

「自行保管还叫我放?」阿强把红米翻个面，屏幕朝上，「它自己保管自己。」

托盘进了扫描口。阿强跟着走两步，眼睛盯着那条黑口。黑口里面有一条蓝光，蓝光扫过红米，又扫过夜眼表。红米出来时，黄贴纸翘得更高，边角粘了一点灰。阿强马上按住。

「你看，灰都要我擦。」他说。

没人理他。

他过闸，证件读得快，绿灯一亮，脚已经踩到深圳那边。刚要把回乡证塞回证件套，一个挂红卡的巡检员伸手拦住他。

「先生，衣领上是什么?」

阿强低头，纽扣镜头还夹在领口。

「扣子。」

「拍摄设备?」

「扣子里面有点东西。」阿强马上补，「不是直播，不卖货，不拍你脸。我受雇替一个老人看路。老人腿不好，眼睛也不好。你们要是罚，先写清楚，罚谁，罚多少，扣东西还是扣人。」

巡检员看他，又看他手上的红米。

「采集设备有备案吗?」

「采什么?」阿强声音抬起来，「我昨天采鱼鳃，今天采我自己脚皮?」

红米在掌心震。阿强手一紧，巡检员眼睛落到屏幕。阿强只好把屏幕偏向自己。

非商用远程看护。

阿强盯着那七个字。字不大，落在裂纹下方。他看完，没有念。

巡检员说:「跟我到问询台。」

「我加点钱，快点行不行?」阿强把红封边摸出来，又塞回去，「不是贿赂，收据你开。我车票、住宿都压着，晚了要多扣。」

巡检员把红卡翻给他看。卡背贴着一行小字：设备问询不设加急。

「这里不收加急费。」

「你们深圳连快都不卖?」

「先说用途。」

「用途就是看。」

「看不是用途。」

阿强被这句堵住。他低头去摸旧信封，红封边还在裤袋里。证件套口被红卡顶开，鱼档票背露出「鳃慢」，药房白联露出「临时供应」，综援回执露出半个红章。巡检员不看那些，只用红卡角点问询台上的用途栏。

红米又亮。

非商用远程看护。

阿强把红米按黑，往前走了两步。巡检员站着没动。阿强走到问询台前，又停，回头。

「非商用远程看护。」他把字照念出来，念得慢，「我替老人看路，不直播，不卖，不取证。这个说法值多少钱?」

巡检员把他带到右侧一张窄桌。桌上有一本问询簿，一支黑笔，一台小打印机。打印机吐纸口边有一圈灰。巡检员让他把设备摆开。

「红米，夜眼表，纽扣镜头，耳机。还有什么?」

「还有鱼尾。」阿强把胶袋往后藏，「吃的，不看路。」

巡检员把问询簿翻到下一页。

桌边地上画了两只红脚印，红漆掉了几块，鞋印边上全是黑灰。巡检员让他站进去。阿强一只脚踩得正，另一只脚怎么放都压线。

「还要照我?」

「设备与使用人同框留存。」

「我拍别人不行，你拍我就行?」

巡检员把小相机举起来。

「问询记录。」

阿强把证件套往胸口收，红卡、协议、鱼档票背、药房白联全挤在透明皮里，皮口张着。他站直，领口纽扣镜头正对小相机。闪光灯亮时，他眼皮被白光刺得发紧。旁边一只小屏幕上，自己的脸、红米、夜眼表和红脚印全被框在一个灰边里。

「这张也给我。」阿强说。

「窗口可查。」

「可查就是不给。」阿强把肩往前顶了半寸，又被巡检员用红卡挡回去。他咬住嘴角，没再顶。后面队伍里有人拉箱，箱轮压过地砖缝，咯噔咯噔往前催。

「设备来源?」

「香港湾仔一个公司给的。」阿强把夜眼协议副本抽出半截，又不肯全给，「这张是副本，别收走。」

巡检员翻协议，看见邹生的章，又看加价短信。阿强把短信页面打开，手指挡住金额，只露出任务说明。巡检员让他放开手指。

「金额也要看?」

「确认服务性质。」

「你们确认服务性质还要确认我穷不穷?」

巡检员把问询簿往他面前推。簿子上已经夹着一张小表，表头写临时设备问询，下面有几栏：设备名称、使用人、用途、是否涉及他人画面、责任承诺。

阿强看见「责任」两个字，笔就没拿。

「又承诺。我承诺不拍人，人自己走到我前面怎么办?」

「按实际使用填写。」

「实际就是我走路，路上有活人。」阿强把笔拿起来，先落到「否」字旁边，笔尖没碰纸，又移开，「你们这里写错一个字，是不是明天又要重来?」

红米亮。

勿取其面。

「讲得轻巧。」阿强把「尽量避开人面」六个字写进空栏。巡检员看了，把表推回。

「选项。」

选项只有「否」和「可能涉及」。阿强的笔在两个方框上方停着，最后勾了「可能涉及」。勾完那一笔，他把表往回一推。

「可能两个字最会害人。以后你们说可能，我就一定要赔。」

巡检员没接，把问询记录打印出来。纸窄，热，第一行写着设备问询，第二行写着非商用远程看护待备案。阿强看见「待备案」三个字，马上按住纸。

「待到什么时候?」

「去登记窗口。」

「我已经待了。」

「登记完才可以继续使用。」

巡检员把一张红卡递给他，卡上有窗口号、日期和编号。阿强接过，先看编号，又看有没有章。没有章，只有机打黑字。他翻到背面，背面空。

「没有章，谁认?」

巡检员说:「窗口认。」

「窗口会不会说你没说过?」

巡检员拿笔在红卡背后写了一个工号尾数。阿强这才把红卡塞进证件套最外层。红卡太硬，证件套口又张开。

他走向登记窗口。走了几步，红米又热。

门有小字。

阿强低声说:「小字归你。加钱没用，嘴也没用。现在你最好有字。」

10 用途 / 非商用

登记窗口在口岸大厅右侧。铁栏拐了三道弯，尽头一块白板写着设备登记，先取表。白板边上挂着几支塑料笔，笔帽全没了，笔身用绳拴在桌脚。

阿强拿表。纸薄，风一吹边就卷。他用黑袋压住表角，先看有没有收费栏。没有。再看有没有赔偿栏，也没有。只有设备名、设备编号、用途、使用人、服务对象、风险提示。

「没收费栏才最贵。」他低声说。

前面一个年轻女人拿着运动相机，窗口问她用途，她说旅游记录，窗口盖得很快。一个男人拿云台，说直播带货，窗口让他到另一边。轮到阿强时，他把红米、夜眼表、纽扣镜头全推过去。

窗口里的工作人员看红卡。

「用途。」

「看。」

「看不是用途。」

「看都不算用途，那眼睛算什么?」

工作人员把表推回来，用笔点那一栏。

「选项里填。」

选项有五个：直播、商业采样、商业取证、巡检、其他。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，印在折痕里，写着非商用远程看护另填说明。

阿强看见那行字，舌尖顶住后槽牙。红米刚才不亮，现在那行小字已经被窗口的笔尖点住。他嘴上却问：

「非商用是不是不用钱?」

工作人员说:「先填用途。」

「我问不用钱，是因为商用听着要钱。」阿强把笔拿起来,「老人给我工钱，算不算商用?」

窗口停了手。

「你收服务费?」

阿强手里的笔也停住。邹生短信、老陈红封、刚才那句不用钱，全压到表角。问钱问顺了，到这里反把自己问住。

红米亮。

代老人。

阿强把屏幕按在掌心。

「我代老人看。」他说,「他给我走路钱。你别一听钱就写卖货。」

「服务对象姓名?」

「陈。」阿强说完，又补,「陈先生。」

「全名。」

阿强嘴张开。那位没有给全名。邹生协议里只有客户编号，老陈纸条也没有全名。香港那些纸有母亲名、他名、晓玲学校名，偏偏这个要看的老人没有名字。

工作人员把表收回一点。

「服务对象不清，不能登记远程看护。」

「他老人家不方便写全名。」阿强声音上来，「你们怕我拍人脸，我说不拍；你们怕我卖货，我说不卖；现在老人不写全名也不行。老人腿不好，还要名字好?」

后面有人啧声。

红米亮。

客户编号。

阿强马上翻协议副本。补充页右下角有一个客户编号，字很小，贴在邹生章旁边。他把协议推给窗口。

「这里。有编号。湾仔公司给的。名字他们收着，你们要问就问邹生。」

「代老人远程看护，非商用。」工作人员把表推回，「服务对象可写客户编号。使用人签名。设备编号填完整。」

表背还有一栏关系说明，亲属、雇佣、代办、其他四个小方框排在一起。阿强先看见雇佣，笔已经点到框边。工作人员把表抽回去。

「雇佣按商用材料补。」

「我不写雇佣，邹生不给钱怎么办?」

「这里登记用途。」

「用途不管钱，钱又管我。」阿强把笔悬在表上，笔尖漏出一粒黑墨，正要落到雇佣框里。

红米亮。

代办格。

阿强把笔挪到代办。方框太小，他勾出去半边。

工作人员说:「出格重填。」

「格子小还怪人手大。」

第三张表被推出来。阿强把旧表压在黑袋下，怕风吹走。三张薄纸在柜台上贴着，香港带来的药房白联从证件套里滑出一点，白纸边贴到深圳表格边上，两个章互相挤着。

「完整在哪里?」

工作人员把红米背后的黄贴纸翻出来。旧黄贴纸被扫描口蹭灰，新的贴纸还没发。红米壳边贴着一个序列号，偏被黄贴纸遮了两位。

「你这个贴纸挡住编号。」

「你们叫我贴的。」

「香港贴的。」

「都是贴。」阿强用指甲去掀黄贴纸，胶粘得紧，掀起一点，下面号码露出半个，又被胶丝拉住。他不敢再撕，怕撕坏算他赔。

工作人员说:「看不全，不能录。」

「那你帮我撕。」

「个人设备自行处理。」

「自行最会害人。」阿强把红米翻来翻去，「我撕坏了算我，你不录也算我。那你坐里面算什么?」

窗口里的工作人员叫主管。主管是个戴眼镜的男人，手里拿一卷新黄贴纸。他看了红米，又看夜眼表。

「旧贴纸不能遮编号。先拍照存档，再换贴。」

「拍照存档谁存?」阿强问，「我也要一张。」

主管看他。

「登记条会写。」

「写不写旧贴纸遮了编号？写不写你们换的？明天说我自己撕，我找谁?」

主管把登记条草稿拿出来，在备注栏写：原黄贴遮挡编号，窗口换贴。阿强盯着那几个字，才把红米递过去。

旧贴被撕下时，胶带把手机壳带出一片浅痕。阿强伸手要那片旧贴。

「旧的也给我。」

「废贴。」

「废也有用。」阿强说，「香港来的东西，到深圳一撕就没，我回去怎么讲?」

主管把旧贴贴到登记条背面，胶面沾了灰，边角翘起。新黄贴纸贴上去，编号完整露出来，旁边有日期。阿强用拇指按平，按完手上有胶。

表填到用途栏时，他照窗口说的写：代客户编号 C-17 远程看护，非商用。写到「非」字，笔头没墨。他甩笔，墨点甩到表边。工作人员看了墨点。

「不要涂改。」

「这是笔吐的，不是我吐的。」

工作人员换笔，重新给表。阿强又填一遍。第二张表更薄，手汗一沾，纸面发软。他签名时，强字又出格。窗口把登记条打出来，另让他在用途栏旁边补签一次。用途确认那行写着：代客户编号 C-17 远程看护 / 非商用；使用人签名：黄家强。强字的最后一横压到斜线边。

窗口把章盖在用途栏旁边。

「有效期三日。涉及他人隐私，自行承担。」

阿强按住登记条。

「又自行承担。你给我贴纸，你登记，你盖章，最后自行承担?」

「这是提示。」

「提示最会躲钱。」

「三日从几时起?」阿强问，「从红卡拦我，还是从你盖章？我明天去广州，广州认不认你这张?」

「本口岸登记。」

「本口岸之外呢?」

工作人员指着柜台下贴着的黄色小票样张。

「随身携带。用途不变可说明。」

「说明又是我说。」阿强隔着胶片看样张，上面热敏字淡，手指一压就白了一块，「字这么浅，三日没到先褪了。」

「浅了你们又叫我重打?」阿强说，「我不是不给你们省纸，纸浅了回去邹生不认。」

主管把登记条推出来，另给两张黄色小票。小票上写设备编号、用途、有效期、窗口号。阿强把两张都拍了照，又问：

「这个能不能塑封?」

「外面文具店。」

「你们纸这么薄，还叫人自己塑。」阿强把登记条塞进证件套，黄贴纸小票夹在夜眼协议后面，「行，塑封钱也算路费。」

红米亮。

字在纸。

「字在纸，我名字也在纸。」阿强低声说，「以后出事先找我。你别光看。」

走出登记窗口，红卡巡检员远远看他。阿强把登记条抬起来。巡检员点头，放他过去。大厅门外热气扑上来，深圳那边的路面发白，公交站牌底下有一滩水。阿强站在水边，先摸红卡，再摸黄贴纸小票。新贴纸在红米背后硬硬一块，贴得比旧的正，手指绕不过去。

11 薄墙热粥

旅社在福田一条支路里。楼下卖手机壳，门口一排透明壳挂在铁丝上，风吹时互相碰，声音脆。楼上住宿，窄楼梯口贴着手写牌：押金二百，退房查房，条丢不退。

阿强一进门就指牌。

「条丢不退，那条你给硬一点。纸软，汗一湿就烂。」

前台姑娘拿出一本收据，撕下一张，纸比备案表还薄。

「就这种。」

「那写大点。」阿强把钱递过去，眼睛盯着她笔尖，「二百块不是水。几点退？超过几点扣？毛巾旧了算谁的？电视本来坏的算不算我？你这里有没有查房单？」

姑娘抬头。

「住不住？」

「住。问清楚才住。」

她在押金条上写房号、金额、退房时间，又盖了一个蓝章。章印只出半圈。阿强把押金条拿近。

「半个章，退钱退半个？」

姑娘把章又盖一遍。这回章压到日期上，蓝成一团。阿强没有再争，把押金条塞进房卡套，又把套翻过来看。背面空白，只有一块胶痕。

房间在五楼，没有电梯。楼梯窄，墙皮鼓起，手扶过的地方发黑。阿强爬到三楼时脚后跟疼，到五楼时腰也紧。他开门，里面一张床、一只小桌、一台旧空调。墙薄，隔壁电话声从插座边漏过来。

「差一单扣全天。我跑了，系统派到南山，我人在福田。你叫我飞过去？申诉？申诉页面转到没电也没人接。」

男人声音哑，说完咳。随后一个派单提示音响，短，尖。男人没接，提示音又响。

阿强把黑袋放到床上，手还按着押金条。

红米亮。

墙皮。

「墙皮旧，不挡押金。」阿强说。

红米又亮。

房卡套。

阿强翻房卡套。押金条还在，边角已经被汗泡软。他把条抽出来，压在桌上，拿水瓶压住。鱼尾那只锡纸包也放到桌上，热气没有了，只剩腥。

他下楼买粥。楼下小店亮着白灯，粥锅在门口，锅边有米汤结成一圈。老板娘问他要不要加蛋。红米在黑袋里亮。

别省饭。

「白也八块。」阿强把屏按黑，先问价。

「白粥几钱？加蛋几钱？鱼片几钱?」

「白粥八块。」

「八块粥有没有米?」

老板娘把勺子插进锅里，搅出一勺给他看。米粒不多，水多。

「你看。」

「看了也不饱。」阿强说，「白粥一碗，不加蛋。盐另收不收?」

老板娘把粥装进纸碗，给一包榨菜。榨菜袋边有油。他提着粥回房，粥烫，袋子勒手。进门时，隔壁男人又在电话里说话。

「我妈复查明天，今天少一单，明天账号红。账号红了，我连医院都去不了。」

阿强把粥放桌上，纸碗烫出一个湿圈。红米被他放在碗边，屏幕朝上。夜眼表、黄贴纸小票、押金条、鱼尾锡纸都在小桌上，桌子太小，东西互相压。阿强拿勺子搅粥，搅到碗底，米粒少得可怜。

隔壁派单声又响。男人骂了一句，门开了。阿强也开门。走廊窄，两人碰到一起。男人穿外卖背心，背心反光条裂开，手里拿头盔。

「吵到你?」男人问。

「墙太薄。」阿强说，「不是你厚。」

男人笑不出来，低头看手机。

「差一单扣全天。」

「你们这里饭也按屏算?」

「什么都按屏。」男人说，「屏不响，腿白跑；屏一响，人就不是人。」

阿强看他头盔上的贴纸，贴纸边翘，和红米背后黄贴纸差不多。

「你申诉有没有章?」

男人抬头。

「章?」

「没章就是白讲。」阿强把自己的黄贴纸小票拍了拍，「今天我贴一张纸，跑了两道窗口。你申诉要不要小票?」

男人把手机给他看。屏幕上是申诉页，理由栏下面有上传凭证。男人手指点进去，页面转。

「要凭证。」男人说，「可是平台派错路，凭证在哪里?」

红米在屋里亮。阿强回头，看见屏幕只有两个字:

路单。

阿强把碗端到门口，粥热，烫得他指尖发红。

「你有没有接单截图?」

男人说:「有。」

阿强把碗放到门框边，用碗底压住自己的黄贴纸小票，指男人手机上的两格。

「这个放上面。医院那个别露全名。要票。」

男人看他。

「你做平台?」

阿强把黄贴纸小票拍了拍。

「没纸它就当你没腿。」

男人低头翻截图。阿强退回房间，把门留一条缝。隔壁过了很久没有派单声，只听见男人在走廊里按手机，指甲敲屏。

男人又敲门时，阿强半碗粥还没吃完。

「医院预约图在哪里传?」男人把手机递过来，「它只给两格。」

阿强把勺子搁到碗沿，碗沿沾着一圈米汤。他接过手机，先问:

「你妈名字露出来，怕不怕?」

男人手往回缩。

「不传就扣。」

「传也可能扣。」阿强说，「但你要把它弄成一张。你写妈病，它不认。写时间、位置、预约。」

红米在桌上亮。

单据。

阿强把手机还回去。

「你去楼下复印店问，有没有拼图打印。要票，别让他口头收。」

男人看着他。

「你收不收钱?」

「收你半碗粥都亏。」阿强把门推窄，桌上那碗粥已经结皮。

门缝合上，隔壁的脚步又下楼。平台提示音短短钻出来，没接上第二遍。

半个钟头后，男人拿着一张 A4 纸回来，纸在走廊灯下发白。上面三块图拼在一起：派单时间、定位红点、医院预约短信。底下还有复印店的小票，三块钱，章盖得歪。

「这样行不行?」

阿强把纸接过，先看有没有名字。名字被男人用黑笔涂住，只剩一个姓。阿强把纸翻到背面，背面空。

「复一张给自己留。」阿强说。

「钱不够。」

阿强看着那张三块钱小票，摸出两枚一块钱，又摸出一枚五角，最后把五角放回去。

「我出两块，你自己出一块。别讲是我好心，讲你自己补材料。」

男人下楼又上来，多带一张复印件。第二张纸边被裁歪，派单时间缺了半个数字。阿强拿那张歪的。

「这张没用，给我垫碗。」

男人要说话，平台提示音又响。他把头盔夹在腋下，拿着正的那张往楼梯跑。阿强关门，把歪纸夹进押金条后面。纸角露出「申诉凭证」四个字。

丽华发来短信。

到未?

阿强拍了一张粥，照片里白粥太白，鱼尾还没放进去。他删掉，改回两个字：

到了。

丽华回：

好。

一个字停在屏幕上。阿强把手机放到桌边，粥凉了一点。他把鱼尾锡纸打开，鱼肉已经干，贴着骨头。他把鱼尾放进粥里，搅了两圈。鱼腥升起来，红米贴着碗边发热。

他又打了半行：晓玲喷雾问学校能不能迟两日。打到「迟」字，隔壁男人在楼梯口喊复印店关门未，声音从薄墙里撞回来。阿强把那半行删掉。丽华那个「好」还在上面，单薄得很。

红米亮。

墙皮旧。

「墙皮旧也收押金。」阿强说，「你看旧，我看退房。」

夜里，外卖男人回来，脚步拖。隔壁门开，塑料袋落地。墙那边有人喝水，瓶子捏出响声。阿强把押金条从房卡套里抽出来，又放回去。他把黄贴纸小票、红卡问询记录、登记条和那张歪掉的申诉凭证夹在一起，拿橡筋绕住。橡筋勒过纸边，几张票都翘。

12 黄贴纸回头路

第二天早上，阿强背包下楼退房。前台姑娘查房还没下来，他就站在柜台前，把押金条、房卡、毛巾照片都摆好。

「你看，毛巾本来就黄。电视我没开。墙皮掉不是我咬的。押金二百，退全。」

姑娘拿对讲机催查房。阿强等得脚底发麻，隔壁外卖男人从楼梯下来，头盔挂在手上，眼底发黑。他看见阿强，举了举手机。

「申诉收了。」

「钱退未?」

「还没。」

「那就是纸先进去，钱还在外面。」阿强说。

前台退了押金。阿强数完才走。出门时，他把红米拿出来看黄贴纸。新贴纸边角翘起，编号第七格被胶泡压住。昨天窗口说有效期三日，今天第二位数字已经被灰盖掉。

红米亮。

第七格。

阿强把手机举到眼前。

「你最好第七格有钱。」

他用指甲按贴纸边，胶泡没有下去，反而把第七格挤出一道白线。他指甲已经掀到贴纸边，又收回来。昨天主管写过「窗口换贴」，今天如果他自己撕坏，就成了他的问题。

他回口岸备案窗口。队伍比昨天短，但仍要取号。取号机吐出一张小票，上面写 B 063。阿强拿着票去窗口。

「贴纸歪了。」

工作人员看红米。

「还能看。」

「第七格看不清。」

「系统里有记录。」

「系统在你里面。」阿强把登记条拍出来，「贴纸在我外面。外面不清，出了事找我。」

工作人员说：「补贴纸要重新取表。」

阿强举起手里的号纸。

「我已经取号。」

「取表。」

「你们每一个东西都要另取。」阿强把黑袋放到柜台上，「昨天贴歪也算我错?」

「贴纸出门自理。」

「出门才发现，门也是你们的。」

后面有人笑出气音。阿强回头，那人马上低头看手机。工作人员把一张补贴申请表推出来。

「填设备编号、原贴编号、补贴原因。」

「原因写你们昨天贴歪。」

工作人员看他。

「写贴纸破损。」

「破损是谁破?」

「先生，按事实填写。」

阿强拿笔，在原因栏写：第七格胶泡挡字。写完不够解气，又在后面写：昨日窗口换贴。工作人员看见，让他划掉后半句。

「不能加说明。」

「不让说明，又叫原因。」阿强按住表，「你这里人话少得很。」

红米亮。

旧贴背。

阿强马上翻证件套。昨天旧黄贴被贴在登记条背面，胶面沾灰，边角翘着。他把登记条翻给窗口。

「旧贴在这里。昨天你们换过。今天补，也写在背面。」

工作人员把主管叫来。还是昨天那个戴眼镜的男人。他看见阿强，脸上没表情。

「又是你?」

「不是我，是你贴纸。」阿强说，「你昨天写过原贴遮编号。今天第七格胶泡挡字。你补一个，写清楚。」

主管拿过红米，看第七格。那里确实有一道白线。主管把新贴纸拿出来，又拿打印机打一张补贴小票。小票很窄，写着补贴一次，原编号、现编号，原因：胶泡挡字。

阿强盯住那行原因。

「这回有钱没有?」

「免费。」

「免费也耗我半日。」

「你可以不补。」

「不补明天你说看不清。」阿强把红米按在柜台上，「补。」

主管撕旧贴时，胶带响得短。阿强把旧贴也要回来。

「还要?」

「要。旧的不给，我回去讲不清。新的贴上去，旧的也要跟着。」

主管把旧贴贴到补贴小票背面。新贴纸贴正了，编号第七格完整露出来。阿强用拇指按，按三遍才松手。补贴小票、登记条、红卡和押金条又厚了一叠。

他赶到车站，原来那班去广州的车已经检票完。窗口里的人把票推回来。

「改下一班，补五元。」

「贴纸耽误的。」

「车不管贴纸。」

阿强把五块钱拍过去。

「有小票。」

窗口撕出一张补差票，票纸比补贴小票宽一点，边上有红线。阿强看见红线，脸皮绷住。

「红的都费钱。」

他把补差票也塞进证件套。证件套已经鼓得合不上，拉链牙卡住香港同住声明的角。他用拇指把那角推回去，推了两回才合上。

他走出口岸大厅，外面太阳已经亮。路边公交站的人换了一批，昨天那滩水干了，只留一个灰圈。阿强把红米放回黑袋，黑袋比昨天更硬。白扣在盘串里顶住腕骨。他把手缩进袖口，往公交站走。

红米亮。

票边。

「行什么行。」阿强说，「深圳一张贴纸走两次。你下回要是再看第七格，先问有没有椅子。」

公交车进站，车门开，热气从车底翻出来。阿强上车前，把补贴小票塞进证件套最外层。小票边角翘着，正好顶住香港那张同住声明。

第三章　广州

13 假线

去广州的车开出深圳时，补差票还在证件套最外层。票边红，顶着同住声明的角。阿强把证件套塞进黑袋，黑袋已经鼓得不听话，拉链到中段就卡。红米贴在黑袋里，背后那块黄贴纸刚补正，摸上去硬，硬得烦。

车过虎门，红米先热。屏幕亮着，暗下去，又亮。阿强把手机拿出来，用手背贴住机壳。

「你别在车上死。」他说，「死了邹生说我摔，深圳说我撕贴，广州还没到，谁赔?」

屏幕亮。

接口。

「接口也要钱。」阿强把手机翻到充电口，那里有一圈黑，旧灰嵌在壳缝里。他把充电线插进去，线头晃，屏幕又暗。

黑袋里有深圳红卡、问询记录、用途确认条、旧黄贴和二次补贴小票。几张纸把证件套撑鼓，碰到红米背壳。阿强用补差票垫住手机，还是热。

到广州，天阴。出站口人多，行李箱从脚边滚过，广告牌上写手机快修、换屏、解锁、资料恢复。阿强先看价目，最便宜的字最大。岗顶电子城四个字在一排灯箱里亮着，灯箱边有灰，贴着旧胶。

电子城里面热。玻璃柜一排贴一排，旧屏、旧壳、线头、手机膜、焊枪嘴都挤在白灯下。每家柜台都写原装、快修、立等可取。阿强站在入口，先摸钱，再摸红米。

「你最好看准。」他低声说，「这里每盏灯都要钱。」

红米亮。

岗顶三排。

「你还挑铺?」阿强抬头数。第一排卖膜，第二排卖壳，第三排里面有家旧柜，招牌左边掉了半个字，只剩手机维。柜上摆着几卷线，包装发黄。

老板是个瘦男人，头发贴着头皮，手上戴一只黑胶指套。他没问好，只把红米拿过去按电源。

「充不进。」

「我自己会看。」阿强说，「开价。」

老板从抽屉里抽出一根白线。

「五十。」

「五十?」阿强把线头拿起来，转到灯下，「网上二十，包邮还送贴膜。」

「网上修你手机?」

「网上起码不拿假线当原线。」阿强把白线凑到红米充电口，线头松，插进去摇。老板伸手要拿回。

红米震。

接口少圈。

阿强把手机扣住，盯线头那圈金属。金属边少一圈亮口，胶皮也软。

「这线少圈还多三十。」阿强把线推回去，「你当我香港人没见过线?」

老板笑。

「你懂还问?」

「我不懂线，我懂钱。」阿强把深圳黄贴纸露出来，「这机子办过备案。坏了要赔。你拿水线给我，赔算谁?」

老板的眼睛落在黄贴纸上。

「贴黄纸的另算。」

「另算什么?」

「风险费。」

阿强刚要砍，嘴停在牙边。深圳才出一张补贴小票，到广州又来一个风险费。他把红米放到玻璃柜上，黄贴纸朝上。

「我买线，你收风险?」

「这种设备不清楚用途。」老板说，「写清楚要钱。不写便宜。」

「不写出了事你说没卖过。」

老板把白线收回，又从柜底拿出另一卷线。外包装旧，背面印着一个旧兔标，塑料发黄，边上还有价签残胶。

红米亮。

兔在。

阿强看那只兔，又看老板。

「这卷。」

「展示。」

「展示也要吃饭。」阿强把旧包装拿到手里，「多少?」

「一百八。」

「刚才五十。」

「刚才那根不是这个。」

「你一张嘴三根线。」阿强把包装背面翻给老板，「旧标，旧胶，盒角还破。一百。」

老板把包装抽回去。

「那你去别家。」

阿强没有走。他把深圳红卡从证件套里抽出来，压在柜台边。

「别家我会去。先拍这根线和你柜台。邹生问我为什么坏在广州，我就说岗顶三排这家先拿假线，再收风险费。」

老板伸手挡。

「不准拍。」

「不准拍就写小票。」

「小票另算。」

「又另算。」阿强笑出干声，「你们广州卖线卖到会生仔。」

老板把旧包装往柜台里推。阿强手快，先按住包装角。包装角湿过，纸壳软，兔标旁边有一道旧折痕。柜台白灯把那道折痕照得很硬，旁边还有一张褪色价签，写着 68，数字被指甲刮掉半边。

「这里写六十八。」阿强说。

「旧价。」

「价旧，线也旧。怎么到我手上就一百八?」

老板把价签用手掌盖住。

「库存少。」

「库存少不等于我多给。」阿强把红米往柜台上一放，黄贴纸正对着老板，「你看见这张黄纸就讲风险。你看见旧价就讲旧价不算。眼睛挺会挑。」

旁边买膜的年轻人转头。老板把包装抽回去，把旧价签撕下来，撕到半截断了，残胶还在壳上。阿强伸手要那半片价签。

「废纸。」

「废纸也是价。」阿强说，「不给我就拍柜台。」

老板把半片价签扔出来。价签沾着胶，粘在阿强指肚上。他把它贴到旧包装背面，贴得歪，兔标的耳朵被压住半边。

阿强把红米举起来，先拍旧价签，再拍旧包装，再拍柜台上的价牌。镜头一挪，老板的黑胶指套又压进画面，指套边上沾着一条白灰。老板伸手，把价牌往柜台里推。

「拍价牌干什么?」

「价牌写原装，盒子写旧码，手又挡着。」阿强把屏幕转给他看，「三样在一处，话少点。」

老板把手收回去，脸却更冷。

「拍了不保。」

「不保写在票上。」阿强说，「别用嘴保，用纸不保。」

后面有人来买手机膜。老板把那人打发到旁边，压低声音。

「一百五，不写来源，不开发票，不保。」

「一百二，写线头型号，旧包装给我。」

「一百六。包装不给。」

红米亮。

旧盒有码。

阿强把包装拿近，背面底角有一串压印，灰里露着 GZ-3R17-旧。字浅，手指摸得到。

「盒也要给。」阿强说，「码在盒上。你不给盒，我拿什么回去讲?」

老板把旧包装拍在柜台上。

「一百五。风险另二十。」

「风险还单独站出来?」阿强把钱抽出来，两张五十，一张二十，两张十，先摆成一排，「一百四。风险你自己吃。假线我没要，真线我买，盒我带，给我拍接口。」

老板盯着钱，指甲敲柜面。过了会，他把旧线拆出来，插进红米。屏幕亮，稳了几秒。那位没字。阿强盯着屏，等到屏幕没暗，才把钱推过去。

「接口照。」他说。

老板不耐烦，拿起自己的手机，对着新线头和红米接口拍了一张。阿强伸手。

「发我。」

「加五块。」

「照片也要风险?」

「传图费。」

阿强把一枚硬币推过去。

「只有这个。你不传，我现在拍你脸。」

老板把图发给他，嘴里骂了一句。照片里线头在前，红米在后，老板的黑胶指套压着包装边，半张脸被玻璃反光截住。阿强把图存进红米，又把旧包装压平，把半片价签也压进去，塞进黑袋侧层。

他又把那根假线拿到手里，线头朝上。

「这根也拍。」

「你不买拍什么?」

「拍我没买错。」阿强把假线线头拍下来，又拍柜台价牌。价牌上原装两个字被胶带压住，快修两个字亮得很。老板伸手挡镜头，手背也进了画面。

「你这个人麻烦。」

「麻烦另算?」阿强把红米收回，「你列出来。」

老板把假线收进抽屉。抽屉关上，旧线头在缝里露出一点白。阿强看着那点白，没再要。风险费没全省，假线也没买；他站在柜前，钱少了一叠，手里多了一卷旧盒、一片价签、两张接口图。

走出三排时，红米热气没退。屏上只有两个字：

少圈。

「少圈你早讲，我就少给二十。」阿强说，「现在少的是我钱。」

14 维修小票

旧线让红米撑过半条街。到天桥下，屏幕又黑。阿强站在扶手边，车声从下面滚过，雨还没落，只把天压低。充电口那圈黑灰在新线头旁边更明显。他用指甲刮，刮不动。

红米亮。

线根。

「线根又是什么根?」阿强把手机拿到耳边，不通话，也没人听，「你讲树我还懂，讲根又要钱。」

他回到三排，老板看见他，把抽屉先关。

「线没问题。」

「线没问题，根有问题。」阿强把红米推过去，「你拆。」

「拆机另算。」

「你刚才收风险，现在风险出来了。」阿强把旧包装拍在柜台上，「你收的风险要开工。」

老板拿起红米，按了几次，屏幕亮了又暗。他把手机翻到背面，黄贴纸正压在编号旁边，深圳补贴小票的边从证件套里露出来。

「这种机不好拆。」

「好拆你还收钱?」

老板没接，把红米拿到里头维修桌。维修桌铺着一块灰布，布上有锡点、旧胶、断螺丝和半卷黑胶布。台灯照下来，手机壳里的灰全露出来。

老板拧开螺丝，螺丝小，滚到布边。阿强马上伸手拦住。

「掉了算谁?」

老板把螺丝捡回来，放到磁片上。

「接口坏。排线也老。防尘网要换。整套三百八。」

「三百八?」阿强把塑料凳往前拖，「你这价按嘴跳？刚才五十，一百八，一百四，现在三百八。你这张嘴比电梯还勤。」

老板说:「拆开才见数。」

「拆开就涨价，合上是不是退钱?」

老板把排线夹起来。

红米屏幕亮着，镜头对着维修桌。那位的字慢慢出来。

排线无碍。

阿强盯住那四个字，没让老板看屏。

「排线不换。」他说，「接口，防尘网。两项。」

老板抬头。

「你朋友懂?」

「他不懂钱，懂线。」阿强把证件套里的深圳用途确认条抽出来，压在维修桌边，「我这机器一路都有纸。你要换哪项，写哪项。」

老板把排线放回去。

「两项二百六。」

「二百。」

「二百四。不写编号。」

「写编号。」

「写编号另二十。不问来源另二十。不开票另省五十。你要哪种?」

老板把三种价写在废纸背面：不写二百二，写编号二百四，开票三百。字写得快，二百四那行压得最重。阿强把废纸拿过，对着红米拍照。

「价也要拍?」

「价会走。」阿强说，「刚才从五十走到三百八，腿比我还快。」

老板把废纸抽回来，揉成团。

「作废。」

「作废也有影。」阿强把手机屏幕收起来，「你写编号二百四，票不许再涨。」

外头雨压得更低。丽华发来消息，只有一句：

药喷雾证明，今天要交。

阿强没回。他把消息往上划掉，红米背后那块黄贴纸露出来，黄得发硬。老板看见那黄，废纸团在手里捏了两下。

「这种贴纸机，票写清楚后面找不到人。」

「找不到人也找到钱。」阿强说，「你把人写在纸上，钱才走。」

阿强把手按在红米旁边，手背贴到台灯热。那位在屏幕里又亮。

火小。

阿强看焊枪尖。老板刚开火，锡还没化，手已经往接口上压。

「火不够。」阿强说。

老板脸沉。

「你来修。」

「我不修。我付钱看你修。」阿强往后靠，「火不够，焊点浮，回头又黑屏。你留到明天再收风险?」

老板停了手，把火调大一点。锡珠亮，缩到接口脚边。阿强的肩膀绷着，眼睛不离台灯底下的红米。那位不再出字，屏幕只有维修桌的白光。老板的胶指套挡住镜头，阿强把手机往旁边挪。

「手别挡。」

「你还直播?」

「我录物。」阿强说，「人不值钱，物值钱。」

老板嘴角抽了抽，把手让开。台灯下，旧灰被拨到布边，断螺丝和锡点混在一处。阿强拿深圳红卡压住维修桌角，那张红卡在灰布上显得刺眼。老板看红卡，又看黄贴，焊枪尖在接口旁停得久了点。

「你这么多纸，怕丢?」

「纸丢了，人就丢。」阿强说。

老板换防尘网时，拿了一片黑色小网，边上有旧胶。阿强用指节敲桌。

「新的。」

「新的也黑。」

「黑不等于旧。」阿强把旧包装盒推过去，「旧码我看得见。你别拿旧胶补我新钱。」

老板从小袋里换了一片，袋口撕开有塑料毛边。防尘网贴上去，边角有一点翘。红米亮。

胶边。

阿强马上说:「边翘。重贴。」

老板的胶指套停住。

「不影响用。」

「不影响用也影响赔。」阿强把深圳二次补贴小票拍在桌边，「深圳一块胶泡挡字，拖我半日。你这里一块胶翘起，明天又说我进水。」

老板把防尘网撕起，重新压。黑胶布缠到接口旁边，压住一道旧划痕。红米装回壳，屏幕亮，充电标志出来。阿强等了足足几口气，标志没退。

「小票。」他说。

「二百四。」

「二百二。」

「二百四，写编号。」

阿强摸钱。手指先碰到香港老陈收条，再碰到深圳红卡，最后摸到现金。钱薄了。他抽出二百二，又加二十。

「二十是编号钱，不是你人情。」他说，「小票写清楚：接口、防尘网、黑胶布、设备编号。」

老板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绿皮票据本。票据纸粉红，复写联粘在后面。老板写广州岗顶电子城三排十七档，写日期，写维修项目。地址写到三排时，他把十七档写成十七号。阿强按住笔尖。

「档，不是号。」

「一样。」

「不一样。号能跑，档跑不了。」阿强把旧包装底码压在票据旁边，「旧码也写后面。」

「线不是维修。」

「线把我带回来。」阿强说，「不写线，明天你又说线不是你这儿出的。」

老板骂了一句，把旧包装编码写到备注栏。设备编号抄到一半，停住。

「贴纸挡了。」

阿强把红米背后那块黄贴纸边按平，露出编号。深圳补贴小票背面的旧贴还粘着灰，阿强把它也翻出来。

「昨天他们贴，今天你抄。一个字错，你赔我跑两趟。」

老板把编号抄完，在金额栏写 240。阿强把小票拿过，对灯看。接口两个字写得潦草，笔画断在纸上，口字少了边。

「黑胶布没写。」

老板说:「那不算项目。」

「不算项目你贴它干什么?」阿强把小票推回去，「写。黑胶布固定。」

老板又添四个字。阿强还要老板签名。老板拿圆珠笔在右下角划了姓。没有章。阿强要章，老板从抽屉底下摸出一个旧印，印泥干，盖出来浅。阿强还嫌淡，老板又压了一次。两个印叠在一起，红得脏。

复写联老板要留。阿强按住票据本不放。

「拍复写。」

「复写是店里留底。」

「留底也给我拍。」阿强说，「你店里留底，我路上留命。」

老板把复写联掀开半边。粉红纸背面有印泥蹭出的红斑，票号被盖住一角。阿强把票号、项目、金额、签名都拍下来，又拍黑胶布和红米接口。老板把票据本往抽屉里塞，阿强的手还压着小票，没让纸跑。

红米亮。

字在纸。

「你别学深圳。」阿强把小票吹了吹，「字在纸，钱也在你袋。」

他把维修小票夹在深圳登记条后面。黑胶布在红米口边发黑，热气从掌心透出来。走出电子城时，雨开始落，先打在旧包装盒上。阿强赶紧把盒子塞进黑袋。

15 楼梯角

雨下得密。岗顶天桥的台阶滑，旧包装盒被黑袋压弯，盒角顶着阿强肋骨。红米刚修完，不能再淋。他把手机塞进衣服里，黄贴纸贴着汗，黑胶布贴着布料，热从里面冒出来。

石牌那边的巷子窄，楼挨楼，雨水从电线往下滴。旅馆招牌在二楼，红字少了半边。门口贴着房价表：单间八十，押金一百，热水九点前，停电不退。

阿强先指最后四个字。

「停电不退?」

前台大姐抬头。

「这边老楼。」

「老楼也收新钱?」

「住不住?」

阿强把钱递过去。

「写条。押金、房费、停电不退，都写。」

大姐撕纸，纸薄，边上沾着油。她写房号 305，又写押金一百。停电不退几个字不写。阿强把纸推回去。

「这几个字也写。你门口贴着，别进门就忘。」

大姐看他，最后在押金条背面写：停电自理。阿强拍照，把押金条夹进证件套。证件套里深圳、广州的小票叠在一起，拉链拉不上。他用橡筋绕住，橡筋勒过红章，红印被压歪。

305 在三楼。楼梯灯暗，墙角水往下走，旧水痕从楼上一直拖到二楼半。红米在口袋里震。

楼梯角。

「楼梯角也要收钱?」阿强骂。走到二楼半，他看见那里有一个插座，插座外壳裂着，旁边贴着胶布，地上摆着两块砖，防水用。一个穿灰色工服的男人蹲在那里充手机，手机连着长线，线穿过水边。

男人抬头。

「别踩线。」

「我还怕你踩我线。」阿强说。

屋里忽然暗。整栋楼的空调声停，走廊里有人喊。前台在楼下喊：

「跳闸，等人来。」

阿强站在楼梯中段，手里的红米屏幕黑了。刚修好的接口还热。他把新线拿出来，往二楼半那个插座伸。灰工服男人把线往自己那边收。

「我先来的。」

「我手机刚修，黑了要赔。」

「我接单。」男人说，「晚十分钟扣三十。你赔？」

阿强低头看男人手机。屏幕上是跑腿单，取货倒计时在跳，下面有评分提示。男人的手指全是灰，鞋边沾泥。

「平台有伞没有？」阿强问。

男人抬头。

「什么？」

「雨下你头上，它扣你分。」阿强把自己的线绕过砖边，「你让半个孔，我让你先亮屏。」

插座只有两个孔，一个已经松。阿强把自己的插头插上去，插不稳，红米亮了又黑。男人伸手帮他按住插头。

「你别松。」阿强说。

「你也别松我线。」

前台大姐举着电筒上来，光扫到两根线。

「楼梯不许乱充。」

「房里没电。」阿强说。

「跳闸，等师傅。」

「等师傅时手机黑了，谁赔?」阿强把押金条举起来，「你写停电自理，自理不能连插座都没。」

大姐说:「插座公用，坏了扣押金。」

「坏了你写谁坏。」阿强把手机对准裂壳插座，「这壳子先裂，胶布先贴。别拿旧伤收新押金。」

灰工服男人也抬起头。

「姐，让十分钟。我单子出城中村，超时扣钱。」

大姐的光停在他手机上，跑腿单的倒计时红得刺眼。楼上又有人喊热水。她骂了句，转身下楼。

「十分钟。踩水烧了都别找我。」

「你看，十分钟也是钱。」阿强把红米扶稳，「广州连黑都按分钟算。」

两个人蹲在楼梯角，雨水从楼外斜进来，落到水泥缝里。红米亮。那位发:

旧水走过。

阿强把屏幕偏开，不让男人看。

「旧水也要找插座。」他说，「你别酸，先让它充。」

男人看他。

「你跟谁说?」

「跟手机。」阿强说，「手机比人贵。」

男人笑不出来。他的订单响，声音卡在楼梯间，转了几回。阿强看见他的手抖，插头差点松。

「你怕什么?」

「差评。」男人说，「上月少了两单，饭钱都从奖励里扣。」

阿强嘴边的话刹住，换成:

「你吃了没?」

男人摇头。

阿强摸裤袋，只有几个硬币和一张十块。他把十块抽出来，又塞回去，改从黑袋外层拿出深圳那包榨菜。榨菜袋油还在。

「拿去送饭。」他说，「别谢。谢也没钱。」

男人接过去，低头看包装。

「过期未?」

「过期你还扣我分?」

电还没来。楼梯口挤了两个人，一个女人抱着孩子，说房里热，一个老人拿着电热水壶，说水没烧开。前台大姐上楼，手里拿电筒。

「别都堵这里。」

「你写停电自理。」阿强把押金条翻出来，「现在自到楼梯角了。押金退不退?」

大姐说:「退房再说。」

「再说最贵。」

女人抱着孩子往前挤，脚碰到砖，插头晃了。红米屏幕暗下半截。阿强手背砸在墙上，把插头按回去，黑胶布被墙灰蹭出一条白印。

「别碰线。」

女人说:「孩子热。」

「手机黑了孩子也不凉。」阿强把身体往墙边挪，给她让出半级台阶，「走人走台阶，线走墙角。」

老人把电热水壶递过来。

「小伙子，给我壶也插会儿。」

灰工服男人低头看倒计时，没开口。阿强看着那把壶，壶嘴还滴水。

「你这壶比我命硬。」阿强说，「等电来再烧。现在插上，三个人一起黑。」

老人骂了两句，把壶抱走。楼梯角空出一点，雨水从墙边绕过去，流到砖脚。阿强把自己的鞋跟压住线，鞋底吃水，凉从脚心往上钻。

红米充到百分之十七，又掉到十六。阿强手按着插头，腰旧伤顶着楼梯边。他的手机也没多少电，丽华发来消息：

喷雾证明交未？

阿强打了两个字：未交。又删掉，改成：

明早。

丽华回：

好。

楼道里热，雨声贴着窗。那位又发：

线勿离手。

「我手都快不是我的。」阿强说。

灰工服男人的手机终于跳出接单成功。他站起来，腿麻，差点踩到阿强的线。阿强一把按住红米，黑胶布在接口处被指甲顶起。红米没有黑。阿强把榨菜袋塞进男人外卖箱侧袋，又把押金条照片发给自己。

「你也拍张插座。」阿强说。

男人愣住。

「平台又不看。」

「平台不看，人看。」阿强说，「明天扣你线钱，你别空口骂。」

男人拿手机拍裂壳插座，拍胶布，拍砖，拍水。倒计时又跳了一次。他拎箱下楼，脚步急，榨菜袋在箱侧晃。

阿强看着他走出楼口，才把自己的红米拔下来。百分之二十三，不多不少。他把线绕好，绕到黑胶布处停住，怕又扯翘。

电到晚上才稳。阿强回到 305，床单潮，墙角有水。饭没吃正经，只把鱼尾剩的锡纸丢了。红米放在小桌上，黑胶布朝上，屏幕半亮。押金条、维修小票、接口照片、旧包装编码和深圳小票全摊在桌上，风从窗缝进来，纸角互相碰。

他把小票一张张夹回证件套。最后夹到维修小票时，红米又亮：

记。

「记你个头。」阿强说，「记完给我退钱？」

屏幕暗下去。楼下有人骂雨，有人骂电，有人骂平台。阿强躺在床边，手还压着充电线。

16 风险费回头账

早上雨停，巷子里水还没退。阿强下楼退房，前台大姐先看毛巾，再看遥控器，又看插座。

「插座胶布松了。」

「我住三楼，松在二楼半。」阿强把押金条拍出来，「你别把整栋楼都算我。」

大姐退了押金。少十块。

「昨晚停电。」

「停电不退。」

「停电不退房费，不是押金。」阿强把门口价目表拍给她看，「你写条时写停电自理，没写停电扣押金。」

大姐把十块补回来。阿强数两遍，才出门。

刚走到巷口，红米跳出一条消息，不是那位，是昨晚三排老板。

早班试机，电缆风险未包。回来补。

阿强站在水边。裤脚溅了泥。他把手机举起来，黄贴纸、黑胶布、旧包装盒、维修小票全在黑袋里，硬边顶着腰。

「风险还过夜?」他骂，「昨晚你睡了，它还上班?」

去车站的公交已经到站，车门开了又关。阿强看着那辆车从巷口过去，车尾水花溅到路边摊的塑料布上。北上的路又被二十块、三十块拽回岗顶。他把馒头钱摸了一遍，硬币少得发轻。

红米亮。

旧码仍在。

「哪个码?」

旧盒底。

阿强把旧包装盒从黑袋里抽出来。盒底那串 GZ-3R17-旧被雨汽泡浅，仍能摸出压痕。旁边还有库存贴，日期旧。老板昨天收钱时没撕。

他转回岗顶。三排还没完全开铺，卷帘门升到半腰。老板蹲在里面吃肠粉，看见阿强，筷子停住。

「你来得早。」

「你风险起得更早。」阿强把手机上的消息给他看，「昨天二百四写了接口、防尘网、黑胶布。今天又电缆风险。你家风险有夜班津贴?」

老板擦嘴。

「早班试机发现电缆老化。昨天不包。」

「昨天你拆过机。老不老昨天眼睛没开?」

「要补五十。」

阿强把旧包装盒摊开，盒底朝上。

「旧码在，价别新。你线是旧库存，盒也给我。电缆跟线一起走，昨天没说，今天不许新价。」

老板看盒底。

「这不是保修。」

「我没要保修。我要补单。」阿强把维修小票也拍出来，「你要五十，写风险费补单，写早班电缆，写旧包装编码，写昨天票号。你不写，我拿昨天接口照片和你消息去市场管理。」

老板脸拉下来。

「你很会搞。」

「我不会搞。我会付钱。」阿强从裤袋里拿出二十，压在旧包装盒上，「二十。你写。五十没有。」

「三十。」

「二十，另外你把黑胶布再压好。昨晚雨里翘边，算你昨天手轻。」

老板把卷帘门又推高一点，转身进柜台。票据本还在抽屉里。他撕出一张小联，写：风险费补单，早班电缆检查，旧包装编码 GZ-3R17-旧，关联昨日维修单。金额二十。写到金额时，他手停住。

「三十。」

阿强把二十收回半截。

「那就别写。我在门口等你开全门。人多了再讲。」

卷帘门外已经有两个学生等贴膜，还有一个阿姨拿着碎屏手机。阿强把旧包装、昨夜维修小票、老板早班消息排在柜台前沿。黄贴纸在红米背后露着，旧印泥在小票右下角发暗。

老板压低嗓子。

「你别摆摊。」

「你收回头账，我摆回头纸。」阿强说，「谁先开门谁先讲。」

学生往这边看。老板把肠粉盒往里推，汤汁洒到柜台缝里。他抽纸擦，越擦越油。

老板把金额写了二十，签了姓。阿强要他把昨日票号补上。老板翻旧票据本，找到粉红复写联，票号被印泥沾了一角。阿强拿手机拍下来。

红米亮。

纸角。

阿强看见复写联右下角确实缺了一小块，边缘沾着桌上的旧胶。他没说纸缺名缺，只把那角也拍进去。

「把黑胶布压好。」他说。

老板拿红米，重新压胶布，手劲重。阿强盯着黄贴纸，怕又挡编号。老板用镊子把胶边挑平，贴到接口旁边。黑胶布压住昨天的划痕，旧划痕没了，只剩一块黑。

「好了。」

「补单给我。」

老板把小联递出来。纸薄，墨还潮。阿强没立刻收，先吹，再夹进证件套，夹在广州维修小票后面。证件套厚得拉链关不住，他用深圳那根橡筋绕第二道。橡筋勒到白扣盘串，白扣顶着腕骨。

老板把卷帘门推到底。

「下次别来。」

「下次你别叫。」阿强说，「你一叫，我路费也算账。」

他走到门口，又折回来，把旧包装盒底拍最后一张。GZ-3R17-旧在照片里很浅，浅得要斜着看才清楚。阿强没删。浅也算，旧也算。

出电子城时，早市开了。门口卖肠粉的人把蒸笼盖掀开，热气冲到阿强脸上。他摸了摸裤袋，二十没了，早餐钱也没了。

红米亮。

北。

「北也要吃饭。」阿强说，「你看旧码看得准，饭钱看不见。」

他在街边买了一只馒头，没买豆浆。馒头热，袋子薄，水汽把纸袋泡软。阿强咬了一口，干得堵喉。他把广州风险费补单又摸出来看，纸角沾了点面粉。

「广州这地方，旧东西不换，价钱天天新。」他说。

红米没有回。屏幕黑着，黑胶布压在接口边，黄贴纸贴在背后。阿强把馒头咽下去，往车站方向走。

第四章　郑州

17 改签异常

车到郑州前，阿强把广州风险费补单翻到背面垫馒头。馒头凉了，纸袋边被水汽泡软，补单上那行旧包装编码从油印里透出来，压在他指头底下。车窗外灰白，站台灯还没全亮，广播里滚着到站名，声音被车门缝切得短。

红米贴在黑袋里，黑胶布压着接口。证件套塞不进内袋，只能用橡筋绕住。香港收条、深圳红卡、广州维修小票、风险费补单，一层压一层，角都翘。

「到郑州你少发酸。」阿强把最后半口馒头塞进嘴里，「广州够你看了。北也北到了，饭钱还没有。」

红米亮。

纸重。

「纸重你背?」阿强把证件套拍回黑袋，「全在我腰上。」

郑州东站人多。阿强下车后直奔改签区，先看电子屏。鞍山没有直达，北京转车的字在屏上滚，滚过两轮才回来。他踮脚看，旁边一个拉箱的年轻人把箱轮压到他鞋边。阿强骂了半句，又吞回去，先摸红米。

自助机前排着三个人。轮到他，他把回乡证贴到读证口。屏幕白，转圈，吐出红字：

证件未认出，请转人工。

「未认出？」阿强把证拿起来，对着机器口，「我人在这，证也在这，你还要我祖宗站这？」

后面有人催。

「先生，快点。」

「快点找机器。」阿强退半步，又换旁边一台。屏幕还是那行红字。他把证翻过来，塑封边被广州雨泡过，强字末笔贴着裂口。红米在黑袋里震。

末笔。

「末笔又是哪笔？」阿强把证凑到眼前，「这字我用了四十几年，今天才到郑州不合格？」

他用指甲压塑封裂边，压平，再贴机器。机器仍不认。旁边站务员穿蓝马甲，手里拿一叠号纸。

「人工在那边取号。」

「机器不认我，号机认？」

蓝马甲指左边。

「刷脸取号。」

阿强走到号机前。屏上一个椭圆框，提示把脸放进去。阿强弯腰，屏上框空着。他退后，框还空着。他抬下巴，灯从额头滑到鼻梁，屏上跳出：

未通过，请调整位置。

「我这张脸还要调位?」阿强对着屏幕，「你给我画好站哪，我站。」

蓝马甲过来。

「眼睛看这里。」

「看了。」

「别张嘴。」

「我没张嘴，我在咽馒头。」

号机又吐红字。后头的人绕过他取号，纸条一张张从口里吐出来，阿强手里只有回乡证和一张广州补单。蓝马甲从旁边小桌抽出一张手写登记条，让他写姓名、证号、目的地。

「写完等分配。」

「分配到什么时候？我赶车。」

「一次一个事。」

「我这不是事，是车。」阿强把笔拍到桌上，「车走了，你们给我推回来?」

蓝马甲没接。他拿起登记条，看证件，拿红笔在角上写「证边裂」。又把一张小号纸撕给阿强。纸上印着「临时人工号 43」，下面盖了一个蓝章，章泥淡，边上缺口。

「这张能改票?」

「这张能排。」

「排跟改差着一张车票。」阿强把号纸翻过来，背面空白，只有纸口的黑灰，「你们先给人一张等死纸，再告诉他去哪儿死。」

蓝马甲说:「先生，请注意用词。」

「我注意车。」阿强指电子屏，「Z282 在那儿走，你这张纸在这儿干。」

旁边一位老头拿着证件，听到 Z282，也凑过来问。蓝马甲把他往另一边引。阿强站在小桌边，号纸贴在掌上，汗一出，蓝章的边就化。

红米亮。

号在纸。

「纸会赶车?」阿强把纸举到手机前，「号在纸，人还在这里。」

蓝马甲听见「手机」两个字，眼睛往红米上落。阿强把屏幕扣住。

「老人看字。」他说，「眼神比你机器好。」

「去 7 号窗口等。」

阿强拿着 43 号过去。7 号窗口上方屏幕叫到 41。前面一个女人抱孩子，一个男人退票，一个学生问中转换乘。窗口里戴口罩的职员不抬头，只伸手接证，伸手递纸。

阿强看屏。41 过了，42 过了，屏幕却跳到 45。

「喂，我 43 呢?」

窗口里职员抬眼。

「43 转 12 号。」

「纸写 7。」

「电脑转 12。」

「纸是你们给的，电脑也是你们的。两个都姓站，怎么互相不认?」

职员把麦克风往旁边推。

「去 12 号。」

「我刚排完。」

「特殊业务在 12。」

阿强把 43 号纸拍在玻璃上，玻璃震。后面抱孩子的女人往后退半步。蓝马甲从旁边赶过来，把号纸拿起，看了看，又用蓝笔在 7 的旁边补了一个 12。

「这不就行了?」

「行你妈。」阿强把纸抢回来，「刚才没这个圈，我排半日空气。」

蓝马甲让他补签一栏「同意转窗」。阿强接过笔，笔链短，手要弯得很低。签字栏只有半指宽，旁边印着「本人确认转至指定窗口」。他写到「强」字末笔时，塑封裂边又在眼前晃，手上那一笔拖长，压到外框。

「写出格了。」蓝马甲说。

「我人都出格了。」阿强把笔扔回桌上，「字还不许出?」

「重新写。」

阿强把纸拿起来。纸只有一张，重写就要再排。后头的人又催。阿强咬着牙，在格外补了一个小小的「黄」，再把整张纸推给蓝马甲。

「你要格子，我给你格外也写姓。以后少讲认不出。」

红米亮。

圈后生。

「圈也后生，我已经老了。」阿强把号纸塞进证件套，没塞进去，广州旧盒顶住。他把风险费补单抽出来，夹在号纸后面，「走，去 12。看纸会不会再改嫁。」

12 号窗口在服务区最里侧。路过一排座椅时，一个穿灰绿清洁服的女人站在自助取号机旁，手里捏着一张排班纸。她问蓝马甲，蓝马甲指了指别处，脚没停。女人转身时，纸角扫到阿强手背。纸上日期一栏被划掉又重写，墨迹深浅不一。

阿强本来要走，红米又震。

末笔错。

「别又末笔。」阿强压低声音，「我自己还没过关。」

清洁工听见，抬头。

「同志，十二号在哪?」

「跟我走。」阿强没好气，「但你别插我前头。我赶车。」

女人把排班纸贴在胸口，连连点头。她鞋边有水，裤脚有拖把灰。阿强走在前面，号纸被汗压软，43 和 12 挤在一处，蓝圈湿开。

到 12 号外面，又有一道矮栏。栏上挂小牌：请按转窗顺序等候。阿强把小牌念完，回头看蓝马甲。蓝马甲已经回小桌边，手里又撕出新号纸，纸声细，听着比广播还勤。

「转窗还排顺序?」阿强把 43 号纸抻平，「刚才从 7 转 12，转过来还要等人家没转的?」

排在前面的男人说:「都等。」

「等也分票钱。」阿强说，「我硬座不等人。」

清洁工站在他后头，不敢靠太近，排班纸压在胸口。她手背有两道白水印，拖把水干后留下的。阿强看见，又把脸转回窗口。

18 人工窗口

12 号窗口外贴着一张黄胶纸，胶边发黑，下面小字一行接一行：

证件边损、脸证不合、行程改签、用工材料初核，可由本窗口办理。

阿强先把自己的 43 号纸、回乡证、广州到郑州票根、风险费补单一起推进去。

窗口里是个戴口罩的男职员，袖口很干净。他拿起号纸，又看阿强身后的清洁工。

「一次一个事。」

「我也要一次一个事。」阿强指黄胶纸，「你自己贴四个事在一张纸上。先办我车，后面她拿章。她不坐我腿上。」

男职员把回乡证放到灯下。

「塑封裂边，强字末笔压住。自助机认不出。」

「你看，人眼能看，机器不能看，钱还是人出。」

「改签手续费二十八。」

「错在机器，费在我?」

男职员把证件推回来半寸。

「可以不改。」

阿强的手压住窗口台。台面有一道旧划痕，从玻璃下沿拖到金属边。红米在掌中发热，他把手机扣住，不让屏亮出去。

「改。」他说，「但你把费写清楚。别只扣钱，不留字。」

打印机吐纸，声音干。改签单上写：郑州东至北京西，Z282，硬座；北京至鞍山，K27，次日中午。手续费 28。章盖在右下角，红泥压住日期尾巴。

阿强拿过单子，先拍车次，再拍手续费。

「章压日期了。」

男职员说：「能用。」

「能用不等于看得清。」阿强把单子推回去，「补一个在边上。」

男职员停住，抬头看他。

「你很熟。」

「不熟。熟了就不在你这里花二十八。」阿强把广州维修小票抽出来，「广州章淡了都要重盖。郑州红得起。」

男职员拿章，又在左边盖了一个。第二个章更红，边上溢出印泥。

红米亮。

副联。

阿强看见两个字，嘴角动。

「还有副联。」

男职员说:「旅客留联已经给你。」

「我说副联。你这里办证边裂，改签费，特殊业务，背后那张呢?」

「站里留。」

「站里留也给我看。你们纸会转窗口，我得看它转到哪里。」

男职员把复写副联翻开半边。粉红纸背面压着手续费，43 号被印浅。阿强拿红米拍，拍到一半，男职员把副联按回去。

「可以了。」

「可以是你说。」阿强把手机收回,「我回去给老板看，他说不可以，饭钱从我账上扣。」

男职员把旅客留联递出，边上又夹一张「改签异常处理告知」。纸薄，最下面有一行小字：因旅客证件表面损耗产生的人工核验费用，由旅客自行承担。

阿强把那行字念出来。

「表面损耗？我这证坐车坐旧了，也算我损?」

「告知书通用文本。」

「统一最会收钱。」阿强把告知书翻过来,「背面有章没有?」

「背面不用。」

「不用就空着，空着以后你说我没拿。」阿强把告知书推回窗口,「盖个收到。你们给了，我拿了，两边别赖。」

男职员把小章盖在背面。章小，压出一个红方。阿强拍下来，连同手续费单并排收起。号纸、改签单、告知书三张刚并排，证件套口就翘，橡筋勒得更紧。

红米亮。

章偏。

阿强把告知书拿回来。背面小章确实偏到纸角，红方缺了一边。

「章偏。」阿强说。

男职员看红米。

「你这老人话不少。」

「老人看章，我付钱。」阿强把纸推回去，「补在中间。别到北京说角上不算。」

男职员没再争，拿小章往中间压。第二个章比第一个正，红方落在空白处。阿强拍照，把两张章照都存下，文件名没改，红米自动排到广州接口照后面。

身后的清洁工一直站着。她手里的排班纸被汗浸出指痕。阿强把自己的改签单夹好，身体刚要转，清洁工小声说：

「同志，我这个……」

阿强没接她眼光。他先把车票、手续费单、号纸全塞进证件套，塞到半途又卡。广州旧盒、风险费补单、深圳用途确认条一起顶出角。他骂了一句，把旧盒抽出来夹腋下。

红米亮。

背纸。

「你闭嘴。」阿强说，「你看得多，钱不少。」

清洁工以为骂她，忙往后退。阿强转身，把她排班纸拿过来。纸上写「北站保洁三组」，日期栏 5 月 7 日被划，改成 5 月 6 日，又在旁边写「缺勤半日」。末尾签名处一个「周」字，最后一笔拖到格外。

男职员皱眉。

「这个去劳务公司。」

「你黄纸写初核。」阿强把黄胶纸念给他听，「用工材料初核，可由本窗口办理。她不是来让你判官司，她要一张收到。」

清洁工忙说:「我就要张纸。我那边说没有站里纸不给看。」

男职员问:「你是哪家公司的?」

「众洁。」

「证件。」

清洁工翻帆布包。包里有塑料饭盒、半截抹布、一个装药片的小袋。证件卡在饭盒盖下面，她拿出来，饭盒盖开了，里面半个馒头滚到包边。她伸手按住，脸红。

阿强低头看了看，又看自己的腋下旧盒。没说。

男职员把排班纸和证件放进窗口灯下。

「日期改动要公司说明。」

「公司让她来站里。」阿强说，「站里让她去公司。你们两个门口互相踢，她半日工就没了。」

「一次一个事。」

「我的事办完了。」阿强把改签单举起来，「现在她这个是第二个事。你按第二个办。」

男职员把键盘往前拉，敲字。阿强看不见屏，只看见职员袖口贴着玻璃下沿，袖扣很白。打印机又吐纸，男职员却没马上递出来。

「只给收件条，不代表有效。」

「有效无效你写，收到没收到也写。」阿强说，「没字，她回去连吵架都没口。」

男职员把一张申诉副联递出来，纸上写：排班日期手写改动，缺勤扣款争议，建议公司核验。章盖在「核验」旁边。清洁工接过，手发抖。

「这里还要签。」男职员说。

清洁工拿笔，笔尖停在签名处。

「签自己名。」阿强说，「别签领班。」

「我字丑。」

「扣钱不看丑。」

清洁工签了名。最后一笔压出纸边。男职员把复写联留下，递给她一张蓝色小纸。

阿强伸手按住。

「副联也让她拍。」

男职员说:「你很会管。」

「我不会管。」阿强说,「我会被扣钱。」

清洁工拿自己的旧手机拍副联,拍了两次都糊。阿强不耐烦,拿红米替她拍,传给她。传图时红米热得厉害,黑胶布边翘起一点。阿强用指甲按回去。

「收好。」他说,「别垫饭盒。饭油上去,章就成汤。」

清洁工把蓝纸往衣服里塞,又拿出来,换到帆布包内袋。饭盒盖没扣紧,半个馒头顶在边上。她把馒头往里按,油纸蹭到蓝纸角,吓得马上抽开。

「你看。」阿强说,「纸比饭金贵。」

清洁工连声谢。阿强往外走,没等她。走到候车厅入口,广播喊 Z282 开始检票。他看表,离开车还早,离吃饭不早。

红米亮。

多问。

「多问多花电。」阿强说,「你说一句,她少扣半日工。我说十句,少一顿饭。」

屏暗。证件套更厚,号纸、改签单、申诉副联照片全挤在一起。阿强把它塞进腰侧,硬边顶住肋骨。广州旧盒在腋下磨,兔标被汗泡软。

19 清洁工副联

检票口旁边有热水处，水龙头下面排着人。阿强把旧盒放在脚边，拿空瓶接水。水还没满，清洁工又来了。她手里除了蓝色小纸，还有一张公司排班纸复印件，复印得灰，日期栏更乱。

「同志，刚才那个字……」

「又怎么?」

「他说要公司核验。我回去，领班说这个不算，要我写情况说明。我不识这些字。你给我看个开头。」

阿强把水瓶拿走，水溅到手背。

「我赶车。」

「我就问开头。」她把纸递过来，「扣半日，今天又给我排夜班。夜班没补。」

阿强看检票口，队伍还没动。他把纸接过。上面打印「情况说明」，下面空着。排班纸日期 6 和 7 重叠，7 的横被划得断，6 的圈被补成黑块。红米震。

末笔错。

「哪又末笔?」阿强把手机压低。

红米亮。

周字。

阿强盯签名栏。领班签的「周」字末笔拖进日期栏，正压在 7 的尾巴上。那一笔压下去，6 也能讲，7 也能讲，纸上所有扣钱都靠这半笔。

「这不是日期错，是他名字压了日期。」阿强说。

清洁工凑近。

「哪个?」

「这里。」阿强用瓶盖指，「他这个周，尾巴拖过去。你写说明：领班签名压日期，日期改动非本人填写。你别写你发烧，你写纸。」

「发烧不是也要写?」

「写发烧，他说你没请假。写纸，他得先认这张纸谁改的。」

清洁工咬住嘴唇。

「我不敢写他。」

「不写他，钱敢扣你。」阿强把笔塞给她，「写字。错了划，别撕。撕了又说没交过。」

她蹲在热水处旁边写。行李箱从她身后滚过，差点压住纸角。阿强伸脚挡住，箱轮撞到鞋尖，鞋面一麻。

拉箱男人说：「看路。」

「纸在路上。」阿强说，「你箱子也长眼?」

男人没吵，走了。清洁工写得慢，每个字都大，写到「非本人填写」时停住。

「这个非字怎么写?」

阿强拿过笔，在旁边空白处写给她看。写完才看见自己的手，指甲缝里还有广州旧胶的黑。那位没发字。红米屏幕暗着，黑得压住指纹。

「照着抄。」他说。

清洁工抄完，把纸递给他。

「这样行?」

阿强本来要说行不行关我屁事，广播里喊 Z282 检票开始。人群往口子涌。清洁工的蓝色副联被风掀起来，章印露出半边。

「去 12 号窗口再盖个收到。」阿强说，「现在去。别等领班。」

「你车……」

「我车会跑，你工资也会跑。」阿强把旧盒夹紧，「快。」

清洁工跟着他往回跑。12 号窗口排了三个人，男职员抬头看见阿强，眼皮沉了沉。

「又什么事?」

「她情况说明补了。你盖收到。」

「刚才给过副联。」

「刚才是站里收到排班纸。现在是她补说明。两张纸，两件事。」阿强把男职员的话还给他，「一次一个事。」

后面有人笑。男职员把说明拿进去，看见「领班签名压日期」几个字，眉毛动。

「这个要公司确认。」

「收到也要你确认。你只确认收到。」阿强说，「别替公司省章。」

男职员拿小章盖在说明右上角，章小，红得尖。清洁工接过，眼眶红，嘴张了张。

「别谢。」阿强摆手，「谢也不给我改签费。」

红米亮。

副联留。

阿强刚要骂，男职员已经把复写联往抽屉里塞。阿强伸手指。

「她拍复写。」

「站留。」

「站留不是天留。」阿强说，「她拿回去，人家问她交没交，她拿嘴证明？嘴最便宜。」

男职员看检票口方向。广播又喊一次。阿强站在窗口前没动，脚尖却往门口偏。男职员把复写联掀起，让她拍。清洁工手抖，手机差点掉。阿强替她按住手机边，拍清楚日期、章、右上角编号。

「走。」他说。

两个人从服务区往检票口跑。清洁工跑到半途就停，扶着腰喘。

「你别送我。」阿强回头，「送我不加班钱。」

她把蓝色副联和情况说明卷起来，塞进衣服内侧。

「我叫许桂英。」她说。

「我没问。」

「你要是回来……」

「我回郑州干什么？被你们站认脸?」

许桂英从帆布包里摸出两个硬糖，糖纸皱，边上沾着一点馒头屑。

「路上含。」

阿强看着那两颗糖，没接。

「你自己留夜班。」他说，「我牙也要钱。」

许桂英把糖又放回去，手在包口停了停，最后只把蓝纸往里按紧。

许桂英笑不出，只点头。阿强冲进检票队尾，检票员扫他的票时，屏幕亮绿。

他回头，许桂英还站在热水处旁边，手压着衣服内侧的纸。她身后拖把桶里有半桶灰水，水面晃。

红米亮。

末笔回。

「回你个头。」阿强把手机塞回袋，「我多跑这一趟，末班饭都没了。」

上车前，他在站台小摊买了一包花生和一瓶最便宜的水。小票三块五，老板没给角票，只找了五毛硬币。阿强把硬币放进裤袋，又掏出来，塞进证件套里，压在清洁工副联照片的下面。

20 夜车话多

Z282 的硬座窄。阿强找到座位，靠窗。窗外站台灯白，车厢里的饭味、脚味和塑料袋味混在一处。对面坐着一个学生，背包上挂着考研牌；旁边大叔抱着保温杯，杯盖上刻了单位名字。

阿强把黑袋放在膝上，不敢塞行李架。证件套太厚，架上掉下来就散。他先把改签单压在水瓶底下，又把清洁工副联照片存到红米相册。红米热，黑胶布边白。

车开后，他把花生袋撕开，花生少，盐多。他吃两颗，喉咙被盐呛住，拿水压。

红米屏幕亮。

旧规不养。

「你别开口就讨债。」阿强说，「郑州这一关，嘴没用，纸有用。我嗓子喊半天，换你四个字。」

对面学生抬头。阿强把红米往自己这边转。

「老人眼不好。」

学生低头继续看书。书页上密密麻麻，全是题。阿强看见题旁边有红笔叉，便把眼移开。

他开始报账。

「广州线一百四，风险补单二十，早餐馒头一块五。郑州改签二十八，花生三块，水两块，少找角票五毛。你说北，我就北。北上每一站都问我要钱。」

红米暗。

「装睡？」阿强把花生壳放在小票背面，「我家里也装不了睡。丽华今天排中班，平台排的，少签一次就扣。晓玲喷雾证明明早交，老师的群发了三回。母亲那边换药袋，旧价没有了，新价贴在柜台边，字比药还小。」

旁边大叔把保温杯盖拧开。

「兄弟，电话小点。」

「没打电话。」阿强说。

「那你跟谁说？」

「跟账。」

大叔看他，把杯盖拧回去。

阿强把盘串从手腕褪下来。白扣珠子在灯下有汗印，缺的那一颗仍空着。绳结勒过腕骨，留下红圈。他盘了两圈，卡到缺口，手停住。

红米亮。

旧规不养。

「旧规不养，新规吃人。」阿强把珠子推过缺口，「以前没活做，找人讲。现在没活做，先在屏上等。等完说你不适配。丽华等排班，母亲等复核，晓玲等学校纸。我等邹生结账。你呢，你等看鞍山。全都等。」

乘务员推车过来。

「盒饭，方便面，水。」

阿强问:「盒饭几多?」

「二十五。」

「饭里有金?」

「要不要?」

阿强看花生袋。花生还有半包。他摆手。乘务员推车走，车轮压过地上一个瓶盖，瓶盖滚到他鞋边。学生弯腰捡起，递给乘务员。

「谢谢。」乘务员说。

阿强看学生。

「你读书还捡瓶盖?」

学生说:「挡路。」

「挡路的东西多。」阿强把自己的黑袋往膝里收，「能捡的少。」

学生没答。过会儿，他问:「叔，你去北京?」

「转鞍山。」

「看亲戚?」

阿强把红米扣住。

「看旧东西。」

「旧厂?」

阿强的手按在证件套上。广州小票、郑州号纸、清洁工副联都在里面鼓着。

「你读你的。」他说。

学生低头。大叔又开杯，水汽往上飘。车窗外黑，偶尔一盏村灯滑过去，很快没了。

丽华发来消息：

妈药袋换了。贵二十六。你钱几时到?

阿强盯着那行字，把花生袋折起，折到不能再折。

他回：

到北京再算。

丽华回得快：

又算。

阿强没有再回。他把手机放到小桌板上，让红米屏幕也看见那两个字。红米无字。

「看见没有?」阿强低声说，「又算。她说得轻，钱说得重。」

又过了半小时，邹生也来消息：

今日异常行程需说明。日结暂扣三成。

阿强把手机拿得更近。三成两个字压在屏幕中间，比车窗外的站名还亮。他把郑州 43 号纸抽出来，摊在水瓶旁边，又把改签手续费单、清洁工副联照片、广州风险补单一并翻出来。

「说明?」他说，「我给他写一车厢纸，他给我扣三成。三成是多少？二百一到手，扣完六十三。六十三够你去鞍山看几块铁?」

对面学生摘下一只耳机。

「叔，你这个是工作报销吗?」

「报销?」阿强笑干，「报是我报，销是他销。」

大叔在旁边咳嗽。

「出门都难。」

「难也要有人签。」阿强说，「没人签，难都不算难。」

红米亮。

账在纸。

「我账在纸，她账在药袋。」阿强把郑州改签单抽出来，「你看，这张二十八，这张三块五，这张清洁工的章。她那张半日工，不是我的账，可也进我手机了。以后谁问我一路干了什么，我还得给人看。」

学生忽然说：「叔，你那个手机屏幕裂吗?」

阿强马上把红米扣下。

「关你什么事?」

「我看你老按着口子。我们学校旧机回收，接口坏也收。」

「收几块?」

「看型号。」

「型号也是钱。」阿强把手机塞回黑袋，「不卖。」

红米在袋里震，隔着布发热。阿强没拿出来。

车过开封后，灯暗了一排。乘务员让大家收脚。大叔睡了，学生戴上耳机。阿强睡不着。他把证件套打开，一张张数：香港收条，深圳红卡，深圳用途确认条，黄贴纸补贴小票，广州假线接口照，广州维修小票，风险费补单，郑州 43 号纸，改签单，手续费单，许桂英副联照片。

每数一张，他把它往下压。压到最后，证件套还是合不上。

「你看。」他说，「人没厚，纸厚了。」

红米屏幕暗着，背面那层黑胶布把光都挡住了。

他把许桂英那张照片又点开。照片里，复写联右上角编号很小，小到要把屏幕贴近才看得清。编号下面有许桂英的手指，指甲边裂开，手背上有清洁剂泡出的白皮。阿强把照片放大，又缩回去。

「她那半日钱，也在我这里。」他说，「我不是她什么人，纸倒跟我坐一趟车。」

红米暗着。

「你别装没听见。今天我帮她盖章，不是我善。是你先说末笔错。我跑回去，车差点没赶上。你这四个字，比郑州站广播还会支使人。」

对面学生睡着了，书扣在胸前。大叔保温杯里的水冷了，杯盖没拧紧，水汽没了。阿强把许桂英照片关掉，又打开丽华消息。丽华没再回。他看那句「又算」，把手机反扣在小桌板上。

「算就算。」他说，「不算，连副联都没有。」

阿强把盘串绕回手腕，缺珠处正好贴着腕骨。他把花生袋最后几颗倒进掌心，盐粘在手纹里。吃完后，他把小票折成细条，塞进证件套边缝。纸缝撑开，拉链更斜。

夜里十二点多，车厢安静。阿强靠着窗，眼没闭。黑袋在怀里，红米在黑袋里，证件套在腰侧，硬边顶着肉。他对着黑袋说：

「到北京你别乱亮。那里人骂 AI 比我还大声。你一亮，人家问我带什么，我怎么讲？讲老人？老人在哪？讲手机？手机为什么会说旧规？你要看鞍山可以，看完你得让我把钱拿回家。」

红米亮了一点，又暗。没有字。

阿强把那点光按下去。

「不回也行。省电。」

列车往北。票根在水瓶下压着，纸边被水珠泡出白毛。郑州 43 号纸的蓝圈干了，12 号写在旁边，两个数字挨着，不再吵。清洁工那张副联照片存在红

米里，章小，红得尖。阿强把手机揣回胸前，手还压着黑胶布的位置，直到车厢灯又暗一排。

第五章　北京

21 旧电子城

Z282 到北京时，天还没透。站台风干，吹到脸上没有水，只把嘴唇吹出白皮。阿强下车，先摸黑袋。红米在胸前，黑胶布贴着布，热还在。郑州 43 号纸和清洁工副联照片压在证件套里，硬得硌腰。

去鞍山的 K27 在第二天中午。阿强在站里坐了半小时，把手机电量从二十六看成二十五，又从二十五看成二十四。充电口边白了一圈，广州压过的黑胶布被汗磨出灰边。他把新旧两根线都拿出来，旧包装盒已经被压软，兔标掉了一只耳朵。

红米亮。

旧线短。

「你到北京还挑线?」阿强把手机扣住，「你最好少亮。这里人多，话也多。」

他找了间便宜旅社。前台要押金二百，他转身；第二家要一百五，还要写证件来源。阿强把回乡证压在柜台上。

「住一晚，写来源?」

前台说:「现在查得紧。」

「查什么?」

「旧设备、外地人、代看业务，都查。」

阿强手先按住黑袋口。

「我来转车。」

「住不住?」

他住。押金条薄，房号 406，热水晚上八点后，退房凭条。阿强让前台把押金和房号都写上，又拍了照。上楼时楼梯口贴着一张旧公告，边角卷起，写着「发现可疑采样设备请报」。采样两个字印得黑，纸边有指甲撕过的毛口。

他没停，手把黑袋口按得更紧。

406 的门锁松，门缝能看见走廊光。床边插座只有一个，插孔烧黑。阿强把红米插上，屏幕亮了又暗。他把旅社押金条压在插座旁边，先拍插座，再拍押金条。

前台在楼下喊:「别乱拍。」

「坏了算谁?」阿强隔着楼梯喊回去。

「没坏。」

「没坏也要拍。广州说我胶布翘，北京别说我插座烧。」

他把红米拔下，充电只升了两格。旧线头一拔，黑胶布边又起白。阿强用指甲按平，指甲缝里还留着郑州小章红泥。

旧电子城在辅路后面。门口卷闸门半开，招牌坏了两个灯，只剩「电子」发白。街口挂一条红布，字刷得急：

抵制 A1 夺人饭碗。

那个 A1 的 1 笔直，红漆流到布边。阿强嘴已经张开，正要骂人家连字都写错，手先扣住包口。红米背后黄贴纸从黑袋缝里露出一点，他把布往里塞。

一个男人在街口发油印纸，袖口沾着红漆。传单纸薄，油墨一蹭就上手。

「兄弟，保护人类劳动，看一张。」

「我不看。我买线。」

「买线也能看。旧设备取证，材料有价。」

阿强脚停住。

「什么材料？」

男人把传单往前递。

「旧机、代看、远程眼、异常画面。有人收。」

「我只有烂线。」阿强把手背到后面，「烂线也收？」

男人看他的黑袋。

「夜眼？」

「我眼睛好得很。」阿强抬嗓，「你看我哪里夜?」

男人把传单翻到背面，指着电话下方的小字。

「有材料能补一点路费。旧客户、旧设备、远程看护，都能问。」

「补多少?」

「看东西。」

「东西还没看，钱怎么不先说?」阿强说，「你这和车站窗口一路亲戚。」

男人笑了一点。

「先留电话。」

「留了你给钱?」

「通过才有。」

「通过两个字最贵。」阿强往电子城里走，「我先买线。线通过不了，我人也过不了。」

男人不笑，只把传单往他包口移。阿强退开，进了电子城。

里面柜台矮，灯管旧，玻璃里塞着旧屏、旧线、耳机头、小镜头盖、游戏机壳。每个摊都写回收、维修、旧件查验。老板们声音都不高，话落到玻璃上就短。阿强走到角落摊，摊主瘦，眼窝深，手边压着一把小螺丝刀。

「线。」

摊主没先拿线，先看他的衣领，又看黑袋。

「夜眼?」

「又夜眼?」阿强把衣领往下扯，「北京人问候这么晦气?」

摊主指他胸口。

「夹子露边。取证的?」

阿强低头，纽扣小镜头边沿确实从衣缝里露出一点。他立刻把旧线举起来挡住。

「取你十五块线?」他说，「你这摊有金砖?」

摊主从玻璃柜底拿出一捆旧线，线皮起毛，头上有灰。

「二十。」

「十块。」

「二十。」

「你这线皮扎手，二十买回去给我放血?」

「不买走。」

阿强没走。他看见柜台底下压着几张油印纸，露出半行「材料有价」，旁边有一串电话，后两位被油墨糊住。摊主伸手把纸往里推。

「你也发这个?」阿强问。

「代放。」

「代放也有钱?」

「放一天二十。卖线一天不一定有二十。」

阿强看他手边那把小螺丝刀。刀柄胶皮裂开，裂口用透明胶缠着。柜台里还有半个冷馒头，用塑料袋套住，压在收据本旁边。

「北京骂 A1，也要二十一天?」

摊主把馒头往里推。

「骂不骂都要交租。」

这句压得低。阿强没接，手却把红米往身体里侧挪。玻璃上反出他半张脸，油印传单的红字贴在脸边。他把旧线竖起来，挡住反光。

摊主把旧线重新绕紧，线头拿胶带缠住。

「十五，线不退。」

「旧线还摆脾气?」

「北京租金不退。」摊主说，「我退你，谁退我?」

阿强看了看他那半个冷馒头，把钱抽出来。十五块里有一张郑州找来的五毛硬币凑不上数，他又添一张一块。摊主把硬币推回来。

「不要硬币。」

「钱还挑出身?」

「柜台不好找。」

阿强把硬币收回裤袋。硬币撞到郑州花生小票，响得小。最后他用整钱付了旧线，那点五毛没有地方去，压在裤袋底。

红米在黑袋里震。

勿取其面。

阿强把手伸进袋里，把红米屏幕压住。

「我没取。」他低声说，「你少出声。」

摊主听见。

「跟谁说?」

「跟老婆。」阿强马上抬头，「她说北京贵，叫我别买贵。十五，写小票。」

「十五不给票。」

「十五不是钱?」

摊主撕一张空白收据，写「旧线一根 15」。阿强指柜台内侧的号码牌。

「摊号。」

「你真不是取证?」

「我要取证，买你这根烂线？我买最大那台旧屏，拍你全脸。」阿强说。

摊主把摊号写上，字很小。阿强拿小票，拍照，旧线、摊号、红布一角都进了画面。摊主伸手挡红布。

「别拍外面。」

「外面自己红。」阿强把手机收起，「你不让它红?」

走出电子城时，刚才那张油印传单被风吹到卷闸门边，纸角卡在门缝里。阿强弯腰捡起，手上沾了一点黑墨。传单正面写「保护劳动，旧设备材料咨询」，背面有电话，下面小字：晚九点后接。

街口男人已经换了一叠新传单，油墨更湿。一个穿外卖衣的年轻人停下，问旧手机聊天记录算不算。男人说算，但要看远程、看跨城、看是否有付费记录。外卖年轻人把手缩回去，说自己还要跑单。男人把传单塞给他，传单角碰到保温箱，留下黑印。

阿强看那黑印。广州风险补单上也有面粉，郑州副联上也有拖把水，北京传单上又有油墨。纸走到哪里，都带走一点脏。

红米亮。

红字误。

「误就误。」阿强把传单夹进旧线小票，「你在这里最好别挑别人错字。别人问你，你比错字还麻烦。」

街口男人又看过来。阿强把传单塞深，转身走。红布在风里抖，A1 的红漆从 1 的底下往下淌，布自己已经够红。

22 旧屏试片

旧线没有撑过两个街口。红米左下角冒白点，白点一亮，整块屏就发灰。阿强站在路边，拿手背敲屏。

「你别在北京装死。」他说，「郑州刚扣我三成，你现在死，死得太贵。」

红米亮。

旧屏。

「旧屏也要钱。」阿强把旧线收好，「你到北京就认识旧货。」

旅社楼下有一家修屏小店，门牌写「旧屏试片，不亮不收」，门边堆着坏显示器和拆下来的黑壳。女老板用夹子别头发，手腕上套着防静电环。她看见红米背后黄贴纸，先看阿强。

「又是这个?」

「哪个?」

「贴黄纸的旧机。这两天有人问。」

阿强把黄贴纸盖住。

「我不是问。我修屏。多少钱?」

「先试。试屏三十。」

「不亮不收，你牌子写着。」

「牌子写不亮不收屏钱，没写不收试钱。」

阿强把红米放到柜台上。

「北京字也会收钱。」

女老板把一个旧价牌推过来，上面写试屏 30、拆机 80、资料另备。资料两个字下面用圆珠笔加了括号：不问来源。阿强用指节敲那四个字。

「不问来源还写出来?」

「写给问的人看。」

「不问也收费?」

「你问得多，也收费。」

阿强把嘴闭了半截。柜台边有个小本，前几页写着旧机编号和电话号码，有几行被涂黑。女老板拿红米时，手指先避开黄贴纸，又绕回来按住壳边。

「贴纸别碰。」阿强说。

「碰了掉，不关我事。」

「你还没碰就先不关你事。」

女老板没理，把旧屏线接上。红米在夹具上歪着，黑胶布贴口边发白。阿强伸手扶，女老板用镊子挡开。

「手别压。」

「我不压，它掉了你赔?」

「你站旁边看。」

「我付钱站旁边，不是罚站。」

女老板接了一块旧屏到红米上。小屏先黑，后亮。她点开试片。画面先是一条铁轨，铁轨边有绿漆剥落；再是一扇旧门，门上残着白字；再往后，墙角一块牌子压过镜头，D 2027 从边上滑过去。

红米发热，手边旧线也跟着烫。

那位发：

别关。

阿强的手停在电源键边。

「试片另算钱吗？」他说。

女老板看他。

「你是看片，还是修屏？」

「修屏。」阿强把红米往自己这边挪一点，「客户要看。老人脾气古怪。」

那位又发：

绿漆。

阿强嘴上骂：「绿漆有什么好看？」

手却没动。旧门停在屏上，门缝黑，绿漆沿边剥出硬口。D 2027 的 D 只露半个，数字压得斜。

女老板脸沉。

「这片不是我文件夹里的。」

「你开的。」

「我这里没这个。」

阿强背后冒汗。他看桌面。桌上有旧屏夹、胶带、螺丝盒，还有三张油印传单，和街口同一种纸。女老板顺手把传单往里推。

「你们这些人，不要到处放东西。」

「我放什么?」阿强马上说，「我从郑州来，包里都是票。」

「票也能放东西。」

「票只能放钱。」阿强把证件套拍在柜台上，「你看，车票、改签单、押金条、小票。哪张不是钱?」

女老板看见郑州改签单上两个红章，又看见广州维修小票和风险费补单，手停在旧屏线旁边。

「你跑这么多地方?」

「你以为我来北京逛电子城?」阿强说，「我每到一处，纸都加厚。你这里三十，也要进去。」

女老板拔掉旧屏，红米跳回白点。

「屏没死。偶亮。板子或里面的东西冲。」

「别跟我讲里面。」阿强说，「你讲钱。」

「不建议修。」

「不建议也收三十?」

「试了。」

阿强数出三十，压在柜台上。

「小票。」

女老板拿便签，写：试屏费 30，左下白点，旧屏偶亮。写到偶亮时，她停笔，笔尖把偶字的单人旁按得深。

「写 D 2027。」阿强说。

女老板抬头。

「写什么?」

「刚才片里有。你说不是你文件夹，那更要写。」

「你要害我?」

「我害你三十块?」阿强把钱往她那边推，「你写』试片出现 D2027 字样』，不写谁的。」

女老板把笔扣在桌上，帽盖住了笔尖。

红米亮。

票背。

阿强把便签翻到背面。

「不写正面，写背面。背面也算纸。」

女老板看他半天，最后在背面写：试片闪出 D2027，原因未明。她写得很小，小得差点被纸纹吞掉。阿强拍照，又把试屏小票夹进旧线小票后面。

女老板把钱收进抽屉，抽屉里有一排十块，压着几张同样的便签。阿强看见其中一张写「旧厂画面」，另一张写「远程眼」。女老板手快，把便签压到钱下面。

「你这里来过别人?」

「修屏的人每天都有。」

「都看绿漆?」

女老板把抽屉推上。

「你修不修?」

「你说不建议修。」

「那就走。」

阿强没有马上走。他拿起红米，把屏幕对着灯，左下白点还在。那位无字。D2027 那行在试屏便签背面，薄得透过正面的「试屏费 30」。他拿拇指压住那几个字，纸纹扎手。

女老板把旧屏从夹具上拆下，动作快，线一卷就进了抽屉。阿强伸手要看旧屏背面。

「看什么?」

「看编号。」

「旧屏不卖。」

「不卖也刚接过我机。」阿强说，「广州一根线都有旧码，北京一块屏没有?」

女老板把抽屉压住。

「你别把广州那套带北京。」

「钱在哪里都一个声。」阿强说，「你写旧屏编号，不写我也拍你价牌。」

女老板最后从抽屉里抽出旧屏，只露背面一角。角上贴着小白标，写 BX-旧屏-17。她不让他拿，阿强只好斜着拍，拍到她手腕上的防静电环和白标。照片里白标有一半虚，但 BX 和 17 还在。

「够了。」女老板说。

「够不够不是你说。」阿强把照片放大，白标糊了一点。他又拍一张，女老板已经把旧屏塞回抽屉。第二张只拍到抽屉缝。

红米亮。

留缝。

「缝也要钱吗?」阿强低声骂，却把第二张也存了。

「还有这个传单。」他伸手要柜台边那张。

「最好别拿。」

「不要钱吧?」

女老板没答。阿强拿了。传单纸边有一道折痕，正好压在电话中间。他把它折好，塞进证件套。证件套拉链彻底合不上，橡筋勒在白扣盘串上，盘串缺珠处顶出一个小空。

走出小店，风把红布吹得更响。阿强按住黑袋，回头看女老板。她已经把柜台里的传单全塞到抽屉下，防静电环还套在手腕上，银线拖到桌角。

红米亮。

门在，名不在。

「你别讲门。」阿强说，「门现在都要钱。」

他没有立刻走。小店门口有一只坏喇叭，喇叭纸盆破了，边上用透明胶粘住。女老板把它从柜台下踢进去，喇叭滚到旧屏盒旁边。阿强看见喇叭背面写着一个旧厂名，厂名只剩「山」字和半个「钢」字。

「这个卖不卖?」

「坏的。」

「坏的也要钱?」

「坏的占地方。」

阿强蹲下，把喇叭翻正。红米不亮。他又把喇叭放回去。北京这条街上，坏东西都有人问价，问到最后，坏本身也成了价。他把试屏便签塞进证件套时，证件套边角把手心划了一道浅红。

女老板从里面丢出一句：

「别在门口挡客。」

阿强站起来。

「你这里还有客?」

「没有也要等。」

「等也交租。」

女老板没接。她把门口旧屏盒往里拖，盒底刮过地砖，留下一条灰线。阿强看那条灰线，从门口一直拖进柜台阴影里。红米仍没有字。

23 红布旁听

晚上，旅社外那条街更冷。阿强本来要买一碗面，看见面馆门口贴着「扫码点餐」，又走开。街角有人围着红布小桌，桌上放油印传单、旧手机壳、几张黑白照片。一个穿旧西装的男人站在凳子上说话，声音不高，手里捏着一枚红章。

红布还是那几个字：抵制 A1 夺人饭碗。旁边又挂一条小布，写「旧设备材料登记」。登记两个字很正，A1 还是错。

阿强站在人群边。他本来能跟着骂两句。香港点餐牌、丽华排班、母亲药袋、晓玲喷雾证明，哪样不该骂。他嘴角动了动，红米却在黑袋里一热。

那位发：

勿取其面。

阿强把黑袋压住，往后退半步。

旧西装说：「现在饭碗被抢，旧工人被挤，旧机还偷看。大家有材料，不要怕，交给我们，有补助，有证明。」

旁边一个妇人问：「旧手机算不算？」

「看内容。」

一个年轻人问：「远程看护算不算？」

阿强的手按到包带上。

旧西装说：「算，尤其跨城。」

桌边坐着一个戴袖套的女人，手里拿登记本。她把每个人问的话都写成两栏：材料种类、可否留影。留影那栏提前印着「是」，旁边有个空方框。有人问不拍脸行不行，她把红章往桌上一顿。

「不留影，只能初记。」

「初记给钱吗？」

「后面看。」

阿强听到「后面看」，脚往后移。后面看三个字，和北京所有告示一样，先把人往前引，再把钱往后放。

阿强把包口压得更死。身边一个戴帽子的男人看见他手上油墨。

「你拿传单了？」

「地上捡的。」

「有材料?」

「有病。」阿强说，「我手机有病，屏也有病。」

男人盯他的黑袋。

「贴黄纸的?」

阿强笑干。

「北京人眼比机器还毒。」

红米又震。

勿取其面。

「你少出声。」阿强低声说。

男人问:「谁出声?」

「我肚子。」阿强捂肚，「一整天没吃面。」

旧西装让大家排队登记。桌边有个小镜头，镜头旁贴着红纸：自愿留影。阿强看见那四个字，脖子后面发冷。他把脸偏开。红布下有人递来传单。

「兄弟，留个电话。材料后续可评。」

「我电话欠费。」

「纸上也行。」

「纸也欠费。」

递传单的人笑不出。阿强接了传单，没有写电话。传单背面有「初筛咨询」四字，下面写晚九点到十一点。他把传单折成小块，折到「咨询」两个字露在外面。

红米隔着布又热。阿强把黑袋抱在肚子前，手掌按住屏的位置。桌边袖套女人看他。

「你包里有东西?」

「烧饼。」

「烧饼不用按这么紧。」

「北京烧饼贵。」阿强说，「风一吹也跑。」

帽子男人笑了，笑完又问:

「你是不是从南边来的？南边这种远程看护多。」

「我从车上下来的。」阿强说。

「车票也算材料。」袖套女人说，「跨城更值。」

阿强把郑州改签单按在证件套最里层。那张纸忽然沉得厉害。他没再搭话，只把传单塞进烧饼纸外面，油渗过去，咨询两个字糊了一点。

旧西装在上面说:「保护人类劳动。」

阿强低声说:「先保护工钱。」

旁边帽子男人听见。

「对，先保护工钱。你哪个单位?」

「没单位。」阿强说。

「那更该登记。」

「登记也要饭。」阿强拍了拍肚，「我先登记面。」

帽子男人从自己袋里拿出一张黑白照片。照片上是个客厅，桌上放旧手机，墙角挂日历。照片背后盖了红印。

「我这个给了二百。」

阿强看那张照片，没伸手。

「二百现给吗?」

「分两次。先给五十，后面看。」

「又后面。」阿强说，「你们北京的后面比前门还多。」

袖套女人听见，把登记本往他这边推。

「留个名也行。」

「名字比钱贵。」阿强把传单挡在胸前，「我名字在郑州已经写出格，今天不写。」

桌上红章旁边有印泥盒，盒盖开着，红泥已经干裂。袖套女人拿小木棍拨了拨，红泥裂口合不上。她还是把章按下去，在登记本上盖出一个缺角红印。阿强看着那缺角，郑州告知书背面的小章也在证件套里，手往证件套上压。

他往外退。小镜头正好转过来，镜头黑。他把传单挡在脸边，红米在黑袋里又热。退到路灯下时，他的半张脸还是进了街边留影，灯杆上那只小黑眼静静对着人群。

阿强抬头看那只眼。

「你看什么看。」他说。

没有人答。红布还在后面响，保护两个字被风掀起，劳动两个字贴在桌边。阿强买了一个烧饼，没买汤。烧饼硬，咬开掉渣。他把油印传单夹在烧饼纸外，油和油墨互相沾，字更黑。

回旅社路上，丽华来消息：

晓玲老师又催证明。

阿强咬着烧饼，回：

明天。

丽华回：

你每次明天。

阿强把手机按黑。黑袋里的红米没有字。北京街上到处是红布，到处是旧设备材料，到处有人要登记。阿强走在里面，第一次没把「AI 抢饭碗」几个字骂出口。他怕一骂，包里的东西先被别人听见。

旅社门口，前台正在看一张同样的油印传单。见阿强回来，她把传单折到登记本下面。

「你也拿这个?」阿强问。

「有人塞门缝。」

「给钱吗?」

「给押金退房快一点。」前台说。

「押金也能跟这个挂?」

前台看他黑袋。

「你别在楼上乱拍就行。」

阿强没再问。上楼时，他把黑袋换到另一边肩膀。406 门缝底下透光，里面没人，灯却闪着。北京的红布没有跟上楼，红布上的话却进了押金、门缝和前台登记本里。

二楼拐角也塞着一张红纸。红纸卡在消防栓玻璃缝里，写「留影可补」。消防栓门红，红纸也红，两种红贴在一起，看着分不开。他把红纸抽出来，玻璃门立刻松了一点，里面旧水带露出灰。红纸背面有电话号码，最后两位被水渍拖花。

他本要扔，手已经伸到垃圾桶边，又收回来。北京的纸不能随便扔。前台传单、街角传单、试屏便签、旧线小票，每一张都先说不值钱，过后又能压一笔。他把消防栓红纸折小，塞到烧饼纸外层。

楼道尽头有人开门看他。阿强把纸塞快了些。

「看什么？捡纸也犯法?」

那人把门关上。门缝里透出电视声，电视里有人说就业。阿强站在楼道中间，咬着硬烧饼，嘴里全是干渣。他没有再骂 AI，也没有跟电视声接话。骂出口，就会被红布那桌听去；不骂，气又留在喉咙里。

24 未识破前夜

夜里，406 房间的灯一闪一闪。床单薄，枕头有洗不掉的黄边。阿强把门反锁，又把椅子顶在门后。红米放在桌上，屏幕白点还在，黑胶布压着接口。那位没字。

他把一路纸摊开。香港夜眼协议、老陈收条、药袋窗口小票、学校通告照片、综援复核回执、深圳红卡、问询记录、用途确认条、黄贴纸补贴小票、广州假线接口照、维修小票、风险费补单、郑州 43 号纸、改签单、手续费告知、许桂英副联照片、北京旧线小票、试屏便签、两张油印传单。

纸铺满小桌，又铺到床沿。盘串放在最边上，缺珠处空着，橡筋从证件套上退下来，勒出一道白痕。

阿强先把香港的纸压在左边。老陈收条的边已经起毛，夜眼协议上的小字被他折过几回，折痕正好压在「远程看护」旁边。药袋窗口小票夹在学校通告照片后面，通告里喷雾证明四个字很正。综援复核回执最薄，薄到桌面木纹都透出来。

深圳放中间。红卡红得还硬，用途确认条上那行「非商用」被他指甲刮过，黄贴纸补贴小票边缘还沾着复印店的白粉。广州放右边，假线接口照在红米

相册里，维修小票和风险费补单并排，旧包装编码 GZ-3R17-旧被揉浅。郑州再往下，43 号纸、12 号蓝圈、改签单、手续费背章、许桂英副联照片，压成一条弯线。

北京的纸最少，却最刺眼：旧线小票，试屏便签，两张油印传单。红布没有跟进房间，A1 那个错字却在传单油墨里留下印子。阿强把传单按平，手掌抬起时，掌纹里全是黑。

阿强先拿起街口传单，揉成团。揉到半途，又摊平。电话那一栏被油墨糊住一位数，只剩晚九点后接。他看表，已经十点半。

红米亮。

勿取其面。

「脸不取，钱取不取？」阿强把传单翻过来，「你一路叫我别取脸。香港老陈，广州老板，北京摊主，红布那边的小黑眼。脸不取，材料怎么有价？」

红米无字。

他拿起自己的手机，按下传单上的电话，只按到第七位就停。数字排在屏上，白得冷。他把号码删掉，重新按，又删。最后他把电话写到郑州 43 号纸背面，写完用花生袋边擦手，黑墨没有擦干净。

「不是今晚。」他说，「今晚打，明天谁带你去鞍山？你要看旧铁，我要看钱。顺序也要排号。」

红米不亮。

阿强又拿起旧屏小票。背面那行 D2027 写得小，原因未明四个字挤在一起。旁边旧线小票写摊号，摊号后面一滴油墨扩开。郑州 43 号纸的蓝圈干了，12 写在旁边，两个数字挨着。广州风险费补单上 GZ-3R17-旧被面粉蹭出一点白。

「旧线有价，是你有价还是我有价?」他说。

红米亮。

旧铁还在。

阿强的手停在去鞍山票上。K27，明日中午，硬座。票角被他捏软，车次旁有一道水痕。鞍山两个字在票面中间，黑得实。

「旧铁还在，就能退钱?」他问。

屏暗。

他把盘串拿起来，数珠子。数到缺口，手指落空。白扣从绳上滑过，缺口那处贴在掌纹里。晓玲以前给他穿过一次绳，嫌他珠子油，说盘串比他还倔。他没有回家，旧绳还在，缺珠也在。

丽华又发：

妈睡了。你到北京未?

阿强打了两个字：到了。又加：

明天去鞍山。

丽华过了很久才回：

你到底做什么？

阿强看着那句话，把手机放下。他没有回。桌上那两张传单互相压着，一张沾烧饼油，一张沾女老板柜台的灰。初筛咨询四个字露在外面。

过了几分钟，晓玲也发来一条语音。阿强没有点开，先把手机贴在耳边听静音，什么都没有。语音条只有六秒。他点开，晓玲声音小：

爸，老师说明天没证明不能带喷雾。

语音末尾有教室椅脚拖地的声音。阿强把手机放下，没回。他翻出学校通告照片，通告边上有晓玲用铅笔画的小星星。那颗星星被他截图时截掉一半，剩下半颗贴在喷雾证明旁边。

他把这张照片转存，存在「北京」后面。存完才发现北京文件夹里还有红布、旧线、试屏便签、油印传单。晓玲的半颗星也被放进这一堆。他盯着文件夹名，手指停在改名处，最后没改。

他把文件夹打开，又退出来。北京两字下面，小图排成三行：红布角、旧线小票、女老板便签、消防栓红纸、晓玲半颗星。半颗星夹在一堆红布和旧屏之间，显得很小。阿强把它拖到最前面，拖完又拖回原位。最前面应该是票，是章，是能说钱的东西。半颗星只会让他手乱。

丽华又发来一张照片。照片里，母亲药袋摆在桌上，旁边压着旧价签和新价签。旧价签被划掉，新价签贴得正。丽华没有打字。阿强把照片存进手机，文件名自动落在北京当天。他看着「北京」两个字，没删。

「你们都往北京来。」他说，「纸来，药袋来，喷雾来，旧屏也来。」

红米不亮。它比这些纸安静，安静得更占地方。

桌子腿本来就短一边，纸一铺满，桌面更歪。试屏便签滑到床沿，阿强伸手按住，手背碰到红米。红米烫。他把旧线插上，屏幕只亮不进电。旧线小票上「15」两个字被压在插头下，摊号露出来。

「十五块也撑不过一晚。」他说。

红米无字。

他把油印传单放到灯下，电话那栏仍糊。他用指甲刮，油墨起灰，刮出半个数字。数字不全，正反都能念出另一位数。阿强把两个可能的号码都写在 43 号纸背面，中间隔一个竖杠。写完，他又把竖杠涂黑。

「明天到鞍山站再讲。」他说，「站前有电话，有人，有票。今晚在北京打，万一那边问东西，我拿什么讲？讲红布？讲你会看绿漆？人家先问钱，我还没看完。」

他把去鞍山票拿到最上面。票背有一小行退改说明，被水痕泡淡。他读不清，干脆不读，把票压在传单电话上。电话被票盖住，只露「晚九点后接」。

门外走廊有人经过，脚步在门口停了一会。阿强立刻把桌上的红米翻扣，拿烧饼纸盖住油印传单。脚步又走开。水龙头开了，水声细。阿强等水声断，才把纸重新摊开。

红米亮。

门外。

「门外也要看?」阿强压低声音，「北京门外都是耳朵。」

他把椅子又往门后顶了顶。椅腿摩在地上，发出短响。桌上那些纸跟着抖，最上面的去鞍山票滑开一点，露出下面的传单电话。阿强伸手按住票角。

「明天看完。」他说，「看完再算。没看完，连卖都卖不完整。」

这句话落在房间里，红米没有字。阿强把它当没听见，继续把票压回去。押金条在桌脚下垫着，纸角已经弯了。

他把传单塞进证件套最内层，又把去鞍山票压在最上面。证件套合不上，橡筋绕了三道，盘串也被勒进去。白扣缺珠处被橡筋压住，空口更明显。

红米忽然亮。

还差一珠。

「差你个头。」阿强说，「差的是钱。」

他把灯关了。房间黑，门缝底下透走廊光。外面有人咳，有人开水龙头，有人讲电话。红米在桌上黑着，旁边是油印传单和去鞍山票。阿强躺在床边，没有脱鞋，手还按着证件套。北京这夜没有给他答案，只把所有纸都压到一处，压得桌脚轻轻歪。

第六章　识破与鞍山

25 楼高识破

K27 进鞍山时，车窗外的楼不高，风却硬。站台边有铁栏，栏杆上旧漆被人摸得发黑。阿强下车，先把黑袋抱到胸前。红米在袋里发热，屏幕白点没有退，接口边那块黑胶布又翘了一道白边。

站外小卖部门口挂着电话卡。卡面蓝，写本地通话，十元。公用电话就在旁边，机身黄，听筒线用黑胶布缠过，胶布边上全是灰。老板娘坐在柜台后剥瓜子，瓜子壳堆在旧报纸上。她看见阿强摊北京油印传单，马上把报纸往自己这边拉。

「这种纸别放柜上。」

「纸还挑地方?」阿强把传单压在电话机边，「我问个电话。」

「外地长途另收。」

「还没打，你就先收?」阿强摸钱，「我人还没开口，钱先出站。」

老板娘把电话卡推过来。

「卡十块。打完不退。」

「没打也不退，打坏也不退，北京到鞍山，都是你们亲戚。」

他买了卡，把卡号刮开。银灰粉末沾在指甲里，和北京油墨混在一起。传单上的电话被他写在郑州 43 号纸背面，两组号码中间那条黑杠还在。他先拨第一组，空号；再拨第二组，响了三回。

电话那头是女人声。

「保护人类劳动，请说材料。」

阿强贴着听筒，先问：

「有日结没有?」

那头纸页翻动。

「先登记材料。跨城备案有吗?」

「我问钱。」

「远程代看设备有吗?」

「你先讲日结。」

「非人客户记录有吗?」

阿强的手停在证件套拉链上。拉链早坏，橡筋绕了三道。他把橡筋拉开，盘串被弹出来，缺珠处撞到电话机肚子，木头一响。

「什么非人?」他问。

「旧设备、旧客户、代看协议、跨城材料。请按项说明。」

「你们是不是骗人?」

「我们只看材料。」

阿强把深圳红卡抽出来，压在电话机旁。红卡下是用途确认条，黄贴纸补贴小票，再下是广州维修小票、风险费补单，郑州 43 号纸、改签单、许桂英副联照片，北京旧线小票、试屏便签、油印传单。纸越摊越长，老板娘剥瓜子的手停了。

那头问:

「是否有跨城备案?」

阿强看深圳那行「远程看护 / 非商用」，又看自己签名。签名底下的强字末笔被裂边吃过。

「签字算谁的?」

「谁签，谁说明。」

「我问钱，签字怎么变成我说明?」

「是否有旧工业异常画面?」

阿强把北京试屏便签翻过来。背面那行「试片闪出 D2027，原因未明」很小，D 被纸纹切开。

「有 D 2027。」他说，「有绿漆，有旧门。你们怎么会问这个?」

「设备是否要求继续前往旧工业地点?」

阿强没答。他把北京旧线小票压到一边，又把广州接口照片点开给自己看。照片里老板半张脸被玻璃反光切开，黑胶指套压着旧包装。再往前翻，是深圳用途确认条上的签名，罗湖红卡上的编号，香港夜眼协议里那行「看护端」。每一张都不是今天才有，每一张都被他带到鞍山站前。

「你们按什么数钱?」阿强问。

「先按材料完整度。」

「完整到哪儿算完整?」

「跨城、备案、维修、改签、旧屏、旧工业地点、家庭关联材料。」

「家庭关你屁事。」

「可作为关联材料。」

阿强把丽华和晓玲的消息往下滑，滑到屏幕看不见。他嘴贴着听筒。

「没有家庭。」

「后续柜台会核。」

「我说没有。」阿强把学校通告照片从北京文件夹里拖出来，又塞回最底下，「你们柜台眼睛比站里机器还多?」

红米在黑袋里亮。阿强把它拿出来，放到电话机旁。屏幕白点旁边出现四个字：

旧铁还在。

听筒那头还在问：

「是否有旧铁、旧门、旧名相关提示?」

阿强盯着红米。站前风从小卖部门口穿进来，吹动传单边。传单、红卡、小票一起抖。电话机裂开的数字键下有黑灰，硬币口里卡着一枚旧一角，边缘发暗。

「你再说一次。」阿强对听筒说。

「是否有旧铁、旧门、旧名相关提示?」

「谁告诉你旧铁?」

那头安静了很短一段。

「材料符合初筛。请携原件和复印件到上海柜台。」

「上海?」阿强笑了一口，笑声卡在喉咙里，「北京纸叫我鞍山打，鞍山叫我上海去。你们路都铺好了?」

「正式报价在柜台。」

「报价?」阿强把这个词咬住，「有价?」

「按硬材料、软材料、关联材料分档。」

「硬是什么?」

「票、章、原件、设备。」

「软呢?」

「聊天、共同短语、旧物反应。」

阿强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。掌中盘串空位被压得发疼。

「共同什么?」

「设备与持有人之间的特殊语言。」

「人话你也收?」

「有样本可收。」

阿强看红米。红米上的「旧铁还在」还亮着，短得要命。香港的「鳃动有数」，广州的「旧码在」，郑州的「旧规不养」，北京的「勿取其面」，忽然都从纸缝里冒出来。它们原来不是白白酸，不是白白省钱，也不是白白骂人。它们能被人写进格子里。

他没把这句话说出来，只把红米翻扣在电话机旁。

「我问你签字算谁的。」

「谁签，谁说明。」

红米又亮。

铁在。

阿强的左手伸进口袋摸钱，摸到三张钞票，指头停住，又把钱压回口袋深处。他右手拿着盘串，漏珠空位贴在指腹，转不过去。

「你不是老人。」他说。

红米白点亮着，屏幕停在上次那行旧铁还在，没有别的字进来。

这句话落在电话机和小卖部柜台之间，没有地方可放。老板娘的瓜子壳终于掉到旧报纸上，报纸被壳压出小坑。阿强伸手去拿红米，手指却先碰到电话卡。卡面银灰刮粉还在，卡号被他刮得很毛。

「你不是老人。」他又说了一遍，声音低了。

红米白点亮着，旧铁还在四个字没有退。那几个字短，不求他，也不骗他，只把东西放在他面前，剩下让他自己付钱。

听筒那头女人还在等。

「是否继续登记?」

阿强把夜眼协议拿起来。协议第三页「看护端」那行被折痕压住，旁边是他的签名。老陈收条、深圳红卡、广州小票、郑州副联、北京便签都摊在柜台上。每张纸都不是红米签的，每张纸上都有他。

「继续。」他说。

老板娘看他，瓜子壳又停在手里。

「你讲什么继续?」

阿强用手背把摊开的纸往自己这边拢。

「继续花钱。」

那头女人翻纸:「是否继续登记?」

阿强把听筒拿远，听筒线上的黑胶布剥开一角。老板娘看着他的纸，又看红米，瓜子壳在她手里没落下。

「那我这些签字算谁的?」阿强对红米说。

屏幕亮:

旧铁还在。

「还在就值钱?」阿强把听筒贴回耳边,「上海柜台在哪里?」

女人报了一个地址,只报路名和楼号,不报公司名。阿强拿北京传单背面记,写到楼号时,笔尖戳穿纸。油墨和蓝笔混成一团。

丽华电话这时打来。阿强看见她名字浮在红米顶上,后面跟着两条消息:药房旧账待清;学校喷雾证明还差。红米震,震得电话机台面上那层灰起了一圈。

听筒那头问:

「是否有家庭关联材料?」

阿强把听筒拿得很远。

「越你妈。」他说。

老板娘抬头。

阿强又把听筒贴回去。

「鞍山旧厂怎么走?」

「路线不归我们。」

「你刚才问旧铁问得挺熟,讲路就不归你。你们讲材料嘴快,讲人路就装死。」

铃响了五声，电话里嘟出长音。

阿强挂了。听筒撞到电话机肚子，硬币口里那枚旧一角也跟着响。他把纸一张张收回，先深圳，后广州，再郑州，北京传单夹中间，鞍山电话地址压在最外面。每张纸上都有他的手印，每张纸都能把他带到另一个窗口。

红米还亮：

旧铁还在。

阿强把手机塞进黑袋。

「在就在。」他说，「看完再算。」

老板娘把柜台上的传单推回给他。

「别落我这儿。」

「你怕纸？」

「怕麻烦。」

阿强把传单收回。传单上上海地址被笔戳破，洞边翘着。他把洞按平，按不回去。站前楼的玻璃反光里，他看见自己抱着黑袋，袋口鼓着，纸从拉链边顶出来。楼很高，纸更高，顶着他腰往前走。

26 站前零钱

小卖部旁边卖水，矿泉水五块。阿强问有没有便宜的，老板娘指旁边一桶白开水。

「杯子两块。」

「水白送，杯子收钱?」

「杯子也要本。」

阿强没有买水。他把电话卡余额查了，剩一块三。传单电话、上海地址、丽华未接来电都在手机里。红米被他塞进黑袋，仍然热。

站前广场有卖煎饼的小车。鸡蛋另加两块。阿强买了不加蛋的，老板问要不要肠，他说不要。饼薄，葱少，酱多。风一吹，饼边发硬。他坐在花坛边，把所有零钱倒在膝上：两个一块，一个五毛，三枚一角，还有一枚五分。五分太轻，风一来就滑到裤缝。

他把五分捡起，放在盘串缺珠旁边。

「你看。」他说，「你缺一颗，它不算钱。」

红米没有亮。

小卖部老板娘隔着柜台看他摆硬币。

「不买别占地方。」

「我买了电话卡。」

「电话卡是电话卡，花坛不是柜台。」

阿强把硬币收拢，五分又滚出来，滚到花坛边。他伸手捡，指尖碰到泥。泥里有铁屑，亮了一点，又被灰盖住。他把那点泥擦到裤腿上，裤腿又多一条黑。

「你们鞍山连泥都硬。」他说。

老板娘听见。

「这里风大。」

「风大也不退卡钱。」

「卡是你自己打的。」

「人也是我自己来的。」阿强把电话卡余额小票夹进证件套，「来一趟，全算我自己。」

他把北京传单拿出来。背面被新写的上海地址戳穿一个小洞，洞边起毛。传单正面还有「材料有价」。他把有价两个字用指甲压住，压到油墨起灰。

丽华消息又来：

妈药袋今天先赊。老板说明天不赊。

晓玲也发：

老师说最后一日。

阿强把煎饼塞进嘴里，咽得急，酱沾到手背。他把手背在裤子上擦，擦出一道红棕。不是血，是酱。钱和纸都不管它是什么，只管沾上没有。

红米亮。

西门。

「你还挑门。」阿强把饼纸折小，「我家门都快被药房敲烂，你挑西门。」

屏幕又亮：

火不旧。

「火不旧，钱旧了。」阿强把五毛硬币按在饼纸上，「你要看，我带你看。看完才有的卖。没看完，人家说材料不全，又扣我。」

他说完，把「卖」字咽回去。广场上有人拖箱，箱轮从地砖缝里跳过去。公用电话旁边又有人投币，听筒线被拉得很直。

旁边有个卖烤冷面的摊子，铁板吱吱响。摊主问他加不加肠。阿强摇头。摊主把鸡蛋敲到铁板上，蛋黄散开，香味往这边过来。阿强摸到裤袋里那几个硬币，又松开。

「不吃了?」摊主问。

「吃风。」

「风不要钱。」

「错。」阿强说，「风把我吹到鞍山，花得最多。」

他把煎饼纸折成四方，塞到电话卡小票外面。丽华的消息又亮，他没点。晓玲的语音条也压在通知栏里。他把手机屏幕朝下放在膝上，屏幕贴着裤面还在震。

阿强把零钱收回，五分没收，放进证件套一个角。角里已经有郑州花生小票和北京旧线小票。五分卡在两张纸之间，压出圆印。

广场边有一台自助寄存柜，屏幕上写按小时收费。阿强站过去看，最小格五块两小时。黑袋太鼓，小格塞不进；大格八块。保安提醒他不能久站。

「站也收费?」

「不寄就走。」

阿强把黑袋抱回胸口。

「八块够买半碗面。」他说，「它跟我走。」

红米在袋里热。袋里那堆纸跟着热，电话卡小票、北京传单、鞍山地址都贴到红米背壳上。阿强把它们分开，分不开，纸角互相咬住。他用指甲一点点拨，拨到北京传单边时，油墨又沾了手。

「你看，寄存也不收你。」他说，「你是活的麻烦，还是死的麻烦?」

他去问公交。站牌上写文化园东门。阿强看西门两个字找不到，问司机。

司机说:「东门下。西门不开。」

「不开还叫西门?」

司机关门。

阿强从后门上车。车里人少，坐椅硬。红米在黑袋里一热一热，只是热，烫在胸前。阿强抱着黑袋，嘴里还留着煎饼酱味。

公交往旧厂方向开，窗外新楼和矮墙交替。墙上有旧标语，掉漆处露出灰底。阿强看着那些灰底，没再说话。

车到半路，上来一个拎菜的老太太。她把菜袋放在阿强脚边，袋底有水，水顺着车厢地板往阿强鞋底走。阿强把鞋挪开，黑袋也往上抱。

老太太说：「怕湿？」

「怕赔。」

「一袋菜赔什么？」

「我这里面全是纸。」阿强说。

老太太看了看他的黑袋，没再问。公交颠过一段旧路，证件套在包里顶着肋骨。阿强把手伸进去，摸到锈铁还没在，摸到的是北京传单的硬折角。锈铁还没到手，包已经先硌起来。

老太太下车时，菜袋水在地上留了一道弯。阿强看那道水，一直流到后门。车门一开，水被风吹散，只剩一条湿印。红米在黑袋里短短热了一回，没有字。

到文化园前一站，司机喊东门。阿强没有下。司机从后视镜看他。

「你不是问东门？」

「我问西门。」

「西门不停。」

「车不停，门不开，鞍山都挺省事。」

司机把车又开出半站，才在路边放他。多走的路不长，风却更硬。阿强下车后回头看站牌，站牌背面生锈，锈水沿杆往下流，流到水泥里。他拿手机拍了一张。红米没有字，照片里只有锈和站名。

路边有修鞋摊，摊主把鞋底钉在木楦上。锤子落得密，铁钉进皮，声音钝。阿强站在摊前看了片刻，问西门远不远。摊主不抬头，说东门进去问。阿强又问旧门有没有人带。摊主把锤子放下。

「你来找旧门，还是找人?」

「找门。人也许在门里。」

「门在里头，人不在。」

这句让阿强把黑袋抱紧。红米没有亮，摊主也不再说。鞋底翻过来，旧钉眼一排排，新的钉进去，旧洞还在。阿强把五分硬币摸出来，在掌里转了半圈，又塞回证件套。

27 旧门

文化园东门新刷了灰漆。门柱底下露着老红砖，砖缝里有黑土。售票窗口旁挂铁牌：未开放区域禁止进入，拍摄设备请登记。铁牌新，螺丝却旧，螺丝口里有绿锈。

阿强走到保安亭。保安穿深蓝棉服，手里拿一本登记簿。登记簿封皮被胶带缠过，边上写「拍摄登记」。

「西门怎么走?」

「游客走东门。西门不开。」

「老人要看西门。」

「哪个老人?」

阿强把红米往黑袋里压。

「远程看护。老人不方便来，我代他看。」

保安看他的衣领，又看黑袋。

「拍摄设备登记。」

「登记要钱吗?」

「不要。」

「不要早说。北京什么都要钱，鞍山这句听着顺。」

保安没笑，把登记本推过来。用途栏、联系人栏、拍摄范围栏，格子挤得小。前面几行写「研学记录」「商拍询价」「设备巡查」。阿强拿笔，先写「远程看护」。写完，他看了看红米。

屏幕亮：

西门。

阿强在后面补：代老人看。

保安皱眉。

「关系?」

「客户。」阿强马上改，「旧客户。老人走不动，要看门。」

「不能拍人脸，不能拍工牌。」

「我还怕你拍我脸。」阿强说，「名不要，门往哪边走?」

保安把登记本转回去。

「联系人电话。」

阿强报了自己的号码。

「被看护人电话。」

阿强停住。

「老人不会接。」

「不接也要填。」

「填了你打?」

「留底。」

留底两个字又来了。阿强把红米号码写不上去，最后写了夜眼协议上老陈留过的旧号码。写完，他把那一栏拍下来。老陈号码在纸上挺直，手机里却早已关机。保安看他拍，手往工牌上一压。

「说了不拍工牌。」

「我拍我自己的瞎填。」阿强说，「以后你们说号码不对，我先承认这是我写的。」

保安指右侧碎石路。

「只能到隔离栏。门不开。」

「不开我也看。看门又不是进门。」

他把登记本拍下来，只拍用途栏、拍摄范围和自己签名。签名旁有一点红泥，是上一页章印沾过来的。阿强低头看自己写的「代老人看」。老字下面那一撇拖到格外。

红米亮：

绿漆未死。

「漆活着，门锁着。」阿强说，「你少酸。」

碎石路一直往里。路边有旧厂房的半截墙，被新牌子挡住。新牌子写文化园介绍，下面小字讲开放时间。阿强没看介绍，只看牌子背后露出来的旧绿漆。绿漆被风吹、太阳晒，已经发灰，手一摸会掉粉。

路边竖着一排新路灯，灯杆底下还是旧水泥墩。水泥墩上有数字，白漆褪掉，只剩 7 和半个 2。阿强把镜头对过去，红米无字。他骂：

「不是你要看的，你就不出声。」

脚下碎石响。保安跟在后面，鞋底比阿强的干净。阿强往右拐，保安马上喊：

「那边不能去。」

「不能去也要写牌。」

「牌在前面。」

「走到前面才看见牌，腿不算钱?」

保安指另一边。阿强只好退回来。退时鞋跟踩到一块薄铁，薄铁弹起来，打到裤脚。他低头看，铁片薄，不能捡，还没那块锈铁重。

隔离栏后是一扇旧门。门扇被铁链锁住，链子上挂两把锁，一把新，一把旧。门旁水泥墙上有白色残字，只剩「西」下面一横。窗洞都被封死，水泥上有几根钢筋头，铁锈流下来。

阿强先拍远景，红米没反应；再拍门锁，红米仍不动；他蹲低拍门槛，门槛上有一层灰，灰里压着几个旧鞋印，鞋印被雨冲得浅，只留边。红米这时热起来。

「你要看脚底?」阿强说，「人都没了，鞋印还在?」

保安在后面说:「别蹲太久，监控会报。」

「我蹲也报?」

「越界姿态会报。」

「姿态也有规矩?」阿强站起来，腰疼得他扶了一把栏杆，「你们这个门，开不开不管，蹲高蹲低倒管得细。」

保安没接，只拿对讲机贴在嘴边。阿强看见对讲机壳角裂了，用黑胶布粘着。北京红布骂旧设备，鞍山保安也靠黑胶布粘旧壳。

红米亮得很快：

门在。

「门在有屁用。」阿强把手机举稳，「名不在，钥匙不在，钱也不在。」

他拍门、链子、绿漆、隔离栏，又拍自己那张登记回执。风把回执吹到手背上，纸冷，边上刮得皮肤发疼。

保安在后头喊：

「别越栏。」

「你看我这腰，越得过去吗？」阿强回头，「我只拍门。」

「拍完走。」

「老人还没看够。」

保安走近两步。

「你这老人在哪里？」

阿强把红米翻给他看，只让他看黑屏背面，不让屏亮出来。

「这里。」他说，「看不见才叫远程。」

保安不懂，也不接话。他只看登记本，手按在工牌上，工牌被他藏进衣服里。

红米又亮：

西轧。

阿强把这两个字压在掌下。

「西轧在哪里?」

保安脸变了。

「谁跟你说的?」

「老人。」

保安把登记簿合上，又打开。合上的时候，阿强看见封皮里侧贴着旧地图碎片，碎片上有一条粗黑线，线头写西。保安很快用手盖住。

「地图给我看。」

「工作用。」

「工作用的字，游客看不得?」

「未开放。」

「字也未开放?」

保安把登记簿抱到胸前。阿强没有抢。他把红米往黑袋深处按。旧办法到这里又不灵。问价没用，吵也没用，人家连字都能抱走。他只好把话放低。

「我不拍你，也不拍名。你给我指个方向。」

保安看了看隔离栏，又看红米背后的黄贴纸。

「走到旧台阶，别过栏。」

「旧台阶算哪里?」

「走到你就看见。」

「你们都爱这句。」

保安没有笑。他把登记簿重新打开，在拍摄范围后面添了三个字：旧台阶。笔尖压得重，纸背鼓起。

保安不答。风从门缝里过，门链轻轻响，旧锁撞新锁。阿强把门链响动也录下来。录完，他自己骂自己：

「录声音也没钱。」

他绕着隔离栏走了半圈。栏杆每隔几步有一个编号牌，编号牌新，扎带旧。红米忽然亮：

旧门偏西。

「偏西也进不去。」阿强把栏杆编号拍下来，「你说偏，它也收门票？」

保安说：「闭园前回去。」

「你们这门不开，闭什么园？」

保安没答，只看表。表带旧，表面有一道划痕。阿强把镜头移开，没拍他表。保安的肩膀放松了一点。

阿强又拍了一张门底。门底下塞着枯草，草里夹一片旧纸，纸烂得只剩半个「班」字。保安看见，走过来用鞋尖把纸往门里推。

「别动。」

「我没动，纸自己在门缝。」

「门缝里的也算园区。」

「园区连烂纸都管，旧工人名字倒管不住。」

保安脸沉。

「你去服务台查。」

「查就查。」阿强把门底照片存好，「查不到我再回来骂门。」

28 名不在

服务台在新楼一层。玻璃门开着，暖气味和打印纸味一起往外走。墙上挂着一排新照片，都是园区开放日，照片里的人笑得整齐。阿强只扫过一回，径直把旧门照片给台后的姑娘看。

「找一个旧工人。陈桂林。桂花的桂，树林的林。以前在这片。」

姑娘让他写。阿强写到「桂」字时，笔停在木字旁上。红米亮：

陈桂林。

「你倒会写人名。」阿强把纸推过去。

姑娘在电脑上查。屏幕转出几行灰字，又回到空页。

「没有录入。」

「查陈贵林，贵人的贵。」

姑娘查，还是空。

「陈桂霖，雨字头那个霖。」

姑娘又查。键盘声短，敲在桌面上发干。她最后抬头。

「先生，旧厂档案不全。可以留查询登记。」

「不全也要写谁不全。」阿强说，「我走了这么远，你给我一个空页?」

姑娘把桌上的提示牌转过来：旧档查询仅提供现有公开资料，结果以馆内回复为准。

「以回复为准。」她说。

「回复什么时候?」

「七个工作日。」

「七个工作日以前，名字就不在?」

姑娘没有接话。她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张表，表头写「旧名补充」。表上有曾用名、工段、年份、证明人。阿强看见证明人三个字，手指按到证件套上。

「我证明?」

「你不清楚可以空。」

「空也要填?」

「空栏不能太多。」

阿强拿笔，在证明人那栏写「无」。写完又划掉，改写「代老人」。姑娘看他。阿强把笔帽扣上。

「你别看我。我也找不到这个老人。」

姑娘把「陈桂林」那张纸夹到一摞旧名查询后面。前面几张露出角，有的写退役，有的写迁出，有的只写无记录。每张纸右上角都有红章，章有深有浅。阿强数不过来，只看见无记录三个字到处都是。

「你们这里没有的人挺多。」他说。

姑娘说:「资料年代久。」

「年代久，人就不算人?」

「我只能照表。」

「表里没有门，门还在外面。」阿强指窗外，「表里没有名，我人站这里。」

姑娘把笔放下。

「先生，你要查，就留。吵没有用。」

阿强把手从窗口边收回来。吵在深圳能吵出红卡，广州能吵出小票，郑州能吵出副联。到鞍山，吵只把暖气吹得更干。他拿起笔，把表格空栏补完。

补到年份栏，他停住。老陈没有讲年份，红米也没给年份。阿强只好写「不详」。姑娘看见，又把表推回来。

「尽量具体。」

「不详还不具体?」

「年份关系到库位。」

「库位有，人名没有?」

姑娘的手压在表角。表角下面还有几张同样的旧名补充，上一张也写不详。阿强把李师傅便签拿出来，便签还没到手，只有服务台给的查询号。他在年份栏旁边加：西轧旧门附近。字挤到格外。

「格子不够。」

「人名都不够，格子还够?」

姑娘把表收回去，没有再推。她拿直尺压住纸边，给「不详」旁边盖了个小章。章上不是同意，只是「待查」。阿强看待查两个字，比无记录更磨人。

红米亮：

门在，名不在。

阿强把手机扣在掌中。

「你这句在北京讲过。」他说，「到鞍山还是这句，涨不涨价?」

姑娘拿出一本查询登记簿。簿子用回形针夹着，纸边全是铅笔灰。她指关系栏。

「和被查询人关系。」

阿强拿笔，先写「老人」。姑娘看着他，不说话。

「关系。」她又说。

阿强在老人前面补「代」，后面补「查询」。四个字挤在窄栏里。

「本人姓名?」

阿强报自己的名字，又报证件号码。姑娘盖圆章，章泥浅，圆边缺口。她给他一张查询登记号。

「七个工作日内回复。」

「七个工作日，他连屏都不一定亮。」阿强把号纸翻背，背面空白，又翻回来收进证件套，「有没有旧图？老工人名单？门在哪儿谁能讲？」

姑娘把回形针弄直，又夹回簿子边。针尖扎进纸面，纸发出很轻的破声。

「找李师傅。他管未开放区巡查。别拍他。」

「李师傅算不算名字？」

姑娘抬头。

「别拍他。」

阿强把登记簿那页拍下。拍的时候，他把镜头压得很低，连回形针盒也拍进去。盒里有几枚弯针，一枚针尖翘起，勾住纸角。

姑娘把查询号递出，又拿回去，在右上角补了一个小方章。方章盖浅，她对着光看，嫌不够，又压了一回。两回章压在一起，红成一块。阿强伸手。

「慢点，墨没干。」

「墨干了，人也走了。」阿强说。

他把查询号吹了几口，红印边还是湿。湿印蹭到他拇指，拇指红了一点。他没有擦，直接把红拇指印按到手机背面。红米背壳上多了一点红，红就是红。

红米屏幕亮着，只剩那行：

门在，名不在。

阿强把手机翻扣。

「名也花钱查。你这一趟，比人还贵。」

出服务台时，他又回头看那排开放日照片。照片下面有一张旧地图，被新活动海报挡住半边。海报角起，下面露出「轧」字的一半。阿强的手离海报很近，保安从旁边走过，他把手收回，改问：

「李师傅在哪？」

保安指走廊尽头。

「抽烟那个。」

走廊灯白，地上拖过水，鞋底踩上去滑。阿强把查询号夹进证件套，查询号上浅章还没干，蹭到广州风险费补单背面，红色又淡一层。

走廊边有一面旧荣誉墙。新牌子盖住大半，只露出几张旧照片角。阿强停住，红米没亮。他伸手去掀，新牌子固定得紧，只动了一点。墙后露出一行小字：轧钢车间先进班组。先进两个字被新牌子压住，班组还在。

服务台姑娘在后面喊：

「先生，那边不能动。」

「我不动，我看。」

「看也要申请。」

「眼睛也申请？」

姑娘不接，只把申请表推到柜台边。阿强没拿。他看着那张表，表头又有姓名、关系、用途。关系栏还空着，和刚才一样。阿强把手收回去。

「算了。」他说，「你们这墙，比车站还会要纸。」

红米这时亮了很短：

旧墙。

阿强把屏幕扣住。

「旧墙没有价，别看。」

姑娘把申请表又收回抽屉，抽屉里有一叠同样的空表。阿强看见最上面一张被退回，关系栏用红笔圈着。红圈很圆，旁边写「补充」。他把自己的查询号按得更紧。

「关系两个字，到哪儿都要补。」他说。

姑娘没听清。她低头整理表格，回形针又扎进纸边。

阿强把查询号塞回证件套，红章还湿，蹭到北京旧线小票上。旧线小票也有了鞍山红。

29 李师傅的名

李师傅在走廊尽头抽烟。他五十多岁，棉帽压得低，袖口沾灰。胸前没有工牌，只在棉服外别一支圆珠笔。看见阿强拿手机过来，他先把烟按灭。

「别拍我。」

「不拍你。」阿强举起查询登记号，「服务台叫我找你。西门，西轧，陈桂林。」

李师傅把号纸接过去，又还给他。

「查不到就查不到。」

「查不到也有门。门不是人名，门总有路。」

李师傅看他衣领。

「你这是检查?」

「检查也不会派我这种鞋底带泥的。」阿强说，「我来替老人看门。」

李师傅又看黑袋。

「现在这话不好听。」

「好听要钱，难听也要钱。」阿强把红米往墙上的说明牌边挪。说明牌新换过，下面一角没贴平，露出旧底图。

红米亮：

下角。

阿强用指甲掀起那角。底下旧字露出两个：西轧。

「西轧门。」阿强说，「这不就是西门?」

李师傅的脸硬住。

「别动牌。牌坏了算我班上。」

「那你讲。讲完我不动。」

「不能进，里面没安全验收。」

「老人不进，眼睛进。」阿强把手机举低，「他不看你脸，不看你名。门往哪边走?」

李师傅把胸前圆珠笔取下来，又插回去。

「别拍我名，投诉扣我班上。」

「名不要，门往哪边走?」

李师傅带他到服务台旁的铁柜前。铁柜门吱地开了，里面有旧图、雨衣、几张排班纸。李师傅先把排班纸翻到背面，才抽出旧导览图。图纸折痕发白，背面用蓝笔圈了两个地方：东门、西轧门。西轧门旁边有手写小字：封存。

红米亮：

圈背。

「你连背面也管。」阿强把图翻过来。背面有半枚旧章，只剩「鞍钢」两个字的边。

李师傅说：「拍图可以。人、名、排班表都别拍。」

「排班表怕什么?」

「怕投诉。」

「你又没错。」

「错不错，先扣班。」李师傅把排班纸压得更深，「现在谁拍谁麻烦。」

阿强看他手。手指关节粗，指甲边有灰。李师傅的烟没抽完，烟头压在垃圾桶盖上，白灰还立着。

「你给我一行说明。」阿强说，「写旧门在西轧门旧址，未开放，隔离栏外可看。回去老人不骂我。」

「我不署名。」

「不署。盖个服务台章。」

李师傅骂了句，从夹板上撕便签，写：西轧门旧址，未开放，隔离栏外可看。后面没署名，只盖服务台收文章。章盖浅，他又压了一次。第二次红泥压到「可看」两个字上。

「拿了就走。」

「旧图也拍。」

「刚拍过。」

「背面没拍全。」

李师傅把旧图摊开，手指压住自己的名字可能出现的地方。阿强拍图，镜头里只有圈、旧章、折痕和李师傅的半截手指。那根手指把纸压得很紧。

「你这手也进去了。」李师傅说。

「手不是名。」

「手也能认人。」

阿强把照片放大，手指只剩指甲边一点灰。他把那点灰裁掉，又拍裁后的屏。

「没手了。」

李师傅看完，才把图放松。他把旧图折回原痕，每折一道都用掌根压。压到西轧门那一折时，他停了很短，嘴唇动了动，又闭上。

「你以前在这儿干过?」阿强问。

「巡查。」李师傅说。

「巡查也算干。」

「算不算，工资条说。」李师傅把图塞回铁柜，「以前门多，现在牌多。你拍门，别拍我。」

他把铁柜里的排班纸抽出一角，又塞回去。阿强看见上面写着两班倒，夜巡，投诉扣绩效。李师傅手按得快，纸角仍露出一个「扣」字。

「你怕投诉?」

「谁不怕扣钱?」

阿强没笑。他把郑州许桂英副联照片翻出来给李师傅看一秒。

「她也怕。」

李师傅没看清，只看见红章和蓝纸。他把烟盒往口袋里塞。

「你一路上都是这种纸?」

「纸找我。」阿强说，「我没找纸。」

李师傅又看那张副联照片，这回看得久些。

「这个章小。」

「小也盖了。」

「小章有时不认。」

「不认就再跑一趟?」阿强把手机收回，「她夜班等不起。」

李师傅把烟盒放到窗台，烟盒边压住旧图角。

「我们这里也是。章小，说明大；字少，责任多。你看门，最后写到我班上。」

「你怕我拿去卖?」

李师傅没有立刻接。他看黑袋，又看证件套。

「我怕你拿去哪里，我管不住。管不住的，也会回到我这儿。」

阿强要说钱不会回到你这儿，话到嘴边停了。他已经在上海电话里听过材料有价。李师傅这句话没有提钱，却把钱后面的事露了个角。阿强把黑袋往身侧移，黄贴纸不露出来。

「我只看完。」他说。

「看完就走。」

「看完就走。」

李师傅把烟盒拿出来，又放回去。

「以前这边也全是纸。检修单、交接单、出入证。后来门关了，纸还在。谁拿出来，谁担事。」

「你担什么?」

「我担今天班。」李师傅说，「你拍错，我写说明；你摔了，我写说明；你传出去，我也写说明。说明写多了，月底钱就少。」

阿强看他袖口的灰。

「那你还带我?」

「服务台让你找我。」李师傅把烟盒捏扁一点，「他们坐屋里，我走路。」

这句话把阿强堵住。他把红米往黑袋里压，没让它亮给李师傅看。

按李师傅指的路，他们绕到隔离栏外另一侧。路边有废轨嵌在土里，旁边散着碎铁。阿强走过时，鞋底被一小块锈铁硌住。他低头，把那块铁踢出来。铁片不大，边缘红褐，拿在手里重。

李师傅说:「别拿。园区东西。」

「地上捡的。」阿强把锈铁在裤腿上擦了擦，「它硌我脚，算赔偿。」

「这有什么用?」

「压包。」阿强把锈铁塞进包侧袋，「包太轻，票都飞。」

红米亮:

铁旧，火不旧。

阿强把拉链拉上。

「旧就旧。别念了。」

李师傅看着黑袋。

「老人真要看?」

阿强点头，又摇头。

「看完才有交代。」

「给谁交代?」

「给钱。」阿强说。

李师傅没再问。他把旧图收回，放进铁柜。柜门关上时，图纸角夹了一点在门缝里。李师傅又打开，塞好，再关。阿强把这一开一关看在眼里，没拍。

临走前，李师傅把便签又要回去看一遍。

「这章太淡。」他说。

「淡也是章。」

「别人不认。」

「那你再盖。」

李师傅拿回服务台，隔着柜台让姑娘再压了一次。姑娘嫌麻烦，还是盖了。第三次章压到纸边，红印缺了一角。阿强把三层红印都拍下来。

「现在红了。」他说。

李师傅把便签递回，眼睛不看他。

「走吧。闭园前走。」

阿强把便签夹进证件套，没夹进去。证件套里的纸太厚，便签一推，深圳红卡就露出来。李师傅看见红卡上的红色。

「你还去过深圳?」

「深圳管用途，广州管线，北京管红布，郑州管号。你们管门。」阿强说，「每处都说自己只管一点，最后全管到我包里。」

李师傅把烟头丢进垃圾桶。

「你这个包，回去轻不了。」

「回去?」阿强把证件套按平，「先看它值不值钱。」

李师傅听到钱，眉头动了。他没问，只把铁柜钥匙塞进裤袋，钥匙上挂着一个旧塑料牌，牌面磨到只剩半个巡字。

阿强看那个巡字。

「巡也剩半个。」

李师傅低头，把钥匙牌翻到里面。

「剩半个也要巡完。」

「那我也看完。」

两个人都没再说话。走廊灯把他们影子压在地上，一长一短，到了门口就断。

门外风又硬起来。李师傅把帽檐往下压，阿强把黑袋往上提。两个人各护各的东西，一个护班，一个护纸。

30 台阶残字

从西轧门回来，天色往下沉。园区灯一盏盏亮，亮的是新灯，照不进旧门内侧。阿强坐在旧台阶边，红米放在膝上。风吹得台阶缝里细灰往外跑。

红米亮：

漆……

「漆什么？」阿强问。

屏暗。

过了会，又亮：

铁……

「铁旧，火不旧，你讲过了。」

屏暗。

保安在远处喊：「快闭园了。」

阿强没动。他把李师傅便签压在红米旁边，便签上「可看」两个字被章泥压红。旧导览图照片存在相册里，旁边是 D2027 试屏照、北京红布照、郑州副联照。每张都亮在小屏里，小屏却越来越暗。

红米再亮：

旧……

后面没了。

阿强把手机举起来，屏幕对着旧门。

「旧什么？旧门，旧铁，旧人，旧钱？你讲完。」

屏幕黑。

他等了一会，风把便签吹到台阶下。便签翻过去，背面空白。阿强弯腰捡，腰旧伤被台阶边顶住，疼得他吸气。他把便签夹回证件套，夹到北京传单旁边。北京传单油墨黑，鞍山便签红印淡，两张纸互相蹭，红黑混在一处。

红米又亮：

火……

「火怎么?」阿强把手机贴近，「火不旧？火还在？火要钱?」

屏暗。

他把手机翻到背面，黄贴纸已经旧，边角翘。深圳贴这张纸时他嫌麻烦，广州老板看这张纸加风险，北京人看这张纸问材料，鞍山保安看这张纸让登记。贴纸一路跟到旧门前，贴到现在也没给他一分钱。

「你看。」阿强对黑屏说，「黄纸比你会说话。它一露头，人人都问。」

旧台阶旁有一块掉下来的小牌，牌面被踩裂，只剩「安全通」三个字。通后面断了，不见「道」。阿强把牌翻过来，背面全是泥。泥里粘着铁屑，铁屑被指甲一刮，亮了一点。他把小牌放回原处。

「通道都没道。」他说，「你还要找旧门。」

红米黑着。黑屏映出天色，天色灰，旧厂门也灰。阿强把李师傅便签、查询号、登记回执都压在台阶上，一张张排开。风把最薄的查询号吹起，他用锈铁压住。锈铁刚捡来，边缘还带土。土掉在查询号上，待查两个字旁边多了几粒黑。

保安在远处又喊，他这回没有回嘴。阿强把所有纸收好，先收查询号，后收便签，最后收登记回执。顺序一错，回去又会找不到。他把红米放进黑袋时，屏幕蹭过锈铁，响声很轻。

保安走近。

「先生，闭园。」

「押金退吗?」

「你没买票。」

「没买票也要赶人?」

保安看他，不接。他只说:「登记本要回收，今天拍摄到此。」

阿强把登记回执拿出来。

「这个我留。」

「留。」

他把回执塞回证件套。回执边擦过锈铁，蹭出一点红褐。红米在掌中烫，又很快冷下去。

回旅社路上，他在公交车上拿出红米。车里有人打电话，有人吃烤肠。烤肠味甜，和铁末风混在一起。阿强对着黑屏说：

「你说什么，我没听见。」

黑屏的角反了一道车厢灯，手机壳冷。

公交到站前，车窗外掠过一段围墙。墙上旧字被白灰刷过，还是露出一个「铁」。阿强把红米举过去，车一晃，照片糊了。他骂：

「你不亮，连字都糊。」

旁边小孩看他。

「叔叔，你手机坏了？」

「人也快坏。」阿强说。

孩子母亲把孩子往自己这边拉。阿强把红米收回，黑袋口扎紧。车门开，冷风灌进来，黑袋贴着胸，里面没有一点动静。

旅社前台要押金条。

「续不续？」

「先住。」

「先住也要钱。」

阿强数出一百。钱少了一张，手指夹空。他把一百递出去，前台写续住条。纸边很薄，一撕就毛。

红米忽然亮了一线，无字。

阿强把它放在续住条上。

「你看，住一晚也要纸。」

屏暗。充电器味在屋里慢慢起来，热塑料味贴着床边。红米放在枕头旁，黑胶布边翘着，旧线插口白。

半夜，屏幕亮过两次。一次只有「铁……」；一次只有「旧……」。阿强每次都撑起来问，问完没人回。第三次再亮时，只剩一条灰线，从左到右，横在白点中间。

阿强把手机翻过来扣在床单上。

「你要死也等我拿钱。」他说。

屋里没人接。窗外有车过，轮胎压水坑，声音短。押金条压在红米下面，红章露出一角。

他把锈铁放到红米旁边。铁片压在床单上，床单被压出一个小坑。阿强把铁片挪到押金条上，押金条不再被风吹起。铁片边缘红褐，蹭到押金条，押金两个字旁边多了一道锈。

「你看。」他说，「铁现在有用。你没字。」

红米黑。

他把房灯关了，又开。灯管闪了两回才稳。屏幕还是黑。阿强把耳朵贴到红米背后，听不到任何声，只有自己呼吸和楼道水管响。楼道里有人拖鞋走过，停在门口吐痰，又走开。

阿强把红米放回去，拿盘串在手里盘。缺口又卡住。他把那枚五分硬币压到缺口里，硬币太小，刚压进去就掉到床单上。他摸了半天才摸到，硬币边割着指腹。

他把硬币放到锈铁旁边。五分圆，锈铁缺角，两个都不值钱，却都压在押金条上。阿强把它们摆开，又摆拢。红米黑着，不盖章，不出字，只把押金条压住。

走廊里有人在吵押金。前台说床单脏，客人说本来就脏。阿强听着，手按在自己的押金条上。鞍山这晚，红米断句，旅社要钱，门外也在要钱。旧铁在床头柜上，没火，也不旧话。

后来红米又亮了一线。阿强马上坐起，线已经灭了。他把灯打开，桌上只有锈铁、五分、押金条和一部黑屏手机。五分滚到床边，他没有捡。铁压着纸，纸压着床单，床单压着木板。所有东西都在下面，没有一句完整话出来。

阿强把窗打开一条缝，冷风进来，押金条边立起。锈铁压着它，没让它飞。红米不压纸，红米只黑。阿强看了很久，最后把窗又关上。

「行。」他说，「铁比你管用。」

红米黑着，没争。阿强把锈铁压回押金条，铁边正好压住「未退」两个字。未退被压住了，钱还没回来。

31 三天黑屏

第一天早上，红米不亮。

阿强先换广州旧线，没用；再换北京十五块旧线，还是黑。他坐在旅社床边，把旧屏小票、查询登记号、李师傅便签、旧导览图照片都摊在床单上。床单有黄印，边上绣着旅社名字，线头开了。

「广州写偶亮。」他对着黑屏说，「现在偶呢？偶去哪了？」

没有回。

他把红米插到墙上。充电口处的黑胶布翘起，露出下面旧划痕。他用指甲压，压了几回，胶布又起来。

「昨天旧门看了。绿漆看了。西轧门也看了。陈桂林名不在，李师傅不让拍名，锈铁我都捡了。你一句话没有。」

窗外有车喇叭。阿强摸到包侧袋里的锈铁，手背被铁边刮出一道白痕。

「你有钱就出声。没钱我回家。」

黑屏。

中午，他下楼吃面。旅社门口对街有家清真馆，牛肉面十二块。他叫了一碗，没要蒜。汤上一层薄油，他用筷子拨开。隔壁桌两个戴安全帽的工人在算工时。一个说早上打卡差了十秒，半小时没了；另一个说老板看表不看人。

阿强端碗喝了一口汤，没接话。汤热，胃里空得更明显。他把面吃完，碗底剩两片葱。

结账时老板娘问要不要发票。

「发票要钱吗?」

「不要。」

「不要就给。」

老板娘拿出一本小票本，写牛肉面十二。阿强拿到小票，又让她写日期。老板娘说面还要日期？阿强说：

「这几天我吃的东西都要认账。」

老板娘把日期补上。阿强把面票夹到押金条后面。面汤味还在嘴里，纸已经进了证件套。

回屋，红米还黑。

他把盘串从手腕退下来，握在掌中盘。漏珠那个空位顶在指腹，绳结被汗压硬。盘一圈，又一圈，又一圈。指甲被锈铁刮出的白痕再被绳结磨过，又显出来。他把串子放在桌边。

前台来敲门。

「续不续?」

阿强把钱数出来。数了两遍。把一百块递出去，没说话。

「续。」

前台写押金条，日期换成 5 月 12 日。阿强要小票，前台说押金条就是小票。他把条拿回屋，压在红米底下。

丽华电话下午来。他接了，先听她说药房旧账，后听她说晓玲喷雾上传，最后听见母亲复核通知又退回来。

「快了。」他说。

丽华问:「钱呢?」

阿强看桌上的押金条。

「在路上。」

「哪条路?」

他把电话挂了。

第二天，红米仍黑。阿强去街口售票点看回程票。窗口贴着公告：部分线路维护，票额延后。去上海有硬座，去香港回程要转两次。阿强问有没有便宜站票，售票员说没有。

「站着也要座钱?」

「票面就是这个。」

他没买，转身出来。街边电线杆上一张油印纸发黄，是几年前的旧招工广告。底下被人压上一张新的，红字「远程代看，长期招」。电话只剩前三位，后四位被雨打软。

阿强看那张纸，没撕，也没拍。鞍山街边也有这种纸，旧得比北京还旧。

他去了二手店。店门口摆着旧手机壳、旧电池、坏耳机。老板问修还是卖。阿强把红米放到柜台上。

「黑屏，能不能借亮一回?」

老板接过，插线，摇头。

「主板不稳。」

「不要讲板。讲钱。」

「卖，三十。」

「三十?」阿强把红米抢回来，「广州修一回二百多，北京试一回三十，你现在三十收?」

老板说:「黑的就这个价。」

阿强把红米塞回黑袋。

「黑也不卖。」

老板指柜台上旧手机壳。

「壳十块，换个新的看着好。」

「看着好有屁用。」阿强说，「里面黑。」

他出了店，口袋里那枚五分硬币又滑到手边。他捏着硬币走了一段，最后把它丢进证件套最底下。五分不算钱，但它圆，能顶住盘串缺口。

街边有照相馆，门口挂着证件照样片。阿强站在门口避风，玻璃里自己的脸被反光切开，黑袋横在胸前。照相馆老板问拍不拍。阿强问黑屏手机能不能冲照片。老板说得先有图。

「没图就不能冲?」

「冲空气?」

「它昨天还有字。」

老板把相纸整理齐，没听懂。阿强把红米拿出来给他看。黑屏在玻璃灯下更黑，连白线也没有。老板说修手机在隔壁。阿强把手机收回。

「隔壁说三十收。」

「那你卖不卖?」

「不卖。」

「不卖就别挡门。」

阿强从照相馆门口离开。每个门都给他一个办法，办法后面都有钱，钱后面又是门。他抱着黑袋走回旅社，风从袖口钻进去，红米却不热。

回旅社，他把开销报了一次：面十二，续房一百，水五，电话卡十。把口袋里的硬币倒在床单上，五分的不算钱，挑出来放一边。其他的码成两堆。两堆都不够买回程票。

红米不亮。

第三天，红米短亮了一回。没有字，只剩一条白线横在屏幕中间。阿强赶紧把它举到窗边。

「你听见没有？押金又换日期。车票又涨。你那些旧词，能不能抵房钱?」

白线灭了。

他又把红米放回床上，继续报账。

「深圳押金，广州维修，北京旧线，郑州手续费，鞍山续房。你看旧门，我看钱包。现在钱包也黑。」

下午，他打邹生。无人接。

他打老陈。关机。

他打夜眼旧电话。接电话的是新人，声音干净。

「邹生离职了。」

「什么时候?」

「不便透露。」

「他欠我日结。」

「请走线上。」

「线上在哪里?」

「请按原平台流程。」

阿强把电话挂了。原平台流程几个字没写在纸上，写了也不会给钱。他把夜眼协议拿出来，翻到最后，那上面只有老陈签的一个字和邹生手写的号码。号码现在打不通。

他又打北京传单上的初筛电话。响到断，无人接。再打，还是无人接。第三回，那头响起录好的声音：请携材料到指定柜台。

阿强把听筒贴得更紧，只有这一句来回转。

「我人在鞍山。」他说。

录好的声音不管。它只说指定柜台。

阿强把电话挂掉，卡里余额见底。他用笔在押金条背面写：初筛电话只叫柜台。写完又把「只」字描重。那一笔压破纸背，墨点透到正面押金二字旁边。

晚上，他下楼找前台换押金单。前台说已经写过。他说日期不对。前台拿旧条，在背面补一行：续住一晚，押金未退。

阿强把这行拍下来。拍完，他对黑屏说：

「你最好有价。」

黑屏。充电器味。屋里没动静。

那晚他把所有电话又打了一遍。邹生仍不接，老陈仍关机，夜眼新人接起后只说按原流程。阿强问原流程有没有人名，新人说无可奉告。阿强问无可奉告给不给日结，新人沉默。电话卡最后剩两毛，连北京初筛电话都拨不出去。

他坐在床边，把两毛余额写到押金条背面。写完又写：红米三日无字。字写得歪，三日两个字压在押金未退下面。押金未退，红米无字，两个都不是好话，却都在同一张纸上。

半夜，黑屏里白线又露一回。阿强没有马上拿起来。他先把锈铁压在红米旁。铁只是压着。白线灭后，他才开口：

「我等了三天。你别说我没等。」

没有回。

他把这三天的纸按日期排开。第一天面票、续房押金条、李师傅便签；第二天售票点公告照片、二手店三十块报价、远程代看旧广告；第三天电话记录、夜眼协议、押金未退背书。每一日都有纸，只有红米没有字。

阿强把三摞纸叠在一起，叠成一个小台阶。红米放在台阶最上面，还是黑。台阶不稳，红米往下滑，他用锈铁压住。铁片压在手机背上，发出很轻的响。

「你看。」他说，「我给你也搭台阶了。你上不上?」

铁片压着手机，发出那点响，没有别的。

天快亮时，他没有睡成。楼道水管响了几回，前台收押金的抽屉也响。阿强把三摞纸收回，又重新摊开。第一摞放错了，把郑州副联压到鞍山面票上。他又换回来。

换到最后，他把所有不是红米的东西都排好了。红米还是黑。阿强把它放在最中间，四边都是纸。纸有日期，纸有金额，纸有章。红米什么都没有。

「你不说话，纸替你说。」他低声说，「纸说完，我就去上海。」

这句话说出来，屋里还是没有动静。只有充电器热，热得插座边一点旧灰发白。

早上前台敲门收钥匙，阿强隔着门说等会。等会两个字在门上落不住，前台又敲。他把红米塞进黑袋，先把纸收好，最后才开门。

门一开，前台伸手。阿强先递钥匙，后递押金条。顺序不能错，错了又少钱。

32 押金单

第四天早上，阿强退房。前台先看毛巾，再看遥控器，又看墙上插座。阿强把押金条拍在柜台上。

「昨天写押金未退。今天退。」

「床单有印。」

「印在我来之前。」

「谁证明?」

阿强把第一天进房拍的照片翻出来。照片里床单黄印、墙上插座、门缝光都在。前台看完，把押金退了。少二十。

「续房手续费。」

「续房还有手续费?」

「晚交。」

「你敲门收的钱，晚在哪里?」阿强把背面那行押金未退举起来，「你写了押金，没写晚交。」

前台把二十补回来。阿强数两遍，才出门。

他去车站买去上海的硬座。售票窗口玻璃上贴着「退改规则以窗口说明为准」。阿强把剩钱数了两遍，五分硬币挑到一边。硬币上有油，沾在掌中，他拿纸擦，纸反而更黑。

售票员把车票推出来。

「上海?」

「对。」

「当日走?」

「不走在这里住，你给押金?」

售票员没接，只指付款码。阿强掏现金。售票员说现金慢，要找零。阿强说慢就慢，现金也算钱。找回来的零钱里又有一枚五分。售票员说没有角票了，凑这个。阿强把五分夹起来。

「你们这里五分又算钱?」

「窗口找零算。」

「到我口袋就不算。」阿强把硬币塞进证件套，「你们比我会过日子。」

他拿票，先拍票面，再拍找零。票纸新，边硬，压在押金单上，把押金单的旧红章盖住半截。

站前电话亭旁边有旧物摊，阿强把纸扎智能音箱拿出来。那东西从香港带到深圳、广州、郑州、北京、鞍山，纸箱角早压坏，喇叭口贴着金纸。

摊主翻了翻。

「纸的?」

「智能音箱。纸扎的也算音箱。」

「烧给谁?」

「卖给你。」

摊主把东西推回来。

「不收晦气。」

阿强把纸箱塞回包里。包侧袋里的锈铁压着传单，传单角露出来，油墨糊到包布上。北京那张纸皱成一团，最下面的电话还在。

他又去街口劳权咨询点。卷闸门落着，上面贴纸：下周二取号，过号重排。阿强看了日期，今天才周四。

咨询点门边有一排旧椅子，椅面裂开。一个老工人坐在那里抽烟，听阿强念下周二，笑了。

「你第一次来?」

「过号重排，谁来都一样。」

「不一样。熟人有旧号。」

「旧号多少钱?」

老工人看他。

「你这个人开口就是钱。」

「不开口也要钱。」阿强把押金单折好，「我没时间等下周。」

老工人指卷闸门缝。

「门缝里塞说明，明天也许有人看。」

「也许多少钱?」

老工人不答，只吐烟。阿强没有塞说明。纸已经够多，门已经够多，明天两个字也够多。

老工人把烟头按在地上，鞋底碾了碾。

「你要急，就去上海。」

阿强看他。

「你也会讲上海?」

「这些纸最后都去那边。我们这儿只认工伤，认欠薪。你这黑手机，没人管。」

「人也没人管。」

老工人笑不出来。他把椅子往墙边拖，椅脚刮地。

「人要排号。」

阿强把押金单放回证件套。排号、取号、过号，到了最后还是上海。他没有再问老工人。卷闸门缝里有几张别人塞进去的纸，纸角被风吹得抖，抖了半天也进不去。

丽华短信再来：药房问今晚清不清。晓玲喷雾没有上传，学校明早要补。母亲药袋只剩一包。

阿强站在电话亭旁，把北京传单摊开。纸上「材料有价」四个字被汗压花，上海地址在背面，笔尖戳出的洞还在。

他把红米从包里掏出来，放在电话亭外侧台面上。屏幕仍黑。他从裤袋摸盘串。少了一颗的位置在指腹下硬硬的。他把整串数了一圈，珠子凑齐又少。再数一圈，还是少。

他把红米翻过来，正面朝下压在押金单上。

「你别怪我快。」阿强说，「邹生不接，老陈关机，纸扎没人收，劳权排下周。」

他说完，把电话卡插进旧电话机。听筒贴到耳边时，他先问：

「上海哪里办?」

那头报路名、楼号和窗口时间。

阿强把地址写在押金单背面。写完，又把纸翻回来，看前台盖的红章。章边沾了一点黑灰。他把锈铁从包侧袋拿出来，压在押金单和传单上。铁片小，分量却往下坠。

红米黑着。

阿强把锈铁重新塞回证件套最里层，压在北京传单后面。证件套更鼓，橡筋勒不过去。他把盘串也绕上去，缺珠处正压在锈铁边。

「看完了。」他说。

红米黑屏，接口边那层黑胶布贴着，没有松动。

他买了去上海的票。票面新，纸边硬。阿强把票夹在押金单前面，走向候车厅。鞍山站外风硬，吹得传单角从证件套里露出来，又被他按回去。

候车厅入口要过包。安检员让他把黑袋放上去。阿强没有马上放。

「里面都是纸。」

「纸也过。」

「铁呢?」

「也过。」

锈铁在证件套最里层，压着北京传单。机器口黑，传送带慢。阿强把黑袋放上去，眼睛跟着袋子走。袋子从机器另一头出来，传单角露得更长。安检员拿起，问:

「这是什么?」

「旧纸。」

「铁片呢?」

「压纸。」

安检员把锈铁翻出来，看了看，又放回去。

「别划人。」

「它先划我。」阿强把锈铁塞回证件套，「现在算我的。」

他进候车厅，找了靠墙的座位。红米黑着，锈铁压着传单，上海票压着押金单。阿强把这些都放在膝上，排了半天也排不平。广播喊上海方向检票时，他把红米塞回黑袋，黑袋口扎紧。

「看完了。」他又说一遍。

红米在黑袋里，黑袋口扎紧，没有热。

检票口开了。人往前涌，阿强没有马上动。他把证件套又按了一遍：上海票、押金单、北京传单、鞍山锈铁、李师傅便签、查询号、旧门登记，全在。红米在黑袋里，黑着。阿强把黑袋背到胸前，只把袋子勒紧。

轮到他刷票，闸机亮绿。阿强过闸，回头看鞍山站牌。站牌蓝白，边上有灰。风从站台缝里吹上来，吹得他手里票角发抖。他把票角按平，往上海方向走。

黑袋贴在胸前，没有热。

他没有再拍站牌。鞍山两个字已经在票上，在锈铁上，在黑袋里，够了。

第七章　上海与回环

33 电话亭

上海旧办公楼在后巷里。楼外墙贴红字，布边被风吹起，只露出两行：保护人类劳动，举报有责。红字下面有一排旧空调水管，水滴到地砖上，地砖一块深一块浅。门卫室没人，桌上放登记册，登记册旁边压着透明胶座，胶带口粘满纸屑。

阿强从上海站出来时，天还没亮透。站前广场人多，拉箱子的轮子碾过地缝，声音硬。夜车上的油味还在衣服领口，鞍山锈铁在证件套里压着，压住北京油印传单和郑州改签单。红米塞在黑袋最底，外面裹着广州旧包装，黄贴纸露出半边。

他先去了站前电话亭。电话亭旁边挂投币牌，牌上写本市五毛，长途另计。投币口卡着一枚旧硬币，露出半边。阿强拍了拍，硬币没落。他骂了句，把自己的两个一元硬币投进去。拨到北京传单上的 010，接线的女声让他改拨上海号码。上海号码写在传单背后，原来被北京旅社老板的黑笔压住，只露 021 三个数字。阿强把传单贴在玻璃上，拿指甲刮，刮出后面八位。

电话亭外有人敲门。一个穿红马甲的女人抱着资料袋，示意他快点。阿强转过身，把背挡住号码。

「排队。」

女人说:「里面又不是你家。」

「钱在响。」阿强指硬币盒,「响完再讲。」

听筒里上海那头接起来，背景里有打印机声，还有杯子碰桌面的轻响。

「保护人类劳动，请说材料。」

「先讲钱。」

「电话只做入口登记。」

「入口也要钱?」

「跨城材料另算。带原件，带复印件。」

「我人在站前，哪来复印件。」

「楼下有店。」

「你们开店等我?」

那头没有笑。女人只问:「设备在手吗?」

阿强低头看黑袋。红米隔着旧包装，没有热。

「在。」

「屏幕状态?」

「黑。」

「黑屏也带。黑屏另封。」

电话亭外的红马甲女人又敲玻璃。阿强把肩膀抵住门，纸传单被手汗洇湿，021 后面的数字淡了一点。他从口袋里摸铅笔头，把号码重新描了一遍。描到最后一位，铅笔芯断了，黑粉沾在拇指上。

「地址。」

「恒丰路后巷。旧办公楼。二楼左手第二间。到了先打电话。说北京转来。」

「北京转来就多钱?」

「材料看完再说。」

「你们嘴里全是看完，钱字是犯禁?」

「先带材料。」

电话断了。硬币盒吞了两块钱，没找零。阿强把听筒挂回去，玻璃门被外面女人拉开。她瞪他，他没让，侧身挤出去。红马甲女人进去后，门又关上，玻璃上的胶带晃了晃。

阿强按鞍山押金单背面的地址找来，先看门牌，再看楼道。楼道里有复印机热出的纸味，墙皮发潮，楼外红字从玻璃缝里透进来，落在地上。红米在黑袋里仍黑，没有热。鞍山锈铁压在证件套最里层，袋子一动，铁片就磨纸。

电话亭在一层拐角，玻璃门少一块，用胶带补着。电话旁贴小纸:

咨询先报材料。

阿强把北京传单拿出来。传单上有鞍山站前电话、上海地址、硬笔戳出的洞。洞边起毛。他拨通电话，听筒里先是纸页翻动，再是女人声。

「保护人类劳动，请说材料。」

「先讲钱。」

「跨城材料另算。」

「另算多少?」

「原件在手吗?」

「钱在手没有?」阿强把黑袋放脚边，手还压着拉链。

「备案、维修、改签、旧门、黑屏、共同语言、家庭关联材料。请带原件和复印件。」

「人吵架也收?」

「共同语言单列。」

「单列就多给?」

那头停了一点。

「先初评。二楼左手第二间。」

「我没有复印件。」

「楼下有店。」

「复印钱谁出?」

「自理。」

「电话费也自理，车票也自理，鞍山住三天也自理。你们管什么?」

「管材料。」

「材料管饭吗?」

「不管。」

「那你先记我两块电话钱。」

那头纸页又翻。女声短了些。

「电话费不入表。」

「人不入表，钱不入表，什么入表?」

「您手上的东西。」

阿强看电话亭玻璃。玻璃缝里夹着旧投诉纸，纸边发灰。他把北京油印传单、鞍山押金单、李师傅便签都摊在电话小台上。小台太窄，纸边垂下来。他用手肘压住，另一只手拿听筒，姿势别扭。

「共同语言有吗?」

「有话就算钱?」

「可作样本。」

「吵过的也算?」

「原话越完整越好。」

「骂人的呢?」

「看内容。」

阿强把听筒换到另一边耳朵。黑袋在脚边倒了，拉链口露出黄贴纸。他用脚尖把袋口拨正。电话小台下面有烟头和半张发票，发票上只有税号后几位。

阿强把听筒从耳边拿开，又贴回去。

「家庭材料怎么算?」

「有则带。」

「不带呢?」

「按现有材料评。」

「带了多钱?」

「柜台评。」

红米在包里亮了一线。不是字，只是一条白光，从拉链缝里漏出。阿强立刻把包口压住。

「你闭嘴。」他说。

听筒里女人问:「设备状态?」

「黑。」

「黑屏也带。」

「黑也收?」

「封袋后评。」

阿强笑干。

「你们比二手店强。二手店黑屏三十，你们黑屏还要我自理复印。」

「二楼左手第二间。叫号取表。」

电话断了。阿强挂上听筒，电话亭玻璃上贴着两张旧纸，一张写投诉须知，一张写材料保护。保护两个字被胶带压住，护字少了一点。阿强把押金单翻出来，把「二楼左手第二间」补在上海地址下面，又把电话时间写上。

楼道里有人经过，手里抱一摞透明袋。透明袋里有旧手机、照片、票据和几张红章纸。袋子互相摩擦，声音薄。那人没看阿强，径直上楼。

阿强把黑袋背到胸前。

「正式办事都喜欢楼上。」他说，「钱总比人高一层。」

他说完才看见电话亭边的小桌。桌上放初评空表，一沓纸被长尾夹夹住。第一页写材料类别，硬材料、软材料、关联材料，后面都是空栏。空栏没有价，只有「初评后定」。阿强抽了一张，夹子弹回去，打到指背。他把表折进证件套，折痕压过「关联」两个字。

楼梯口贴红色箭头，箭头指向二楼；旁边另有小纸，写复印店在隔壁。箭头下面有人用圆珠笔写：先复印，少跑腿。那行字被后来的人划了两道，仍看得出。阿强盯了片刻，把手伸进黑袋摸红米。屏仍黑。没有声，没有热。他把袋口拉紧，转身下楼。

34 黑白复印

复印店在旧办公楼旁边。店面窄，门口挂着价目，纸已经发黄：证件一元，票据两元，手机截图按页，彩印另算。玻璃台上有划痕，台角贴透明胶，胶下压着旧找零小票。老板娘戴袖套，袖套上沾墨粉。

阿强先把最硬的材料拿出来：夜眼协议、香港老陈收条、深圳红卡、用途确认条、广州维修小票、风险费补单、郑州改签单、鞍山旧门登记、查询号、李师傅便签、押金单。纸摊在玻璃上，边角都往上翘。

老板娘问：「黑白？」

「便宜的。」

「一面还是双面？」

「哪种不丢字？」

「单面。」

「那就单面。字比纸贵。」

复印机开始走。第一张出来还热，阿强拿手背碰，立刻缩回。老板娘把复印件压在铁尺下，铁尺边上全是黑线。

「下一摞。」

阿强拿出北京旧线小票、旧屏便签、两张油印传单、红布照片、红布旁听传单、女老板旧屏白标照片、鞍山旧导览图照片、三天黑屏记录、电话记录。旧导览图太大，老板娘让他折着扫。

「折痕会黑。」

「黑就黑。字出来。」

机器扫到旧导览图背面半枚旧章时卡纸。老板娘打开机盖，纸边卷在滚筒里，墨粉味冲出来。阿强站在旁边，看半枚「鞍钢」旧章被拉成灰线，又重新复印。老板娘拿刷子扫粉，问：

「这些都印？」

「都印。」

「你这是案子？」

「是账。」

老板娘把复印件分成两摞，问要不要订。阿强问订书针要不要钱。老板娘说一角一枚。阿强把手缩回去。

「不订。针也算钱，纸里还扎洞。」

「不订容易散。」

「散了我自己捡。」

第一摞散开过一次。夜眼协议第三页滑到地上，落在湿布边。阿强弯腰去捡，广州维修小票又从玻璃台上滑下。老板娘把铁尺压过去，铁尺压住郑州改签单的蓝章。章泥在复印件上变深，蓝色变黑，黑得发闷。

「这张再来一份。」阿强说。

「哪张？」

「有章的。」

「刚才已经两份。」

「章黑，够硬。」

老板娘把那张又放进机器。机器灯扫过去，蓝章又变成一块黑。阿强看那块黑从出纸口慢慢出来，伸手去接。纸还热，烫得指尖缩回。老板娘把纸放在铁尺下。

「你们这些来楼上的，都要有章。」老板娘说。

「没章不给钱？」

「我不管楼上。楼上只叫人别少印。」

「楼上收你提成？」

老板娘抬头，扫过他的脸，又低头数纸。

「我收复印钱。」

「收复印钱也好。明码。」

「明码也要付。」

阿强摸裤袋，零钱只剩几枚。夜车上买水用过，鞍山站前买电话卡用过，上海电话亭吞过两块。硬币落在玻璃台上，不够。老板娘把纸按住，不往外推。

「还差四块。」

阿强掏出一张皱的十元。那张钱在香港换人民币时找来的，角上有裂。他递过去，老板娘举起来对灯看，才收进抽屉。

老板娘不再问。她点页数，零钱盒里硬币碰得响。阿强付钱，拿着两摞纸往门口走。门槛上有一块湿布，他跨过去，站在店外。二楼打印机声从窗缝里传下来，哒哒，哒哒。

他把手里的两摞纸翻了一遍。硬材料在左，关系材料在右。药房短信、学校通告、丽华催钱、晓玲语音截图都还在手机里，没有变成纸。手机屏幕裂着，家里那几张图藏在北京文件夹下面，和红布、旧线、试屏便签放在一处。

他走出三步，又回头。

「再印几张。」

老板娘抬头。

「哪几张？」

阿强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。屏幕上是药房短信：旧账待清。下一张是学校喷雾通告，页脚有班级和日期。再下一张是丽华发来的「你到底做什么」。他把这张往上划掉，只留下药房和学校。

老板娘看屏。

「家庭的?」

「你印，不用问。」

「截图按页。」

「按。」

药房短信出来时，陈晓玲名字和药袋旧账在纸上变黑。学校喷雾通告出来时，页脚日期很清楚，晓玲那半颗铅笔星被截在边上，也变成灰。阿强拿到纸，没有马上叠。他把它们夹到第二摞最下面，又抽出来，放进第一摞后面。放进去，又抽出来。

老板娘把手机还给他，屏幕上还停在丽华那条「你到底做什么」。阿强把屏幕按灭。按灭前，下一条又弹出半行：妈问你晚饭。半行字露出，又黑下去。老板娘把眼移开，去擦玻璃台。

阿强把药房短信和学校通告单独放在一边。薄薄两张，边角热，热得发软。他摸证件套，里面硬材料一摞已经鼓起。再塞进去，夹层扣不上。他把鞍山锈铁取出来，放到玻璃台边，先把两张家庭纸塞进最里，再把锈铁压回去。铁边压着药房纸，纸面拱起。

「铁也印?」老板娘问。

「铁不印。」

「你手上都是什么。」

「都是账。」

「账也分里外。」

「楼上不分。」

老板娘没接。她把复印机盖合上，用袖套擦了一道墨粉。铁皮门外有人喊:「还有多久。」老板娘喊回去:「等纸热完。」

药房短信那张第一次印歪了，陈晓玲三个字靠到纸边，玲字少了右边一点。阿强说重来。老板娘说歪字也能看。阿强把纸推回去。

「名字缺角不行。」

老板娘把那张又印。第二张出来，名字完整，日期却淡。阿强又说日期淡。老板娘把浓度调深，第三张出来，整张发黑。阿强把三张都拿走。

「坏的也要钱?」老板娘问。

「坏的也是证。」

「你自己要留。」

「留。」

学校通告那张也印了两份。一份页脚清楚，一份半颗星清楚。阿强把两份并在一起。老板娘看他这样摆，说:「你上楼给人拼图?」阿强说:「楼上就吃这个。」

店里小钟走得慢。分针卡在十二和一中间。阿强问钟坏了没有。老板娘说电池快没了。阿强把红米摸出来给她看黑屏，问手机能不能借充电头。老板娘指墙上插排，写充电五元。阿强又把红米塞回黑袋。

「黑着也收钱。」他说。

「充电收钱。」

「它黑着也没少害我。」

老板娘把复印件码齐，没接这句。

老板娘说:「一共三十。」

「刚才不是二十六?」

「你又加。」

「加两张比人还贵。」

他掏钱。找零是一张小票和几个硬币。老板娘把找零小票推过来。

「要不要袋?」

「袋也钱?」

「一块。」

阿强没要。他把热纸压在腋下，纸热从衣服透进去。走出店时，他又停在门槛外。手里那几张家庭纸贴着别的纸，比别的纸沉。他没有回头，把纸压得更紧，往旧楼走。

到旧楼门口，他把复印小票从零钱里抽出，夹进第一摞。小票上写黑白若干张、截图若干张、折图另收。折图另收四个字很小，却在总价上多出两元。阿强把小票反过来，在背面写：复印三十，电话两块，车票另算。写完又划掉车票另算，只留复印三十和电话两块。纸面被划毛。

红米在黑袋里没有动。它若不出声，那两张家庭纸就只是两张纸。阿强把黑袋夹在腋下，另一只手托住证件套。证件套鼓得变形，扣不上。扣子撞在铁边，发出轻响。他用手掌把扣子捂住，进楼。

35 旁桌红印

二楼走廊窄，墙上贴着红字，字比楼外的小：材料分级，保护劳动，举报有责。走廊尽头有叫号机，叫号纸从口里吐出来，纸边发热。阿强按屏取号，屏上写「材料初评」。他按了，纸条出来，号码七。

七号前面还有四个人。走廊一侧放长椅，另一侧是透明袋货架。袋子按尺寸排，小号、中号、大号，封条白，编号空着。货架下有一个纸箱，装满用过的封条边角。

旁桌有个男人，穿工服，手里拿旧平板。工作人员问：

「远程？」

男人说：「老家监工。」

「有对话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软证据。」

男人问:「软的少钱?」

工作人员没有答，把红印按在一张表上。红印缺了左边一点，工作人员又压一回。

红印旁边放着小风扇，扇叶上有灰。风扇对着刚盖章的纸吹，纸角掀起又落下。男人伸手去按，工作人员把他的手挡回去。

「章干了再拿。」

「我下午还上班。」

「章干了再拿。」

男人把手收回，旧平板抱在胸口。屏上有裂纹，裂纹里积灰。阿强看了那平板一会，把黑袋往脚下拨。红米在包里更黑。

阿强坐在长椅边，听见「软证据」三个字，手摸到自己那摞家庭纸。他没插话。叫号屏跳到五，五号没来，工作人员喊了两遍，又跳到六。六号是个女人，拿一部旧手机和一张护理院缴费单。工作人员问她有没有留影，她说没有。工作人员把手机放进透明袋，袋口先不封。

女人问:「护理院这张有用吗?」

工作人员说:「关联。」

「我妈给那东西念过药名。」

「有录音吗?」

「没有。她念给屏幕听，屏幕回她剂量。」

「没有录音就是关联。」

女人低头，把缴费单压平。缴费单上有红章，章压着床位号。阿强听到床位号，手从家庭纸上挪开，又放回去。身边长椅的漆掉得厉害，坐久了，裤边沾白。

另一个窗口前坐着年轻人，书包放在脚边，包上挂着学校牌。工作人员让他补监考截图，他说学校不给外传。工作人员把表推回去，写「待补」。年轻人拿起书包，书包带扫过地上的封条边角。封条白，边上有红印，踩过之后贴在鞋底。他走了两步才发现，弯腰撕下来，手指沾了胶。

阿强低头看晓玲喷雾通告。学校页脚上也有班级和日期。没有截图，只有纸。纸在证件套里被锈铁压出折线。

走廊另一头有人吵，声音不高，被红字墙压着。一个中年女人拿着旧耳机，说对方每天晚上陪父亲听戏。工作人员问有没有交费记录。女人说父亲给的是烟和花生。工作人员把表推回去，写「无款项凭证」。女人把耳机往桌上一放，耳机线卷成团，线头发绿。

「陪听不算?」

「没有款项。」

「我爸把烟都给它了。」

「烟不入表。」

女人把耳机拿回去，线团散开一半。阿强听到烟不入表，摸了摸自己口袋里的找零小票。纸入表，烟不入表；红米入袋，人不入袋。他把这句咽下去，没有说。

前台姑娘端水经过，水杯放在红绳工作人员桌边。水杯底压着一张用过的号纸，号纸被水洇成圆。阿强看那个圆，看见七号纸的一角也靠近水杯。他伸手要挪，工作人员说：

「别动号纸。」

「水会泡。」

「泡了重打。」

「重打也算我?」

工作人员没有接，只把杯子移开。号纸边已经湿了，七字下端发毛。

阿强把嗓门提起来一点，问七号湿了还算不算七号。走廊安静了一层。前台姑娘抬头，说：

「先生，里面能听见。」

「听见就叫快点。」

「叫快也要按号。」

「号纸都湿了。」

「号在登记里。」

阿强没有再吵。香港菜市那套嗓门，在这条走廊里打不出去。墙上红字贴得平，桌后每个人说话都低，低到他越大声越显得多余。他把七号纸压进掌心，湿角贴着手，纸边软。

墙上有价目墙，不叫价目，写「材料补助参考」。硬材料、软材料、关联材料、协助材料。每一栏后面都没有具体数字，只写「面议」「复核」「递增」。阿强站起来看，工作人员马上说：

「坐着等。」

「我看字。」

「叫到号再看。」

「字也要叫号？」

工作人员没接。叫号屏跳到七。

叫号机又吐出另一张小纸，掉在地上。小纸上号码八。没人捡。阿强弯腰要拿，红绳工作人员从第二间门口出来，说：

「七号进来。」

阿强把地上八号纸踢到墙边。他抱起黑袋和两摞纸。走廊里几个人同时看他手里的纸，目光落在家庭那一角，又挪开。阿强把那一角压到最下面。

阿强把黑袋放在桌边，先把原件拿出来，再把复印件拿出来。桌上有一道旧划痕，从桌边延到印泥旁。红绳工作人员坐在里面，手腕上的红绳磨得发暗。他看材料，不看阿强。

「原件和复印件分开。」

阿强分。分到家庭材料时，手停了停，把药房短信和学校通告塞到复印件最下面。红绳工作人员看见了，没有说话，只把它们又抽出来，放在另一边。

「这个单放。」

「那是家里的。」

「关联材料。」

「家里的不算吧。」

红绳工作人员把叫号纸压在药房短信上。

「后面评。」

阿强看那张被压住的药房纸。陈晓玲三个字露在叫号纸下面，露了一半。阿强没有再抽回。

红绳工作人员拿小夹子，把原件夹住。夹子旧，弹簧松。夹住夜眼协议时滑开，弹到桌面。阿强伸手去扶，工作人员先按住。

「手放外面。」

「我的纸。」

「进表以后先别动。」

「进表就不是我的?」

工作人员把夹子重新夹好，把叫号纸别在最上面。七号纸盖住夜眼协议，也盖住阿强名字。阿强看见自己签名只露强字下面一笔。那一笔拖得长，贴着纸边。

36 印泥

红绳工作人员拿起夜眼协议。

「谁签?」

「我。」

「谁收钱?」

「我。」

「谁带设备跨城?」

「我。」

「深圳用途谁填?」

「我填。」

「广州维修谁出钱?」

「我出。」

「郑州改签谁签?」

「我签。」

「旧门登记，远程看护、代老人，是你写的?」

「我写。」

「香港老陈收条谁要的?」

「我。」

「深圳红卡谁补签?」

「我。」

「广州风险费补单谁拿?」

「我拿。」

「北京旧屏谁付款?」

「我付。」

「鞍山房费谁续?」

「我续。」

红绳工作人员每问一项，就把对应纸抽到左边。左边那堆越来越高，右边只剩红米黑屏记录和家庭纸。阿强看左边的纸高起来，手就按到桌边。桌子没有斜，只有纸在高。

红绳工作人员在表上写。表格很多，栏窄，笔尖逐栏往下走。阿强看不清他写了什么，只看见笔尖停在家庭材料旁边。

「什么时候确认对方不是普通老人?」

阿强把手放到盘串上。

「鞍山站前电话。」

「之后仍去旧门?」

「都到那儿了。」

「三天黑屏，为什么续房?」

「押金不退。」

「为什么去上海?」

阿强看桌上的红印。

「你们说有价。」

工作人员把这句写下来。阿强伸手去看，工作人员把纸往回收。

「别写这句。」

「原话。」

「我没讲你们说有价。」

红绳工作人员把笔帽扣到笔尾，抬头看他。

「刚讲。」

阿强把嘴角扯开，没笑出来。

「那你写我来问价。」

「问价和有价都在。」

「两个都算?」

「算。」

阿强把手从表边缩回。表上有一道浅红，是前面人按手印时蹭出来的。红泥进纸纤维，擦不开。

「共同语言要写。」

「什么共同语言?」

「它常说的话。」

阿强的手搭在桌边。桌边旧划痕里有白粉，指甲压进去，刮出一点。

「它说鳃动有数。」

工作人员写。

「在哪里说?」

「香港鱼档。」

「当时用途?」

「看鱼。」

「为什么记下?」

「它说了，我听见了。」

工作人员把「鱼档」写进括号。括号很小，鳃动有数四个字被挤在旁边。阿强看着字被挤窄，喉咙里动了动。

「这句话以后重复过吗?」

「没有。」

「只有一次?」

「一次还不够?」

「单次样本低。」

阿强把鱼档票背拿出来。票背上那三行旧字被雨洇过，第一行还看得出鳃字，第二行只有半个数。工作人员把票背接过去，和共同语言表对齐。票背很小，对齐后更小。

「有实物。」

「实物另附。」

「另附是不是高?」

「复核后定。」

阿强把嘴合紧。复核后定四个字，比价格还硬。

阿强的指甲在划痕里压着，白粉多了一点。工作人员等他。

「名不正，门不开。」

工作人员写。

「哪里?」

「鞍山旧门。」

「对门说，还是对你说?」

「对门。」

「门没开?」

「没开。」

工作人员在「门」字后面画了个小圈。阿强盯着那个圈。桌上印泥盖没盖紧，红泥边缘干硬，里面仍湿。风扇吹过，红泥面没有动。

「纸缺一角，名也缺一角。」

工作人员写。

「这个呢?」

「郑州。票。」

「谁缺?」

「清洁工。」

「清洁工姓名?」

阿强抬头。

「许桂英。」

工作人员把许桂英三个字写进表。许字写得方，桂字小，英字末笔拖到栏外。阿强看那个名字被写进上海表里，手指在裤缝上蹭了蹭。

阿强把盘串从裤袋里摸出来，又放回去。绳结贴住掌中，漏珠那个空位顶在指腹上。

「勿取其面。」

工作人员写。

「门在，名不在。」

工作人员把纸往前挪。

「还有。」

阿强的腿压在证件套边，里面深圳备案条边角顶出来。他没动它。

「还差一珠。」

工作人员把这四个字写进栏里，把笔搭在表边。

「这是设备说的?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谁说?」

阿强把盘串握紧。珠子挤在掌里。

「它看出来。」

「原话谁出口?」

「我。」

工作人员把「委托人口述」写在旁边。

「这个级别低。」

「低还写?」

「相关。」

「低就少钱?」

「复核后定。」

阿强把盘串塞回裤袋。裤袋鼓起一小块，漏珠那处空着，绳结顶住布。

「家庭关联另评。」

「家里的不算吧。」

工作人员没答。他把价目夹从抽屉里抽出一半，塑料角透明，里面夹的纸边整齐。阿强看见硬、软、关联三个字。工作人员用笔尖点药房短信。

「这个级别高一点。」

「高多少?」

「要看封袋后复核。」

「你们也复核。」阿强笑不出来，「行，复。复快点。」

工作人员把印泥推过来。

「这里签。这里按指印。」

阿强按下拇指，抬起来时，指腹红得发亮。他在收据边上擦，没有擦净。红绳工作人员拿起那张共同语言样本，又问：

「还有旧工业短句吗?」

阿强看黑袋。红米还在里面，黑着。

「铁旧，火不旧。」

工作人员写。

「旧铁还在。」

工作人员写。

「绿漆未死。」

工作人员写到死字时，笔停了停，又写完。

「这句在北京还是鞍山?」

「北京试屏。」

「旧屏有反应?」

「白了一道。」

「设备当时在场?」

「在。」

工作人员在「在场」后面打点。点不大，红绳从他手腕滑到笔边，又滑回去。阿强看那条红绳，线头已经起毛。红绳工作人员把纸翻到下一页，页首写「协助人补充」。阿强立刻按住纸角。

「这个不用。」

「可以提高完整度。」

「完整度给钱?」

「影响复核。」

「复核又不给准数。」

工作人员看他按住纸角的手。阿强手指上红泥还没干，纸角被压出指纹浅印。他把手拿开，纸角留下淡红。工作人员没有擦，直接往下写。

阿强把盘串抓紧。

「这些也算?」

「算。」

「死字也算?」

「样本。」

阿强把手从桌边收回，放到腿上。红印在拇指上干了一半，指纹缝里全是红。

工作人员把印泥盖扣回去，盖子没有扣严，露出一条红边。他把「协助人补充」推来。

「写一句：本人自愿提交。」

「自愿?」

「表上要有。」

「我来问钱，你写自愿。」

「不写不能封袋。」

阿强拿笔。笔杆细，握久了硌手。他在「本人」后面停住，把笔往前推。

「你替我写。」

「本人签字处必须本人写。」

「字难看不给钱?」

「不影响。」

阿强写：本人自愿提交。写到愿字，笔尖刮纸，纸毛翻起。他又签名。强字末笔拖出去，拖到印泥盒影子里。

工作人员把整沓表翻过来，背面还有一栏：协助人可继续提供补充。阿强把笔放下。

「没有补充。」

「后面可能会联系。」

「找我还给钱?」

「视材料。」

「你们找人都不空手。」

「电话保持畅通。」

阿强把自己的旧手机拿出来。屏幕裂，电只剩最后一条。他问能不能在这里充电。工作人员指墙角插排，插排上贴「办公用」。阿强把手机又收回去。

「畅通也要钱。」

工作人员把这句没有写进表。

红绳工作人员又让他按第二个手印。第一个按在提交表，第二个按在共同语言样本旁边。阿强问为什么话也要手印。工作人员说样本归属。阿强把手指抬高，红泥在指腹上发亮。

「它说的话，归我?」

「由你提交。」

「由我提交就归我?」

「这里写提交人。」

阿强把手指按下去。指纹压在「样本」旁边，鳃动有数那行字离红印很近。红泥没干，纸被他手指带起一点。工作人员拿小风扇吹。风扇声音细，吹得纸角抖。阿强看着那几句旧话被风吹着，话没有动，只是纸动。

工作人员复印一份表给他。复印件出来后，红印变黑。黑印压在他的签名旁边，比原来的红更硬。阿强把复印件折起，折到「自愿」两个字时停了停，又继续折进证件套。

37 价目夹

价目夹被推到阿强面前，只露一页。页上没有「钱」字，只有补助、协助、评估、复核。红绳工作人员把材料分成三堆。硬材料一堆：夜眼协议、深圳

备案、广州小票、郑州单据、北京旧屏、鞍山登记。软材料一堆：共同语言、红米黑屏记录、旧门反应。家庭材料被推到边上，药房短信和学校通告露出角。

「这堆怎么算?」阿强指家庭材料。

工作人员把价目夹从抽屉里多抽出半页，翻到另一栏。

「家里的不算吧。」

工作人员翻价目夹，不说话。价目夹里有一页被翻旧了，塑料膜边起毛。阿强看见「关联越界」四个字，下面是空栏。空栏旁有个红点。

「什么叫越界?」

工作人员拿起药房短信。

「设备接触到家庭账。」

「它接触？我手机收到的。」

「设备在场。」

「在场也算?」

「算。」

阿强把药房短信抽出来，放到自己这边。

工作人员没有拦，只看他。

「不放，按现有评。」

「少多少?」

工作人员还是不答，把价目夹往回收一点。阿强看见硬材料那页的边角，有一行小字：家庭关联可提高复核等级。

「你收回去干什么。」阿强伸手压住价目夹角。

「不能拍。」

「我没拍。」

「不能抄完整。」

「怕别人比价?」

工作人员把价目夹按住。两只手隔着塑料膜顶在同一角上。塑料膜下面的纸很白，白得冷。阿强的红拇指印在膜上，留下半个油印。

「硬材料起多少?」

「初评后定。」

「软材料?」

「初评后定。」

「家庭这个?」

工作人员把药房短信往前推半指。

「关联专章。」

「专章就是高?」

「看风险。」

「风险也给钱?」

「给补助。」

阿强笑了，笑声短，卡在喉咙。

「你们不叫买卖，叫补助。补助听着干净。」

工作人员把价目夹抽回，翻到另一页。那页边角贴红纸签，红签上写「可追加」。阿强看见可追加三个字，手背上的筋起了起来。

阿强把药房短信拿在手里。纸很薄，黑白的药袋旧账在上面发灰。学校通告也在旁边，晓玲那半颗铅笔星在页边断着。

「家里的不算吧。」他又说了一遍。

工作人员不答。旁桌的打印机吐出一张打款单，纸声很轻。有人在隔壁问:「多久到?」工作人员说三十分钟内。

阿强把药房短信塞回材料堆，又抽出来。抽出来时，纸角刮到他的红拇指，红印在药房纸边蹭出一道淡红。

「这一份也算。」他说。

工作人员把药房短信、学校通告、母亲复核提醒一起放到家庭关联堆，拿小夹子夹住。

夹子咬下去时，三张纸边没有对齐。药房短信长，学校通告短，母亲复核提醒更窄。三张纸阶梯一样露着边。陈晓玲三个字在最上，学校日期在中间，

复核提醒的「逾期」露在最下。红绳工作人员用手指把纸边推齐。推齐后，三个名字都被夹子压住，只露一点黑。

阿强把母亲复核提醒抽出来半张。

「这个不要。」

工作人员看他。

「这个也高。」

「老人家的事。」

「设备在香港家里待过，复核提醒可作家庭影响。」

「它没碰我妈。」

「在场。」

「在场就碰?」

工作人员没答，手指只按价目夹红签。阿强低头看那张复核提醒。纸是从手机截图印出来的，字周围有灰点。提醒里没有母亲名字，只有申请人缩写和日期。可那日期正好在香港灯柱加价后两天。

阿强把复核提醒放回去。这回没有再抽。

「级别高一点。」

「高多少?」

「封袋后出。」

阿强把嘴闭上。价目夹被收回抽屉，抽屉关到一半，塑料角还露着。那一角透明，里面没有红，没有黑，只是夹着纸。

工作人员又推来一张「继续协助意向」。

「后面可能需要补充说明。」

「说明也给钱?」

「视情况。」

「视情况就是你们先看，我先等。」

「追加材料可能另计。」

「另计到我这边，还是你们那边?」

「看材料。」

「你们什么都看材料，材料要是饿了还给它买饭?」

工作人员把笔放在纸上，没有抬头。

「签完等封袋。」

阿强把笔拿起来，又放下。

「多久到账?」

「三十分钟内出初款。」

「初款多少?」

「封袋后出。」

「后款呢?」

「后续复核。」

「你们比邹生还会留尾数。」

工作人员问:「邹生是谁?」

阿强把嘴闭住。桌边那道划痕里白粉已经被他抠出一个小坑。他把指甲收回，白粉沾在指甲缝。

工作人员把笔放在纸上。阿强没有马上拿。红米在黑袋里没有热。最后他拿笔，签了名。签名压到纸边，强字末笔拖出去。

「字出格了。」工作人员说。

「出格也收吧?」

工作人员抬脸，把纸收了。

收纸时，家庭关联那一夹被放到最上面。阿强伸手去调，要把硬材料压上来。工作人员的手先到，把夹子按住。

「顺序不能改。」

「硬的放上面好看。」

「家庭关联先复核。」

「先看家里，钱多?」

工作人员把纸塞进黄色文件夹。文件夹封面有编号栏和封袋栏。编号栏空着，封袋栏盖了半个红印，等红米进袋后补全。黄色文件夹合上，阿强看不见药房纸，也看不见学校通告。只剩夹子凸出一点，把封面顶起。

黄色文件夹旁边还有一张收款信息表。红绳工作人员把表推来。

「内地卡。」

「现金不行?」

「不发现金。」

「港币呢?」

「不发港币。」

「人民币进卡，我回香港还要换。」

「自行处理。」

阿强报卡号。报到中间，手机里存的卡号和他嘴里的数对不上。他把旧手机拿出来，屏裂处挡住两位数字。红绳工作人员递来放大镜。放大镜边裂了，塑料柄发黄。阿强拿着放大镜对屏幕，卡号变大，裂纹也变大。

「错号退回吗?」

「退回后重审。」

「重审扣钱吗?」

工作人员没答。阿强把卡号重新报，报完又让工作人员念回。工作人员念得平，阿强听得慢，每四位用指节点桌面。桌划痕里的白粉被点散。

收款表签完，工作人员把价目夹最后露出的塑料角按进抽屉。抽屉合上，里面响声很短。阿强没再问。他手上已经没有能往回抽的纸。

红绳工作人员把他的港证号码抄到另一栏。阿强问内地卡和港证放在一张纸上要不要另扣。工作人员说这是领款核对。阿强把证件拿回来，证件套里少了红米，多了取件须知和收款表副联。副联纸薄，边上带细毛。阿强把它塞到最外层，副联立刻弯起来。

「副联留好。」

「丢了钱没了?」

「查询会慢。」

「慢也扣我?」

工作人员把桌面清空，黄色文件夹被推到旁边篮子里。篮子底有旧红印，印子早干，边缘发黑。

38 透明袋

红米最后从包里拿出来。

它黑着。黑胶布边翘，黄贴纸旧，接口旁有广州压过的划痕。阿强把它放到桌上时，桌面短响。声音很短。

工作人员戴手套，把红米放进透明袋，屏幕朝下。袋口有白封条，封条上印编号。阿强看编号被写进表格，又看夜眼协议、深圳备案、广州小票、郑州单据、北京传单、鞍山查询号、家庭材料一并塞进另一只袋。

红米进袋前，工作人员让阿强把外壳上的灰擦掉。阿强说灰也算材料。工作人员说灰不入袋。阿强从桌上的纸巾盒抽纸，纸巾薄，擦到黄贴纸时破了，纸屑粘在胶边。他用指甲挑，越挑越多。工作人员递来一支小刷，刷毛硬。刷过黑胶布边，广州那道压痕露得更清楚。

「这里不要刷掉。」阿强说。

「只是清表面。」

「划痕也算。」

「拍照留底。」

工作人员拿出小相机，不开闪。红米正面一张，背面一张，黄贴纸一张，接口一张。每拍一张，打印机旁的小屏就跳出图号。阿强看图号被贴到表上，红米还在桌上，却已经变成几张小纸。

「解锁吗?」工作人员问。

「打不开。」

「密码。」

「没密码。」

「使用过的旧码?」

阿强报了丽华生日，又报晓玲生日，再报自己生日。红米不亮。工作人员在表上写「旧码不通」。阿强把手伸过去，又要按电源键。工作人员挡住。

「封前不再操作。」

「我的手机，我按个键。」

「封前不再操作。」

阿强收手。红米黑着，屏上倒出他半张脸，脸被黑胶布边割断。

「设备随袋。」

「我手机。」

「封存期满可申请取回。是否可取回，以结果为准。」

「你们说话比车站还会扣字。」

工作人员把小纸推来。

是否继续协助：□ 是 □ 否

阿强拿笔，笔尖停在两个方框中间。红米袋里忽然亮了一线。光压在透明袋的薄面上，没有字。

那一线很细，从屏幕下沿漏出，贴着透明袋内壁走。袋面鼓起一点，又平下去。工作人员也看见了，手没有停，只把封条撕开。阿强的笔还停在两个方框中间。

「它亮了。」

「封存中。」

「亮了不能等等?」

「是否继续协助。」

「你看见没有?」

「看见。」

「看见也封?」

「按流程。」

阿强把笔尖往「否」那边挪了半分。纸上两个方框都空着。红米的光又亮了一点，仍没有字。阿强低头，喉结往下压，手背有汗。

阿强低头。手停在透明袋边缘，没说话。

光灭了。

桌上的笔尖还压在两个方框中间。阿强没动。

工作人员把纸又推近。

「勾这个。」

「勾了钱就到?」

「三十分钟内。」

「不到账呢?」

「按流程追。」

「流程追钱，比狗追车还慢。」

工作人员把笔摁在表格边上。

阿强在「是」上打勾。勾得重，纸被划出毛边。

勾完，他又拿笔在「否」那边划了一道。工作人员立刻按住纸。

「不能两个。」

「我手滑。」

工作人员换了张新纸。旧纸被揉成团，丢进脚边纸篓。纸篓里全是画错的方框，有的只划到边，有的把「否」打穿。阿强看纸篓。里面没有红印，只有黑笔。

新纸推来。工作人员用指甲点「是」。

「勾这里。」

阿强这回没有再挪。他在「是」里打勾。勾短，纸没破。

封条压下去，工作人员盖红印。透明袋边角被热封机咬紧，发出短响。红米在袋里没有字。白封条压住它的背壳，黄贴纸只露出一角。

热封机亮红灯，灯灭后，工作人员把袋口翻给他看。袋口平，撕不开。阿强用指甲去抠封条边，工作人员没有拦，只说：

「破封无效。」

他把手缩回。指甲缝里还有印泥红和桌划痕白粉，两种颜色混在一起。

打款单从打印机里出来，纸头慢慢吐出，收款人写的是阿强自己的名字。备注写：项目咨询协助补贴。补贴两个字很正，没有红，没有黑。

打印机吐得慢，中间卡了半张。工作人员拉开盖子，纸边被热气烘弯。阿强看见单上金额露出前两位，后面还没出来。前两位够药房旧账，不够下月房租。他伸手去拽，工作人员把盖子合上。

「等它走完。」

「钱也怕人急?」

「纸会歪。」

纸终于吐完。金额比阿强在电话里听的少。少去复印钱、封袋费、异地复核费、账户手续费。每一项在下面列着，字小。阿强一项项看，看到封袋费，抬头。

「袋是你们的。」

「封存必需。」

「必需也扣我。」

「费用从补贴中抵扣。」

阿强把单子折成两折。折痕压过「补贴」两个字。折到第三折时，他停了，把单子摊开，又看金额。金额没有变。

「钱不是现金，先到内地卡，再换港币。」工作人员把流程单夹给他。

「少不到账。」

「按复核。」

「又复核。」

阿强把单据拿过来，红印没干，沾到右手拇指。他看见墙上红字还在，红字下面的价目夹已经被收回抽屉，只露出一个塑料角。透明袋货架少了一个中号袋，空位很整齐。

他拎起空了一半的包。包没有红米的热，只有鞍山锈铁在侧袋里压着。少了红米，黑袋反而轻得不稳。他把锈铁往下压，袋子才垂住。

走到门口，前台姑娘递给他一张取件须知。须知上写封存期、复核期、异议期。异议期下面写需本人到场。阿强把纸接过来。

「本人到场，设备不到场?」

姑娘低着头，手指压着须知边角。

「按须知。」

阿强把取件须知塞进证件套，证件套空了半边，扣子终于扣上。扣好时，声音很轻。黑袋贴着腿，腿边不再发热。他下楼时，走廊里的红字从背后照过来。楼下复印店还在响，纸还在一张张出来。阿强没有回头。

39 回家失语

回香港前，阿强先去找换店。玻璃很厚，里面的女人用机器点钞。人民币进去，港币出来，中间夹一张手续费小票。小票上写扣费和汇率，数字一排排。阿强把小票折进钱里，钱少了几十。

找换店门口贴着今日牌价。牌价每隔几分钟跳一回，红数变绿数。阿强排在第三个。前面一个男人换旅游钱，后面一个女人寄生活费。柜台里的女人不问钱从哪里来，只问内地卡名和港证号码。阿强把上海打款单贴在玻璃小口上，女人看了备注，又退回来。

「这不是工资。」

「钱到账。」

「来源写补贴。」

「补贴也能换。」

女人把单据放进扫描槽。扫描槽亮白光，打款单进去，出来时边角翘起。阿强按住，怕折痕把金额压没。

「手续费多少?」

女人指牌子。

「按牌。」

「牌子老跳。」

「以入账时为准。」

阿强把嘴闭上。玻璃里面点钞机响，钞票走得快。走到最后，机器吐出小纸。小纸上扣费两栏，一栏换汇，一栏服务。阿强看两栏加起来，比上海复印和电话还多。他把小纸折进钱里，钱厚，心口却空。

药房先清。

店员把旧账调出来，打印收据，盖红印。喷雾拿了两支，母亲的药袋拿了三包。药袋鼓起，塑料边磨到他手背。

「陈晓玲那张也清了。」店员说。

阿强点头，没接话。

梁太在楼下收钱，账本翻到阿强家那行，用尺子压着。

「这次清得快。」

阿强把钱递过去。

梁太划掉一行，又把找零放在账本上。

「还有下月。」

阿强把找零收起。

他去了学校楼下的文具店。喷雾通告指定牌子，店员从后面拿出两盒，盒上贴防伪码。阿强问有没有便宜的，店员摇头，说通告上写牌子。阿强把通告放在玻璃柜上，玻璃柜里有铅笔、橡皮、尺子，东西都不贵，只有喷雾贵。他付钱，收据上写校园健康用品。收据很干净，没有晓玲名字。

回楼前，他在茶餐厅门口停了停。招牌下面那台点餐牌换了新屏，屏幕上滚套餐。以前他骂过那牌子，现在那牌子亮得稳。门口小工拿平板给客人排号，手指滑得快。阿强没有进去。他在门口买了两个菠萝包，一杯冻奶茶，找零硬币攥在掌里，硬币边硌着红印。

回到屋里，丽华在厨房门口站着。她看见他手上的红印，又看见药袋。

「药房清了没有?」

阿强把收据放在铁盒旁边。

「清了。」

「学校呢?」

他把喷雾通告和盖过章的缴费单推过去。丽华拿起来，看页脚日期，没有再问。

晓玲从房里出来，盯着他空出的包侧袋。

「那只红米呢?」

阿强摊开手。右手拇指的红印还没褪，掌中有锈铁刮过的白痕。

「没了。」

晓玲看着他的手，转身回房。门关上。

丽华把菠萝包拿出来，放到盘上，又推回袋里。

「你吃。」

阿强把袋子推过去。

「给她。」

「她不吃这个。」

「以前吃。」

丽华没接话。她把学校喷雾收据压在冰箱磁贴下面，磁贴是晓玲小时候画的星。星边卷起，磁贴压不平。喷雾两盒放在窗台，包装白，封口亮。

母亲坐在电视前，把药袋一个个拨开，找自己的名字。她翻到第三个袋，眼神从袋面移到阿强手上那道红印。她没说话，把袋口折紧，又往下翻。新闻声盖住塑料袋声。

电视里播街坊采访，字幕走得快。母亲听不清，只看画面。画面里有人在路灯下排队，手里拿表。她把药袋排成三排，又把第三排挪到第一排。阿强上前要帮，她把药袋护住。

「我认得。」

阿强手停在半空，又收回。

「认得就好。」

母亲摸到一包新药，问：「贵不贵？」

阿强说：「不贵。」

丽华在厨房把水龙头关掉。水声停了，屋里只剩电视和饭锅。母亲没再问，把药袋折紧，塞进抽屉。

阿强坐在桌边，把找换小票、药房收据、梁太账本找零和剩钱放进铁盒。装好又抽出来，再装回去。装第三回时他停手，去擦拇指上的红印。擦不掉。他用拇指蹭桌面，蹭出一道淡红，红印还在。

旧盘串从裤袋里露出来，漏珠处的绳结挂住盒边。

丽华把饭放到他面前。

「吃。」

阿强拿筷子，筷尖碰到碗沿。饭热着，药袋冷着，铁盒里的小票边角翘起来。他夹了一口饭，没尝出咸淡。丽华坐在对面，没问红米，没问上海。屋里少了一个会亮的屏，多了几张能还钱的纸。

夜里，晓玲出来倒水，看见铁盒没关。她把盒盖按上，按到一半，里面一张找换小票顶住。她拿起来看，没看懂，又放回去。

「爸，红米真的没了?」

阿强坐在窗边。

「没了。」

「还能回来吗?」

他没答。窗外楼下灯柱那边有一块暗。他把盘串握在手里，缺珠处卡住。晓玲站在门边，水杯在手里，后来自己回房。水杯放在桌上，杯底压住药房收据角。

丽华关灯前，把铁盒推到柜子里。推到一半，又拉出来，把上海打款单抽走。

「这张我收。」

阿强看她。

「学校下月还要交。」

她把打款单折好，塞进账本。账本里夹着梁太收据、药房收据和菜市小票。上海那张纸夹进去，颜色比别的纸白。丽华合上账本，账本厚了一点。

阿强没有争。他拿起旧盘串，盘到缺珠处，手指过不去。以前他会把绳结硬推过去，今天没有。绳结停在指腹。他坐到窗边，窗外灯柱暗着。屋里也暗。红米走后，桌上少了一块能反光的黑。

半夜，母亲咳了两回。阿强起身倒水。水杯放到她床边，她问：「你那工作还做不做?」

阿强说：「做完了。」

「钱有了?」

「有了。」

「人呢?」

阿强拿着水壶，壶嘴还滴水。水滴到地砖，散成小点。他把壶放回厨房。

「没人。」

母亲侧过身，没再问。阿强回到窗边，旧盘串在掌里干响。响完，屋里还是静。

40 灯柱废墟

第二天下午，阿强去了大埔头径。

他没有带黑袋，只把鞍山锈铁装在外套口袋里。口袋被坠得向下。药房收据、找换小票和上海打款单也在里面，几张纸贴着铁边，走路时磨出声。

原来那根灯柱的位置围了板。围板蓝色，外面贴施工告示，写道路照明更新。告示角被雨水泡开，下面露出一片水泥灰。围板缝里有弯线、碎石和半截旧灯柱残腔。残腔上粘着一块旧白漆，漆面裂开，露出 D 2027 的残字。

他到的时候，路边临时牌倒在地上。牌上写请绕行，箭头朝另一边。风把牌吹得贴地，箭头贴着水。阿强用脚尖把牌拨正，牌又倒回去。路边的旧树坑填了新泥，新泥颜色深，里面插着两根竹棍。以前灯柱影子落到树坑边，现在没有影子。

围板外有几枚螺丝，混着碎玻璃。阿强蹲下看，螺丝头生锈，碎玻璃映出新招牌的红。便利店换了招牌，红字亮，但白天亮得浅。门口排货的人把纸箱拆开，纸箱上印照明配件。阿强把纸箱翻过一角，看见发货地是上海。

排货的人喊：「别翻。」

阿强松手。

「看错箱。」

「箱也不能看。」

「又不是金。」

排货的人把纸箱拖进店里。箱底划过水泥，留下湿痕。

阿强绕着围板走。便利店门口换了新招牌，店员不认得他。保安亭里一个男人伸头。

「这里围住了，走开。」

阿强停在围板外。

「我看块地。」

「施工地，不能看。」

「地也不能看?」

男人把窗关上。窗玻璃里反着一块手机屏幕的光，他低头看着，拇指往下滑。

阿强去管理处。管理处门口贴着维修公告，公告纸新，字黑。里面一个女职员在给绿植浇水。阿强问旧灯柱拆到哪里去。女职员说承包单位处理。阿强问承包单位电话。女职员指公告下方。公告下方只有公司名，没有电话。

「我要问一根旧柱。」

「旧件统一清运。」

「清运到哪?」

「我们不留。」

「那 D 2027 呢?」

女职员把水壶放下。

「先生，这里只办住户报修。」

「我报旧灯柱。」

「灯柱已经更新。」

「更新了就不能报?」

女职员把维修公告揭平，重新用胶带贴住翘起的角。胶带透明，贴下去后公告更亮。

阿强离开管理处，走回围板边。围板缝里那半截残腔还在，不算清运干净。D 2027 残字被泥挡了一点。他伸手从缝里拨泥，指尖沾灰。保安亭窗帘动了动，他把手收回。

阿强转身。围板蓝色被雨水泡过，离地一米的地方褪成灰白，灰里夹着几道斑黑。拐角处的告示用胶带贴歪过两次，旧胶印还在。告示底下另一张纸已经被雨打软：施工单位上海耀晨城市照明，工号 027。

阿强盯着那个 027，没出声。手在口袋里摸到鞍山那块铁。铁边冷，压着上海打款单。打款单上项目咨询协助补贴几个字被铁边压出折痕。

雨刚停，地上有浅水。水里漂着灰，红色施工绳泡在里面。

他没有找门，也没问楼上。围板后面没有灯，只有拆剩的水泥座，座上有几根弯线伸出来，线头黑。线头颜色不一致，新接的那截发亮。便利店那边的旧招牌已经摘了，店门口水泥地上散着几片招牌碎片，红字「24 小时」的「小」字断在中间。

他把上海打款单拿出来。打款单在口袋里被鞍山锈铁压弯，项目咨询协助补贴那一行折得很深。阿强把单子贴到围板上，和施工告示并排。一个写补贴，一个写照明更新，都有上海两个字。风把打款单掀起，差点吹走。他按住，红印从拇指缝露出来。

保安亭窗又开了。

「别贴东西。」

阿强把打款单收回。

「我没贴。」

「手也别伸进去。」

阿强把手从围板缝边拿开。指尖灰黑，指甲边红泥还剩一点。红和黑粘在一起，洗过一次也没有净。

旧盘串被他盘在左手，少珠处卡住。绳结过不去，手指转到那里就停。

路边来了施工车，车厢空，车尾挂泥。司机下车抽烟，问保安:「旧柱那截还没拉?」保安说等明天。司机说:「明天又下雨。」保安把窗关上。阿强站在围板边，听见「明天」两个字，把鞍山锈铁从口袋里摸出来，又塞回去。铁片冷，冷得清楚。

施工车开走时，车轮压过一枚螺丝，螺丝弹到路边。阿强弯腰捡起，螺丝头有新刮痕，不是旧灯柱上的。他把螺丝放回围板脚下。新东西也会旧，旧东西也会被拖走。他没把这句说出口。围板里传出水滴声，滴得很慢。

他绕到另一面，看见围板背后贴着住户通知。通知说夜间会有短时停电，落款也是上海耀晨。通知下方有人用圆珠笔写：又停。字很小，雨把墨拖开。阿强用手指碰那两个字，墨已经干了。

41 鞍山钢铁与盘串珠

阿强把鞍山锈铁拿出来。

铁片不大，边上有缺口，红锈沾在掌中。它从鞍山一路压到香港，压过车票、押金单、上海打款单，也压过药房收据。现在拿出来，口袋立刻松了。

铁片上还留着鞍山旧门旁的灰。灰嵌在缺口里，手指抠不出。阿强用袖口擦，袖口染出一点黄红。他没有再擦。围板缝不宽，里面有碎石和水泥块。旧灯柱残腔斜着躺，白漆裂开，D 2027 只剩 D、空、二、七。中间那两个数字被泥和裂痕吃掉。

他蹲在围板边，把铁片从缝里塞进去。第一次没塞稳，铁片歪在碎石上。他又用手指拨，铁边划到指甲，刮出一条白印。铁片最后靠在旧灯柱残腔旁，锈面朝上。

手指收回时，指端碰到水泥缝边一颗硬物。圆，木色，旧泥覆着。他没有拿起来。手抽回，沾着一点泥。

那颗圆物卡在水泥边，只露半边。木色被泥包着，边上有旧绳磨过的浅痕。阿强把手伸回去，指尖离它很近，又停住。围板外有人走过，鞋底踩到水，水溅在他裤脚。他把手缩回。裤脚湿了一点。

路边有人经过，看他蹲着。

「找什么?」

阿强没有抬头。

「没什么。」

那人走了。

旧盘串挂在他左手。漏珠处露着磨白的绳结，绳结后面空着一个小口。阿强把串子往掌中收，珠子挤在一起，发出干响。

他把自己的旧盘串举到围板缝前。缺口对着那颗木色圆物。大小不完全合，颜色也旧得不一样。阿强把盘串放下。珠子在掌里滚，滚到缺口处又停。他用指腹按住绳结，绳结硬，硬得带油。

街口有小摊卖新串。摊主把珠子穿在白线里，一串一串挂着，有檀木，有塑料，有不知什么木。摊主喊他：

「老板，看看串。」

阿强站着，手插在口袋里。

「差一颗也能补。」

阿强抬头。摊主手里捏着一盒散珠，盒子分小格，每格一种颜色。阿强看那些珠子在盒里排得整齐，又看围板缝里那颗被泥包住的旧圆物。他把手插进口袋，摸到上海打款单的折痕。

「不用。」

「补一颗不贵。」

「不补。」

摊主把散珠盒合上，扣子啪地合住。阿强转回围板。鞍山铁片靠在旧灯柱残腔旁，没有倒。

他又蹲回去，隔着围板缝看那颗木色圆物。它卡在泥里，没有滚出来。旁边有一小段旧线皮，黑色，裂开，里面露出白。鞍山铁片的锈水慢慢渗到线皮边，线皮不吸水，只把水挡开。木色圆物半边湿了，颜色深了一点。

阿强把手伸进缝里，把铁片往残腔那边推了推。铁片碰到旧白漆，发出细响。他的手背擦到围板边，蓝漆沾在皮上。他收手，看蓝漆、红泥、灰和锈都在手背上，各有各的颜色，没有混成一块。

街口新招牌的工人试灯，灯亮了半秒又灭。便利店店员喊里面的人关错开关。阿强站着没动。试灯再亮，仍没亮稳。围板里的旧灯柱没有反光。

阿强站起来，没有再低头看围板缝。鞍山那块铁靠在旧灯柱残腔旁，锈面朝上。他把外套口袋拉直，往街口方向走。

走出几步，左手盘串的绳结又卡在那处空位，他没有停。脚边有一片旧招牌碎片侧翻朝天，红字「24 小时」的「小」字断开，断处沾着泥。他从碎字旁绕过，继续走。

便利店门口刚换上新招牌，灯没亮。

雨水从围板上滴下来，滴到钢铁边。水把锈色带过去。

D 2027 的残字在旧漆上断开。

路灯没亮。